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69781 8

次文化堂

吳志森評論集

曾先生

你吹甚麼口哨？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

每天在電台發聲，現任香港電台《自由風》及《星期六問責》主持，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報紙塗鴉，評論散見於《明報》、《蘋果》，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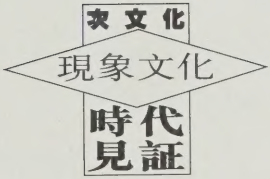
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嚎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歡迎新知舊雨，月旦評彈，批判撻伐。

個人網誌：

http://samngx123.blogspot.com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697818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六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吳志森⊙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⑩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寧采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6 年 4 月初版
書　　號：SCB425
ISBN：962-992-129-4
定　　價：HK$60

©二〇〇六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特別鳴謝：本書內文部份圖片，由《AM730》及《快週刊》提供。

序 一

媒體逆流裏的善泳者

——吳志森的媒體生涯與寫作位置

馬家輝

文化人 • 資深傳媒工作者

一、如果有這樣的一條河

Steve Fuller於二〇〇五年寫了一本書叫做《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並在書的封底摺頁寫了一段作者簡介，用第三者語氣自報家門：

「他是『訓練中』的多媒體公共知識分子，經常出現在Radio 4的*Today*、Radio 3的*Nightwaves*、Channel 4的*Trial of the 21st Century*等節目。他的文章出現於*Independent*、*New Scientist*、*New York Times*等報刊。白天，Fuller亦在University of Warwick社會學系擔任教授。」

這段文字之所以略具趣意，在於它顛倒了「簡介常規」，不把作者的學術正職列於前面，反而先談他在媒體參與上的投入與位置；相形之下，在甚麼大學擔任甚

麼教授似乎變成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謀生技藝了。

為甚麼搞此把戲？這顯然跟Steve Fuller在書內的論點主題有關。正如Richard Posner、Frank Furedi等學者對知識分子與社會改革之間的互動狀況感到隱心忡忡，Fuller汲汲關注學院中人如何無能或失願於把學術知識轉化為「公共討論」，他在這本一百七十頁的薄書內反覆強調，學院中人不應由於媒體的結構限制而關門謝客，面對媒體這個「公共平台」，知識分子必須有所承擔也有所掌握，用媒體的策略玩媒體的遊戲，把知識和反思帶進公共領域，有以提升社會的質素和公義。

這其實帶出了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媒體遊戲，真有這麼難玩嗎？

當然難有現成答案。

媒體遊戲自有獨特的運作邏輯，例如追求聳動、追求市場、追求速度、追求新鮮……這都是常令知識分子感到不安甚至羞辱的內在限制，也都是常讓知識分子用以拒絕媒體的充分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媒體所生產的並非汽水或汽車之類的標準化商品，它終究是無形的「資訊事業」，規則與方向皆由人所訂，而且針對活生生的受眾而為，在訊息的傳送和接收之間，常有動態的相

互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媒體永遠是個複數概念，在各類媒體之間以至在同一類媒體之內，擁有權、控制權、運作權、傳送方式、接收期待等等皆有着細微而實在的分殊，其中可能隱藏了比想像中森嚴的障礙，卻亦往往提供了比想像中鬆軟的缺口。這或許像在急流裏游泳，善泳者總可找到渡河的方法。

二、如果有這樣的一位泳者

如果把媒體比喻為河流，吳志森既是河裏的一瓢清水，亦肯定是河裏的一位善泳者。

吳志森在媒體圈飄流移動了廿年，正職兼職，高職低職，統統做過，他是建制中人，目睹了也親歷了香港傳媒的潮起潮落；而近年，吳志森在香港電台擔任烽煙節目主持人，幾乎每天以「雙重身份」評時論政，媒體是他的謀生工具，也是他的發聲平台，透過大氣電波，他描述了也介入了香港社會的發展進程。

為甚麼是「雙重身份」？

吳志森在電台節目裏所扮演的主持角色，不僅是接聽電話和訪問高官，而更是橫發議論，直評時局。這樣的一位節目主持，一方面發揮了「社會對話設計者」的關

鍵功能、每天選擇適當的社會議題、找尋適當的回應人選、一起在大氣電波裏探索每個不應被遺略的問號和答案；另方面、他在各方對話的前前後後以至中間過程裏、毫不避諱地加入了自己的引導意見和獨特見解。這是社會的對話、卻也是他的節目，他是導演亦是演員，在對話的舞台上，有他的閃動舞影。

吳志森當然不是唯一懷抱「雙重身份」的烽煙節目主持人、也未必是獲得最高收聽率的一位，但他的位置有點特殊、因為、相對於其他或仍在開咪或已離戰場的主持人、吳志森既無明顯的狂躁傾向、不會把一場對話騎劫為一齣暴烈的獨舞；亦沒過深的公關瓜葛，不會輕易在和稀泥的笑聲裏替官商建制護航遮醜。這種特質、可能是吳志森的個人性格投射、亦或許是其對於「市場區隔」的定位策略，總之、在媒體之河裏、他展現了一種別致的泳姿、因而也贏得了一群固定的擁躉和他們的掌聲。

可是、就我所知，如眾所料，這種精準而善良的泳姿仍然不為某些權貴分子和保守勢力所喜，因而屢有人經由或明或暗的管道向香港電台高層施壓於吳志森。香港沒有斷背山、卻有高高的「篤背山」、吳志森是山上的一個孤獨牛仔，樹林暗角不斷有人放出冷槍想把他射下

馬來，但幸好，儘管他的主持崗位於年前的「名嘴封咪事件」裏被從早上時段調到傍晚時分，吳志森至今仍有能力抓緊韁繩、未至墮馬。這是他的本領，但又何嘗不是香港電台和電台聽眾的福份？

三、如果善泳者面對的是逆流

踏入二〇〇六年，吳志森又要出書了。

假如主持電台節目是「群戲」，在稿紙上提筆論政便是不折不扣的獨腳騷，在這場單槍匹馬的劇目裏，吳志森顯然故意把他的善良調較得稍為尖刻、把他的精準聚焦於掌權高官，縱馬提槍，衝鋒喊殺，誓要挑破執政者的虛假面紗。

在這本以《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為名的書裏，吳志森從「董落曾上位」談起，以特首曾蔭權的施政謀略為經，以特區小江湖的政經變局為緯，槍法俐落，眼界準繩，一槍一個議題，縱橫剖論近一年來的時政趨勢。書內文章皆曾發表於報刊，各篇大抵不逾千言，每天分而閱之，容或略覺零碎，但將之合併而讀，卻清楚呈現了一位善泳媒體人對於其處身社會的關注和視野，在其中，有他的敏銳和憂心，也有他的焦慮和幽默，透過吳

志森的文字觀察香港，你將發現，在曾蔭權的「高民意支持率」背後，原來有着太多被閣下忽略的流沙陷阱。

而同樣重要的是，這是一本「逆流之書」。近一年來，電台名嘴消音的消音、轉軚的轉軚，特區的「名嘴文化」已經接近崩盤邊緣。至於報刊名筆，亦是明顯地轉向傾斜於曾特首的「強政勵治」、護航蔭短，奢唱和諧，批判精神日萎，「國師情結」日濃，紛紛崇敬於現代式的君王宰相親密關係。在這態勢下，能夠出現一本甚捕君王雅興的《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當然值得我們格外注意以及珍惜。

在這本書的作者簡介裏，吳志森被指「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休息？特區回歸九年，特首董去曾來，政治領域是前所未有地詭異混亂，身為媒體人，身為知識分子，怎可以妄想休息？只要在「篤背山」上死不去，憑其性格和位置，吳志森恐怕注定要左邊口袋放咪，右邊口袋插筆，繼續逆流而泳。

Steve Fuller在*The Intellectual*一書的結尾處說：intellectuals are forever hopeful — and hence defiant。

吳志森應該列之為座右銘。

序 二

辛辣之音

余若薇

資深大律師 • 立法會議員 • 公民黨黨魁

吳志森與我可算是另類鄰居，每星期二，我們的文章同刊於《明報》論壇版。

文筆老煉辛辣的他，用我一半的字數，卻可講多我一倍的話，教我佩服不已。

他選的標題，經常是那麼矚目，吸引你看他的文章，像《曾司長，你吹甚麼口哨？》、《核心價值：食得唔好嘥》、《「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策發會是政治酬庸打哈哈聯誼會》等。

他的批判，永遠凌厲；他的比喻，特別生動，像「曾蔭權以獅子撲兔之勢，拿到六百七十四個選委提名」。林瑞麟的甜言，他說是「金魚佬拿着一袋金魚逗小女孩的花言巧語」。

今日的香港，誰不知道吳志森的看法。他是資深傳

媒人，每天在電台笑罵時局，從不怕得罪人，尤其是一篇《對不起，香港人，你們不配有民主》，他竟膽敢開罪所有香港人，毫不留情地說：「窩囊的香港人，你們不配有民主」。熱熾冀盼香港早日有民主的他，竟然斬釘截鐵地宣判港人不配有民主，心中的沮喪可想而知。

二〇〇五年的「名嘴封咪」事件，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一個個離開商台，身為港台名嘴的吳志森，自然背脊感覺一股寒涼的殺氣，正如「作者簡介」所說，他已「身心俱疲」，但「未能休息」，前排一個個倒下，他更覺有責任支撐下去。翳悶的政局下，這一把辛辣的聲音，更見可貴。

自序

自我審查

吳志森

傳媒人

《曾司長，你吹甚麼口哨？》一文見報後，有朋友神色緊張煞有介事的來找我，友人說：他記性很好的，你寫這樣的文章，不怕有事嗎？

我不以為意。後來，老父特意提醒：你寫文章我沒意見，但不要得罪人，尤其不能得罪官。這時，才知老父是我的忠實讀者。

中國人幾千年來因言賈禍，不可勝數，慢慢形成了一種特殊基因，叫作「自我審查」。這基因特別奇怪，無色無味，無影無蹤。你根本不察覺它的存在，人家問你，也會斷然否認。但它早已深入你的肌膚骨髓，如影隨形，無法擺脫。

幾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像一匹給繩套着的騾子，繩的長度只有三尺，縛在一根木樁上。騾子明白，超出

三尺，主人皮鞭無情，肯定肉綻皮開；從此，騾子學懂自我約束，久而久之，牠活動範圍的安全系數，只有兩尺，連一分都不敢超越，經年累月之後，即使把繩鬆了，牠也只能是乖乖的，不敢亂說亂動。

記得余若薇接受媒體訪問，有人說她敢言，她回應說，大意是：不像內地，在香港說話是沒有政治後果的，何敢言之有？余若薇說我這是「辛辣之音」，我只是不想做一匹給人套着只能在三尺地活動的騾子而已，文章都是我手寫我心的肺腑之言，如果這就是辛辣，都是因為惡濁政治下可批判的事情實在太多。

寫了「豈止政學共同體，實是國師情意結」後，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來電，聲帶變色，指我誤會了他，誤解了他們。

我沒有反駁，內心納悶，沒有指名道姓，你怎麼會對號入座，知道我寫的就是你呢？馬家輝說這本是「逆流之書」，我相當同意，在「國師情結」日漸下捕君王雅興，是相當不識時務的，他日有甚麼差池，給人追究起來，馬家輝兄，你給我寫序，當然逃不掉罪責。

我不能同意我是甚麼「媒體逆流的善泳者」，若我真的善泳，就不會時時沒頂，就不會在隨時準備着的意識

中度日，醒目成功的善泳者大有人在，真的善泳，可以迅速飛黃騰達，可以成為入幕之賓，我可攀不上善泳者的美名。

這本集子，算是媒體生涯的一個紀錄，感謝次文化堂的彭志銘兄，沒有他的鼓勵和催促，書是出不成的，希望這書不致令他有太大損失；多謝編輯李子韜先生的耐心細緻，我明白編輯工作的瑣碎艱辛。

此書獻給我的太太，衷心感激她對我的支持和忍耐，送給我兩個寶貝女兒，願她們能在更美好的環境下一天一天健康快樂地成長。

目　錄

序一（馬家輝）

序二（余若薇）

自序

董落曾上位 3

特首選舉　人民的位置究竟在哪裏？ 5

董建華下台應上街慶祝嗎？ 8

曾司長，你吹甚麼口哨？ 12

董去曾來封建王朝化 14

別把法治信用卡用到破產 17

等着吧，唐司長，由不得你作主 19

政府「林度勢」　反對派「林相機」 21

「小護法」治港 23

愛國和忠誠只是權力代名詞 25

人大常委為曾蔭權度身釋法 27

核心價值：食得唔好嘥 29

安全系數仍是最高考慮 31

曾蔭權「光輝」十一秒 33

特首選舉，與我何干？ 36

曾蔭權將步董建華後塵 38
曾蔭權神乎其技化解危機 41
對不起　香港人　你們不配有民主 44
福利為民開　特首年年選 47
看見紅燈繞道走 49
民主派不敵中央軟攻 51
和諧潮流　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 54
皇帝都不介意　太監鼓甚麼掌 56
強政勵治　強人勵治 59
政改風雲變 61
能啃下殭屍復活的政改方案嗎？ 63
除了上街　還可做甚麼？ 65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67
為下一代　走出來　問心無愧 70
民情正在起變化 80
行政長官《香港家書》*(附錄)* 82
上街不是強硬對抗 86
策發會是政治酬庸打哈哈聯誼會 90
制度性官商勾結 92
尋找葉劉 94
香港人，請自決未來 96
行政長官曾蔭權電視講話 *(附錄)* 99
爛橙賣不出責不在顧客 103

行政長官曾蔭權就12.4遊行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附錄)* 105
如果曾特首活到一百歲 107
老身魅力猶在　誰能與我爭鋒 109
誰是曾特首的蠶蟲師爺？ 111
傳統左派為自己而戰 113
民主學者的一廂情願 116
許仕仁把港人當白癡 119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附錄)* 122
政改死因研究 127
曾特首有查找不足嗎？ 129
深層矛盾源自政治體制 132
中港政治正式接軌 134
做做反對派又如何？ 136
豈止政學共同體　實是國師情意結 139
不要讓謊言變成真理 141
權力 • 權謀 • 權術 144
如果議員是六十尾可愛錦鯉 146
特首，港人不是錦鯉 148
吵甚麼！你們統統都是曾派 151
明罵劉細良　實打曾蔭權 153
中國國情有別白宮群英 155
靠粉底　不如打好個底 158
天天都是選舉天 160

一朝天子一朝「民間智庫」 162
西九的深層次矛盾解決了？ 165
靠歡心施政公信力遲早花光 167
朝令夕改只為連任 169
用嗅覺代替腦袋的香港政治 172
無法止於智者　只能止於王者 174
中央及時投以關愛眼神 176
因為我們就是王者 179
首要任務　是要賣得出貨 182
強政治傳媒 185
製作節目要聽長官意志？ 187
整治港台山雨欲來 190
喪鐘為你我而敲　後悔已太遲 192
向港台開刀曾特首顯本領 194
名嘴被炒足證溫水正煮蛙 196
港台架構協議一紙空文 199
港台將繼續樹欲靜而風不息 201
當傳媒淪為抹黑機器打手 203
檢討港台　是禍躲不過 205
香港電台將被剝皮拆骨 207
願天官賜福香港電台 209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董·落·曾·上·位

特首選舉　人民的位置究竟在哪裏？

（〇五年）春節過後，相信最忙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八百人了，他們今天要到曾蔭權司長山頂的官邸春茗，明天又獲邀到唐英年財爺的壽臣山村把酒言歡。正因為北京的阿爺還沒正式表態，誰人會得寵幸成為候選佳麗，至今仍然像霧又像花。也因為「談心會」耳目眾多，怕見光死，只能言不及義，互相摸底，交心變成攻心，談心變了刺探。

選舉委員們也頻頻收到抬轎者的電話和約會，受人所託，探聽虛實。委員們也生怕消息不靈，忙於互通聲氣，交換情報，分析形勢，甲乙丙丁行情如何，誰最有機會跑出。執輸落後事小，買錯馬，站錯隊，表錯態事大。手執特首選舉大權的委員們忙得幾乎喘不過氣，但想想也值得，因為準佔形勢，扶主有功，說不定可以加官晉爵，雞犬升天。

真是一幅廿一世紀官場現形圖。地產商何鴻燊早前還公開指摘西九龍單一招標不公平，指政府向「肥到着

唔到襪」的發展商送大禮，矛頭直指主事官員曾蔭權。沒多久，同是一個何鴻燊，又出來力挺曾司長，說他「告老歸田，咁後生？應該做兩屆特首。」接着，一些商界和左派人士相繼表態挺曾，搞得曾司長異常尷尬，以「常常拿我的仕途開玩笑，想得多會想壞心腸」虛應。

曾蔭權為何突然成為頂頭大熱，當然其來有自。月前北京派了不少人來香港收料，問及第三屆特首，垂詢甚詳。北方來客談到商人與公務員治港孰優孰劣，有人從字裏行間忖度，公務員治港行情看漲。再加上胡錦濤主席在澳門訓斥董建華「查找不足」前，與曾蔭權親切握手談話超過三秒，經過高人指點，更印證了他們的分析與觀察，認定中央屬意公務員治港，而最有可能成為特首的公務員，就只有曾蔭權。

曾蔭權於是成了眾星拱月的特首候選人。但曾司長千萬別高興得太早，這種靠揣摸上意的行情漲落絕不可靠，因為揣測毫無基礎。天威難測，阿爺最後一分鐘改變主意，一夜之間大熱倒灶早有前科。第一屆特首選舉熱門

本來不是董建華而是另一個系統屬意的候選人，但消息傳來，阿爺改變主意，要確保董建華當選，於是層層傳達，全力動員，結果意旨得到貫徹。若親臨其境看到那種急速轉軚的情況，肯定令你歎為觀止。

那邊廂，另一位特首熱門候選人唐英年亦不甘示弱。農曆年剛對記者「步步高陞」的祝願敬謝不敏的唐財爺，又透過大師之口，說出願意「為人民服務」的訊息。這種遊戲難玩之處，你不能鋒芒太露，因為槍打出頭鳥，隨時見光死。你又不能太沉潛，若沒有保持一定的能見度，靠嗅覺尋覓真主的選舉委員們，又真的以為你不玩了，轉而為你對頭人抬轎。

寫到這裏，心中泛起一陣悲涼。坊間充斥不少特首跑馬仔的政治分析，都像在說與大部份香港人毫無關係的事。但這個「選出來」的特首，起碼管治香港五年，得到阿爺歡心，又可來多做一屆。這個特首本來應該這麼近，但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麼遠，人民呢？人民的位置究竟在哪裏？

二〇〇五年三月一日《蘋果日報》

董建華下台應上街慶祝嗎？

○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董建華下台」的怒吼響徹維園，群眾前呼後應，聲浪沿着灣仔傳到中環政府總部。○四年七月一日，上街的人少了，倒董不再是主要訴求，但「董建華下台」的口號，仍然得到群眾積極和應。○五年三月，「董建華下台」看來終於實現了，但當年遊行的群眾，沒有敲鑼打鼓上街慶祝，剛剛相反，不少人心中充滿了懷疑、惶惑、不明甚至恐懼，不是因為董建華終於下台的消息實在太好了，好得令人昏了頭，反應不過來，而是董先生在這個日子，用這樣的方式下台，意味着甚麼？

坊間流傳着一個「數日子」理論。選舉特首的八百人委員會，二○○○年七月十四日組成，任期五年，○五年七月十三日屆滿。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如果趕得及

在這天前舉行，就可沿用這八百人，不然就得從頭再產生。

若港人不善忘，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時，選委會有超過七百人提名董建華連任，中央一個命令，選舉委員一個動作，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可靠老實、令中央放心信任的選委會，安全系數肯定超標。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職位懸空後六個月內，必須選出新特首。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有更具體的規定，在行政長官出缺後的第一百二十日要舉行選舉。由七月十三日倒數一百二十天，剛好是三月中，董建華必須在三月中前辭任特首，讓第三屆特首選舉沿用舊有的選委會，在絕對安全可靠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為了百分百保證第三屆特首的安全系數，董先生必須被安排在這個日子辭職。

第三屆特首在〇五年產生，任期到底仍是五年，至二〇一〇年才屆滿，還是做到〇七年再選，目前的爭論，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安全系數的考慮。若新特首令中央滿意，可以一做五年甚至十年，若中央對他充滿懷疑，他只能是過渡人物。

種種跡象顯示，董建華的辭職，不是自願的，而是

中央在精密計算操弄的結果。但港人必須明白，香港回歸後的亂局，不是董建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必然。當年江澤民眾裏尋他，讓董建華順利當選，在中央的控制下，又使董在毫無對手下連任。現在一聲換馬，使一直忠心耿耿、盡心竭力的董特首，只剩兩年的任期都不讓他完成，落得個不能「善終」的下場。

中央為怕生變，要沿用舊的八百人擁立新主登基，中央又用威權，操弄新特首的人選和任期。七月一日上街叫喊「董建華下台」的港人已經深深明白，董建華終於下台了，但上台的只是曾建華、唐建華、李建華、梁建華，一切依舊不變，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而是一個聽話的奴才，中央選他出來，也可以隨時廢掉他。

董建華終於下台了，制度紋風不動，一切原地踏步，港人應該上街慶祝嗎？

二〇〇五年三月四日《明報》

二〇〇五年三月，香港政局波譎雲詭，政圈傳來董落曾上的消息，但有關方面三緘其口，始終無法證實。三月初的一天黃昏，董特首上京面聖回來，在政府總部召見當時的曾司長。

曾司長邊走邊吹口哨，大局已定，喜形於色。

事後，曾先生竟辯說，黃昏六點，是唱國歌的時候。

曾司長，你吹甚麼口哨？

董建華見過胡主席溫總理自北京回港，在政府總部召見曾蔭權。曾司長一身唐裝便服，輕輕鬆鬆的邊走邊吹口哨，一派智珠在握、成竹在胸的模樣，與董建華一身拘謹、一臉愁苦比較，對比強烈。董退曾接，已是八九不離十。

曾司長在香港官場打滾幾十年，與深不可測的宮廷政治相比，這位曾向江主席索取簽名的小會計，恐怕連幼稚園生還不如。

權力有如春藥，使人亢奮失態，也是鴉片，令人迷惑模糊，失掉判斷力。曾司長的狂喜，當然發自內心，但顯然錯估了形勢，也高興得太早了。

曾蔭權的爵士身份，「港英餘孽」的出身，已經有洗不清的原罪。再加上曾是陳方安生的心腹，雖然近年盡力以忠心洗底，也難徹底磨掉不良紀錄。曾蔭權接任的消息傳出後，即有人大翻舊案，更指當年英國「主權換

治權」的計謀終於得逞。本地左派有直通天庭的能耐，政治小報告足以置人於死，曾蔭權已闖入了地雷陣，日子並不好過。

新選特首的任期是五年，已成法律界共識，但突然冒出個兩年任期的爭論，當然內裏大有文章。曾蔭權要在這兩年內，以絕對忠誠來博取中央信任支持，得以擔當正印，不少在董建華任內不敢做不會做不成功的事，這兩年都會強制推行。例如削弱泛民主派把他們進一步邊緣化，又例如在學校大力加強愛黨愛國教育的宣傳。廿三條立法，也會成為這兩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首要任務。

共產黨的用人標準，是忠誠可靠比能力幹練重要，只看江澤民為何挑選董建華就知道了。曾蔭權夠忠誠老實嗎？他已把上頭交下來的任務都完成了，但還不夠，出身血統是無論如何都洗不掉的「階級烙印」。兩年完了，路也鋪平了，中央要找個一做兩任共十年真正信得過的自己人，真命天子這時才出場。

時候還早，曾司長，你吹甚麼口哨？

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明報》

董去曾來封建王朝化

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文明進步，不在乎其人均收入有多高，不在乎其GDP增長有多快，也不在乎其蓋了多少幢百層以上的摩天巨廈。最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或地區在權力交接時，有沒有足夠的認受性，有沒有嚴格按照制度和法律辦事，有沒有引起震盪和不安。按照這個標準衡量，董去曾來權力交接的種種令人不解的荒謬片段，嚴格來說，回歸後的香港，還未算進入文明社會的行列。

香港最高領導人辭職的謠言，在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全無人回應下，流傳了十多天，在董建華宣布以健康理由退下來之後，總算告一段落。但他的宣告，不但未釋近日泛起的種種疑團，反而製造了更多無法解答的疑問。

董以健康理由辭職，又說去年(二〇四年)第三季健康開始惡化，無法應付每天十六至十八小時的繁重工作。但近期接觸過董建華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感覺，董的

身體狀況沒有異樣，仍然鬥志旺盛，滿腹大計，沒有半點意興闌珊的跡象，以健康理由辭職之說，顯得毫無說服力。

回頭看過去十多天的辭職傳言，有關方面似在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首先是董建華被委為政協委員，然後傳出消息會榮升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列。英國《金融時報》接着報道董下台的消息，隔天所有香港報章鋪天蓋地得到權威人士證實，似乎要為董辭職造成既成事實。

在內地開會的人大政協，自認有直通天聽的本領，但人人一臉錯愕，半信半疑。隔了幾天，似乎得到有關方面打招呼，在北京開會的香港挺董派突然又眾口一詞，齊聲指稱董建華的健康惡化，由容顏萎靡到身心疲累，繪聲繪影，同心合力為董辭職找到了最佳理由。

更玄妙的是，董宣布辭職，剛剛趕及七月十日星期日，由八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的日子；再遲了，八百人的任期就會屆滿，重新組成，變得夜長夢多。一切配合得天衣無縫，種種跡象顯示，董建華辭職的過程、理由、甚至宣布的日子，統統都由中央政府全程操控着，每個細節都不容有失。董像一個扯線

木偶，跟劇本念台詞，做手步法走位，全按既定計劃辦事，董建華不是辭職而是被迫退，已是呼之欲出的事實。

特首任期內辭職，如何產生新的行政長官，任期為何，本來，根據《基本法》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都有清晰而明確的規定：行政長官的任期為五年，沒有例外的情況。內地護法和官員又突然提出兩年的說法，對《基本法》有關條文極盡扭曲。

董建華的辭職進程由中央全面操盤，中央豈會放過對新特首產生和任期的操縱。賭王何鴻燊已明言，他得到的消息是，曾蔭權會當選新特首，不會有人跟他爭，兩年後再選，還是曾蔭權當選，曾蔭權起碼一做七年。共產黨的選舉，要求未選已預知結果，本是可做不可說的公開秘密，但由一位公眾人物宣之於口，聽的人都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權力交接的程序比結果重要，遇到紛爭時如何解決，也考驗着制度是否成熟和可靠。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次正式權力交接，已經全面中國封建王朝化，做到如斯田地，「一國兩制」還有甚麼垂範作用？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二日《蘋果日報》

別把法治信用卡用到破產

回歸七年，香港變得愈來愈「一國」，香港的權力更替擺脫不了來自母體的遺傳，陷入中國式權力更替的怪圈。律政司長梁愛詩為「新的特首」任期只有兩年辯護，發表了一篇「覺今是而昨非」的聲明，縱觀全文，我們看不到任何具說服力的直接法律根據，力證新選出來的特首只能做完餘下任期，而並非完整的五年。

在中國，法律只是為現實和眼前的政治服務，而非作為規限權力人人都得遵守的原則，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央政府希望以兩年作為觀察期，考驗曾蔭權的政治忠誠，內地法律專家作為政治任務，為兩年任期找出「法律根據」。梁愛詩的聲明，以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作為基本論點，而不是具體的法律條文。以「意見」代替直接的法律根據，「法律為政治服務」這一套惡習，已赤裸裸的搬到香港來了。

由八百人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代表性一直受到質疑，但總算按照《基本法》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進行，

其過程和結果都是符合法律的。現在卻為了現實的政治任務，肆意扭曲法律的原意，縱使《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已進行修改，新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其合法性一定受到質疑和挑戰，甚至使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憲制危機。

不少人以為，中央出手釋法，把《基本法》解釋成符合現實政治需要的規定，危機馬上解除，一切就可以一了百了。要知道釋法不是魔法，不能把黑轉成白，把有變為無；釋法或許可以強行平息紛爭，或許可以暫時化解危機，但對香港法治的衝擊是無可挽回的，香港權力更替中國化的歷史污點亦永遠無法洗脫。

法治是香港賴以生存的基石，每次釋法，就是把香港法治這張信用卡刷一次，刷卡的錢是要還的，法治的信用額也有用完的一天。如果無法償還，香港的法治，就要宣告破產。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五日《明報》

等着吧，唐司長，由不得你作主

本來，〇五／〇六年度預算案對唐司長來說，是一張亮麗的成績單：成功控制政府開支、創出一個五十年未遇的奇跡；成功把綜合帳目由赤字變為盈餘；也成功如期完成減赤目標、甚至可以提得更早。這一切一切，都是他競選第三屆特首的重要本錢，可惜、唐司長的艱苦努力、在深不見底的中國政治幽谷中，一夜之間泡湯了。

打從三月初傳出董建華辭職開始，只見唐司長一直繃緊着臉，忐忑不安，一副欲哭無淚的模樣，活像一個大男孩、本來媽媽答應過買他好玩的東西、不知甚麼原因，突然改口，心愛的玩具沒有了，盈在眼眶的淚、在眾世叔伯面前，為怕失禮、未敢有一滴流下來。到了宣讀預算那一天、唐司長不得不收拾心情、重現他多天未

見的笑容，尚算稱職地完成他一年一度的個人表演。

唐英年的處境是艱難的。為了避嫌，他在預算案中幾番提到「團隊、本份、團結、並肩」，生怕惹人閒話，令中央生疑。四個月後的特首選舉，為了大局，他肯定會被勸退。今後兩年，如果他繼續留在曾蔭權的內閣，所有努力都是為人作嫁衣裳。離開，又會失去一切，失去了政治資源，失去了拿出管治成績的機會，失去了跑道，也失去了一個可以着力的政治舞台。

富家子弟唐英年，含着銀匙出生，從沒有經過大風大浪，只因父輩與上海幫的關係，被視為第三屆香港特首的大熱頭馬。怎料中國式宮廷政治莫測高深，新主上場，一切重新洗牌，遊戲規則推倒重來。對一路受保護長大的唐少，當然是沉重打擊，但不失為一種人生歷練，也對中國政治的風雲變幻，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等着吧，也由不得唐英年作主，一切都要等上面的意思。政治一天也嫌太長，說不定兩年後中央又有了新主意呢！要等上面的意思的，何止唐少一人，還有六百八十萬香港同胞。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八日《明報》

政府「林度勢」 反對派「林相機」

林瑞麟有句名言：審時度勢，人們叫他「林度勢」。他又曾脫口而出：是否就「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提呈人大釋法，會相機而行，他又多了一個混號，叫「林相機」。

「度勢」也好，「相機」也好，在中國宮廷都並非新鮮事兒。老佛爺不知何故嘆了一口氣，午睡醒了皺了一下眉，身邊的小李子也懂審時度勢，揣摩太后心思，相機行事。政務官的所謂「政治中立」，原來就是只認老闆，不顧原則，準時準確地完成任務。一眾「林度勢」、「林相機」的表現，使人對治港的AO有更深更透的了解。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會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提出修訂，「剩餘任期」會寫進法例，本地法律界幾乎眾口一詞指違反《基本法》。一向把法治原則掛在口邊的泛民主

派，決定不提出司法覆核，說出口的理由是：不希望惹來人大釋法，對終審法院構成壓力。真正的原因卻是：曾蔭權的民望太高，誰也得罪不起，司法覆核若令七月十日的選舉出了亂子，就會像領匯事件一樣，受到不問情由只看結果的民粹主義中產階級群起而攻。

如果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泛民主派又可以置身事外，這就是最好的結果了。終於，他們等到了陳偉業。陳偉業時常給人脾氣暴躁、聲大夾惡的感覺，多了點草莽直率，少了點權謀計算。明知司法覆核會引來人大釋法，最後也是徒勞無功，更會被人潑得一身髒水，但明擺着違反《基本法》，不在法庭上講清楚說明白，還有甚麼方法能彰顯法治精神呢？

官場之中，「林度勢」和「林相機」幾乎俯拾皆是，多如牛毛，反對派之中，「度勢」和「相機」又何嘗不是充斥於市，毫不稀罕？對於陳偉業火爆粗疏的問政風格，我不以為然，但堅持原則敢於挑戰的性格，又相當難得，非常可愛。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明報》

「小護法」治港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人稱「小護法」。他陰聲細氣，慢條斯理，絕少惡形惡狀，大聲咆哮。他把頭髮疏得熨熨貼貼，從不蓬頭垢面。他說話嘴角含笑，不會嘴角含泡。他經常西裝筆挺，從沒穿睡袍出鏡。對一般簡單膚淺的香港人來說，小護法比老護法討好，小護法的說話比老護法聽得入耳。

在「一國兩制」的痛苦磨合期之中，護法的作用顯得愈來愈重要了。君不見律政司長以至整個特區政府，對行政長官任期的理解搞錯了整整四年，一經內地護法們點撥提醒，冒着被法律界同行訕笑的危險，不敢怠慢，面不紅心不跳，當眾宣布「覺今是而昨非」，效率奇高地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提出了修訂草案。

「港人治港」經過了七年多的實踐，成功失敗見仁見智，但月來的發展證明，「港人治港」已經進化成「小護法治港」。小護法開聲唱戲，官員們五內翻騰，苦思自己的過錯，想方設法即時作出修正。本地法庭、立法會

都只能擺在一旁，一切由小護法們說了算。

還記得權威的王振民護法不知在哪一天提過，「新的特首」可以連任一次、可以一做十二年，有人算過，潤年計，理論上甚至可做足十四年零三百六十五天。王護法的說法，不少人視為金科玉律，更令「新的特首」打從心底高興了大半天。

但令人困惑的是，之後，王護法又在《明報》寫了一篇邏輯嚴謹、見解獨到的鴻文，提出「一個人如果連續擔任行政長官，則不能超過兩屆」，全港法律專家徹夜未眠，苦思解讀，還未能得出結論，王護法是不是轉了軚，推翻了早前提出的見解？你說的「兩屆」，是七年、十年、還是十二年？我們港人的水平實在太低，真的跟不上呀！

特區政府的官員們應該審時度勢相機行事，找王護法說清楚講明白，把王護法的見解融合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中，這才算真正體會中央精神！

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日《明報》

愛國和忠誠只是權力代名詞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公開狠批曾蔭權傲慢，對本地左派疏離，不尊重愛國價值，這有甚麼稀罕？如果聽過「愛國陣營」私下對曾特首的咬牙切齒，「惡毒攻擊」，這種浮出水面的批評，只是極度小兒科，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曾蔭權有「原罪」，他吃港英的奶水長大，「孤臣孽子」出身，他的公務員系統長期把本地左派視為敵人，把他們排拒出權力核心之外。有人甚至以曾蔭權虔誠天主教徒身份為藉口，攻擊他侍奉一位與中國共產黨為敵的主人。

曾蔭權未正式上台已受圍攻，這算甚麼？董建華做了七年多特首，最後幾年幾乎每天都有人叫喊董建華下台，但最強大的倒董力量，並非泛民主派，而是有直通天庭本領的本地左派和工商界。董特首能力不濟，決策緩慢，手段軟弱，在阿爺身邊的耳語和報告，成為董建華管治的最大困擾。

曾蔭權被批疏離左派、不夠愛國。董建華逢左派宴請必到、與左派關係夠密切了吧、董建華常把「國家好、香港好」掛在口邊、夠尊重愛國價值了吧、但左派為甚麼還是要倒他？

政治修辭從來不能作表面解讀、所謂「愛國」、所謂「忠誠」、都只是「權力」的代名詞。香港回歸、朝改了但代未換、愛國的董建華基本上仍是沿用港英時代的公務員治港、沒有把愛國力量引入治港的隊伍中、說得白一點、左派仍未真正掌權。曾蔭權上台、本地左派更害怕「公務員黨」全面回朝、左派掌權的希望更是渺茫、批判曾蔭權、是警告他、在權力分配上、別忘了左派的一杯羹。

左派經過八年的躁動與不滿、已顯得愈來愈不耐煩了。鄧小平一九八四年接見香港國慶觀禮團提出「愛國者治港」，但他接着說：

「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鄧公之言，還鎮得住香港左派嗎？

二〇〇五年四月五日《明報》

人大常委為曾蔭權度身釋法

董建華辭職、(〇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中央接納、由曾蔭權署任特首。一百二十日後、即七月十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時間配合得天衣無縫、遲一天劇本也要全部改寫。

依照預先的設計、本來可無驚無險、順利演出、但中途殺出個程咬金、在如雪片飛來的冷箭小報告影響下、中央突然冒出兩年試用期的想法、搞得特區政府上下人仰馬翻。

曾特首在立法會解畫時愁眉深鎖、滿懷心事用兩手搓着太陽穴。晚上會見傳媒高層吹風時終於按捺不住:「人在江湖、都不到自己話事。」這句似曾相識的說話、你對尊敬的陳日君主教說過、那時你由財爺升任政務司長。今天、你再升一級、高處不勝寒、現在的位置、更身不由己呀!你欲言又止、除了對着家裏魚池的錦鯉外、對誰都不敢盡情傾訴。

即使「餘下任期」把黑說成白勉強解釋過去、那連任

一次還是連任兩次，任期是二加五還是二加五加五呢？總不能拖下去呀！還有，如果你在兩年任期內，中央又說你健康不佳，又或打算晉升你做國家領導人，你繼任人的餘下任期只有兩個月、兩星期、甚至是兩天，又要勞師動眾再選一次嗎？而這次選舉，竟會與下一屆特首選舉重疊，不怕世人訕笑嗎？還有很多很多問題，總要想辦法解決呀！

兩年試用期當然對你極盡考驗。董建華對中央的忠誠是無可懷疑的，但他缺乏駕馭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不少應該有所表現的事情都給他搞糟了，終於黯然下台。你雖然曾經說過「飲的是香港水，流的是香港血」這樣的豪言壯語，但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地方主義是大逆不道沒有好下場的。這句話已是潑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了，但還是可以補救的。你不想步董建華的後塵，就要拿出成績來，做好中央付給你的任務，無論如何不得人心，都要超額完成。任期是七年還是十二年，你放心好了，人大常委會為你度身解釋清楚的。

二〇〇五年四月八日《明報》

核心價值：食得唔好嘥

港人有句口頭禪：「食得唔好嘥！」無論大老闆還是打工仔，窮人還是富豪，都視為金科玉律、誇張點說，「食得唔好嘥」才是港人真正核心價值。

「食得唔好嘥」不一定是貪小便宜，也可以是食大茶飯，既然「食得」，又沒有犯法，不拿白不拿。直接從歐洲買百萬元貴價車運回港，可節省以十萬計稅款，不少高官都深明此道，而且做得心安理得。

曾蔭權委任黃保欣等人研究離任特首的安排，包括新任特首的薪酬。黃保欣認為「新的特首」薪酬應向上調整，引起立法會議員非議，指摘委員會為特首加薪鋪路，曾蔭權有自肥之嫌。

從「食得唔好嘥」的核心價值看，是自肥那又如何？政務司長的薪酬每月二十九萬，特首只有二十四萬。〇二年高官問責制推行以來，特首薪酬比司長低，是因為董建華含着銀匙出生，區區幾萬元當然「濕濕碎」。

曾蔭權由政務司長升做特首，月薪要減五萬，升職

加「辛」卻要減「薪」、當然「不合邏輯」、在能力和權力範圍許可下、董建華做壞了規矩、曾蔭權只是撥亂反正、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既然大家認同「食得唔好嘅」是港人的核心價值，這樣做自然是理直氣壯。

不少公務員臨退休前，拚命爭取升職加薪，因為臨走前的工資、對長俸有重大影響。受公務員文化薰陶了幾十年的曾先生，養成了一分一毫為自己合法權益爭取的優良傳統，臨急成立委員會為自己度身加薪，又有何不可？

有人指既然「新的特首」不是新一屆特首、按同樣邏輯、「新的特首」只應拿同一屆特首的薪酬，到第二屆特首〇七年七月一日選出後才正式加薪。這真是典型書生之見。按照殖民地優良傳統、特首薪酬比政務司長高百分之二十五，即一年九十六萬，兩年近二百萬，「食得唔好嘅」、不拿白不拿，如果認同這港人核心價值、憑甚麼要曾先生放棄。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明報》

安全系數仍是最高考慮

〇二年董建華連任，無對手、無政綱、無競選活動、無投票「自動當選」。有人為此辯解，說董處於弱勢，問責制時間緊迫，施政報告已算政綱，以及競選活動不是他的強項，「四無特首」，情非得已。看了這種似是而非、三歲小孩也難以說服的所謂道理，真的令人哭笑不得。

辯解者故意不提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安全系數」。董建華弱勢連任，若一個稍具能力和民望的競爭者真的出現，便不堪一擊。當年，中央最大的噩夢，是民望長期高企的陳方安生。中央派人四出打聽陳太是否參選，雖然陳太「不玩」的意願相當明確，但還是不放心，大力「催谷」董的提名，直至超過七百票，明確斷絕其他人參選之路，才告放心。

一位曾經提名董建華的專業人士告訴我，當年董助選班子的人找上門，因提名是公開的，壓力非常大，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交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尊嚴。

歷史會否重演呢？曾蔭權會在「無對手」、「無投票」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有人歸咎至今仍找不出一個有實力像樣的候選人來，這不是最重要的理由。關鍵仍是「安全系數」。各專業界別不甘又一次做橡皮圖章，如何提名，怎樣投票，用各種方法徵求選民意見。中央大為緊張，表示關切。攔截其他人參選，讓曾蔭權在無對手下順利勝出，不要橫生枝節，已是堅定不移的既定方針。

〇二年董建華把提名票衝上七百，對手連入場的機會也沒有，雖然絕對安全，但十分難看。聰明的曾蔭權會瀟灑一些，可能拿二百票就會收手。但若李永達真的將近拿到一百票提名，中央的阻截將會絕不手軟。不要忘記，提名是公開的，在內地現在有或將會有業務往來的，誰敢把名字寫在李永達提名票之下？

寫政綱，落區宣傳，這些難不倒曾蔭權。無對手、無投票、保證當選的情況下，行禮如儀的「競選活動」，又有何意義呢？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日《明報》

曾蔭權「光輝」十一秒

曾署理特首上京出席《財富》全球論壇開幕禮，會前與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本港幾份大報不約而同地用了類近的標題：曾蔭權胡錦濤握手十一秒。記者寫道：曾蔭權首次以署理特首身份與國家主席會面，兩人握手十一秒。澳門特首何厚鏵繼曾蔭權後與胡錦濤握手，時間僅八秒鐘。

看了這樣的報道，我心裏納悶，記者採訪的工具，除了紙筆、攝影機和錄音機之外，甚麼時候加添了一個分秒不差的計時器，把國家領導人與嘉賓握手的時間都準確記錄下來？這種採訪模式，不是個別記者的行事作風，而是集體行為，前線記者認為「握手時間多長」，是新聞重點，於是大家爭分奪秒的把時間記下來。

如果一位懂得中文的老外看了這樣的標題和新聞內

容，肯定會摸不着頭腦：香港傳媒出了甚麼狀況？握手時間是八秒還是十一秒究竟有多重要？竟然做一個通欄標題，放到新聞重點？不但是老外，全球華人社會也會覺得莫名其妙，懷疑記者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但明白目前特首選舉所謂「選情」的香港人，就理所當然地體會到，這樣的標題的確是妙不可言，活靈活現地反映了香港政局這種無聊、無耐、無力的荒謬處境。

胡錦濤的政治作風與他的前任江澤民不一樣；江外露，性好賣弄、事先張揚；胡內斂，鴨子划水，不動聲色。江年代，中央由江澤民算起，幾乎所有官員都沒有不開口挺董的，但愈挺董，董的民望愈跌，港人民怨愈升。

主人換了，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作風也在一夜之間轉變。我們豎起耳朵，再也聽不到響亮持續的挺曾聲音。於是，港人只好鑑貌辨色，盯着領導人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作無限的解讀和延伸。這不但是港人好窺探的政治八卦，也是掌握着港人命運的八百位尊貴選舉委員的重要資訊來源。香港記者不是閒着無事可做，要記錄領導人與港官握手的秒數，他們克盡己職，把與港人命運攸關的重大消息及時發布。

封建皇帝晚上就寢前，內宮太監會把妃子的名牌放到皇帝面前，讓皇上挑選；皇上翻了哪個妃子的牌子，即表示會跟她過夜。如果這位妃子的牌子連續幾天都讓皇上翻了，皇上有了新寵的消息，就會由太監口中四處傳播，大臣和家眷們都是鑑貌辨色的能手，便會用不同的方式巴結新寵，以保證得到權力的青睞。

胡錦濤翻了曾蔭權的牌子，選委眾卿家死盯着，巴結新寵的關鍵時刻到了。內地殘酷的鬥爭經驗告訴我們，政治上絕對不能站錯隊，否則滿盤皆落索，一無所有。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宣布參選，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仍全無把握取得一百位選委提名的入場券；詹培忠聲稱認識四百五十名選委，但他慨歎識時務的「俊傑」太多，拿到一百個提名，真是談何容易。

的確，八百名選委都是一時俊傑，在專業上都非常出色，有獨立思考能力。但在特首選舉這個節骨眼上，他們把腦袋暫時放下，改用屁股思考，投出來的票一定政治正確，前途無可限量。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特首選舉，與我何干？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終於如期通過，曾蔭權也如期辭職，他也如期宣布參選。中央接納了曾先生的請辭，然後他如期進行「競選活動」。在「緊張繁忙」的拉票努力下，拿了超過四百張提名票，在無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選舉在六月十八日提名期完結後提早結束。七月一日回歸八周年，新的特首宣誓就職。七月十日本是選舉特首日子，因為投票不用進行，歷史也懶得記載這一天發生了甚麼事。

正如三月十二日董建華宣布辭職後發生的事情一樣，一切都按照既定的劇本行事，平淡如水，沒有意外，沒有高潮，沒有驚喜。七百萬港人就像看《雍正皇朝》、《金枝慾孽》一樣，只能在旁評頭論足，哪個大臣權術了得，皇帝如何識破奸計，皇后與貴妃，誰更手段狠毒。電視劇播完，心滿意足地睡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換特首關係着七百萬香港人的福祉，但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香港人來說，這麼近那麼遠，特首選舉，與

我何干？

曾蔭權煞有介事的搞了個競選總部，找了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當選舉辦公室主任，還聘請了公關公司全程助陣，擺出鑽石陣容的競選班底。但所謂競選工程，除了寫幾篇「生於斯長於斯」、「喝香港水流香港血」的公關稿，準備幾場答問大騷的Q&A外，班底將會閒得發慌。絕大部份而且最關鍵的「競選活動」，都在諸如香港會等富豪飯局，杯觥交錯私下進行。真正的鑽石班底在北京中南海，香港的玻璃頭班底也可贏幾條街。反正中央已經欽定了我，我的民望也一天比一天高，做給人看的公關大騷無礙大局，也無關宏旨。

相對於二〇〇二年董建華自動當選，有人說曾蔭權的「競選活動」進步了，至少還有政綱，至少會出席答問大會，也至少會說「面對七百萬香港市民」諸如此類的門面話。香港人的確很易滿足，而且很易統治。香港人要求有好皇帝，只要他能使樓價升到三萬元一呎，皇帝怎樣產生，又與我何干，又有何重要？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明報》

蔭權將步董建華後塵

曾蔭權的「選戰」終於開打了。他在東亞銀行辦公大樓開了個競選辦公室，由東亞主席李國寶親自領銜做辦公室主任，他的親密戰友金管局前副總裁陳德霖做秘書長，還聘請了英美兩大公關公司負責形象宣傳，籌款由李國寶和即將出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負責，曾蔭權每天回總部坐鎮七、八個小時。

擺出這樣的陣式，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這是一場艱苦的選戰，爭逐者的實力不相伯仲，曾蔭權不敢掉以輕心，作最壞打算，作最好準備。明瞭特首選舉遊戲規則的人會啞然失笑，這場由阿爺強烈介入的所謂「選戰」，值得如此大陣仗去應付嗎？煞有介事的搞一個競選總部，由粒粒天皇巨星親自主理，原來只是形象公關宣傳的一部份，根本沒有甚麼實質需要。

本來，以曾蔭權的民望、知名度和經驗，打場一人一票的選戰綽綽有餘，將會贏足對手李永達和詹培忠九條街，安全系數已達頂點，但有人還是不放心；有權威

人士放出消息，說若讓李永達或詹培忠拿到一百張提名票，可以入場爭逐特首，新的特首將有機會難產，香港將可能出現憲政危機。

危言聳聽的理論是這樣的：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當其中一位特首候選人身故、犯罪、破產或精神失常，選舉主任就要叫停特首選舉。若特首不能在七月十日前產生，八百人的選舉團將要解散重選。特首難產，香港權力真空，憲政危機猛然出現，情勢危急，刻不容緩。

要將憲政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唯一的方法，是把曾蔭權的提名票衝到超過七百票，徹底阻截李永達、詹培忠參與角逐的圖謀，六月十六日提名期一過，馬上宣布曾蔭權當選，七月一日回歸紀念，登基大典如期舉行。兵貴神速，以免橫生枝節，夜長夢多。

在這種思路下，中央加大力度，向八百名選委或痛陳利害，或曉以大義，或威迫利誘。以選民意向作提名投票選擇，密謀「造反」的專業界別，在強大壓力下一個又一個土崩瓦解。中央出手屈人之兵，曾蔭權不戰而勝。

董建華二〇〇二年連任，中央最大的噩夢，是民望

高企的陳方安生參選。為防陳太突然襲擊，有高人獻計，把董建華的提名票衝到超過七百，斷絕陳太參選的路。在中央強力介入下，形格勢禁，提名是公開的，忠不忠，看行動，提名給董建華是對忠誠的考驗。於是董建華的提名票成功衝到七百一十四，但因沒有投票，董得票率卻是零。「無對手」、「無政綱」、「無面向市民」、「無投票」，結果成全了董建華的「四無特首」。即使在八百名選委中，董建華也是全無認受性，連選委都看不起他，埋下了董建華施政困難的地雷。

曾蔭權將步他前任董建華的後塵，在無對手、無投票、無驚無險下自動當選，這是曾蔭權的實力表現嗎？他即使贏了，贏得光彩嗎？曾蔭權的得票率，跟董建華一樣，都是零。如果這是中央的意思，反映京官對香港不夠了解，缺乏信心，也沒有政治智慧。如果這是擦鞋仔的獻計，跟左派團體登廣告支持曾蔭權一樣，表面愛曾，實質害曾，其心可誅，行為令人厭惡。

二〇〇五年六月一日《蘋果日報》

曾蔭權神乎其技化解危機

如無意外，特首參選人曾蔭權會宣布自動當選了。曾先生民望遠遠拋離對手，連最反叛的社福界選委，也因為社福界民調一面倒向曾蔭權，需全數把提名票投給他。曾先生的公關手段了得，落區宣傳引起哄動，市民奔走相告，爭相一睹風采，只要摸到他的衣衫，握着他的手，都倍感幸福。難怪詹培忠說，這是一場「造神運動」。

神是不會輸的，神也不會犯錯，更重要的，是受人攻擊，給人家抓着痛處時，也可以神乎其技，把危機輕易化解，消失於無形。

《明報》要聞頭條獨家披露，曾蔭權任職醫生的媳婦莫蔚淇，去年（〇四年）參加外科院士考試臨牀試不及格，須在今年（〇五年）三月中重考。已出任署理特首的曾蔭權在媳婦考試前夕，在山頂官邸宴請其中一名主考官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長約翰史密斯。莫蔚淇最終在重考後獲評為及格。外科院士考試共有十二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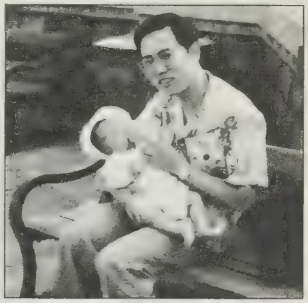
官、及格與否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但曾蔭權作為特首大熱，這宗新聞自應受到重視。

新聞包含豐富的哄動元素：署理特首、參選人、至親、特權、考試公正等等，事件曝光後，連最慣常聳人聽聞的傳媒沒有肆意炒作，報道非常有節制。據了解，不止一家傳媒同時收到同樣的消息，但在「放料者」是否動機不良、會否影響選情、真正的原因是「會否得罪曾先生」諸如此類的考量下，終於按下不表。如果當年《華盛頓郵報》有同樣的想法，水門醜聞將永遠無法曝光，媒體作為第四權的監察角色將永遠無法發揮，濫權違法的尼克遜也將繼續坐在最高權力位置上。

曾蔭權解釋說，與史密斯相識多年，經常見面，每次來港，都會飲茶食飯，但每次都不會談及兒子或媳婦考試的事情。後來，曾蔭權又補充說，他「無咁蠢去觸犯他們的專業」。但曾蔭權與史密斯去年才認識還是多年老友？究竟誰主動邀約誰吃飯？先後出現不同版本，傳媒沒有繼續追查。邀約前，曾是否知道媳婦明天考試？又是否知悉史密斯是其中一個考官？史密斯又是否知道主人家的媳婦是考生？如果事前已經知道，有沒有想過要避嫌？飯局如常進行，考慮的因素是甚麼等

等……好事的傳媒也沒有一一探究。傳媒是怯於曾先生的民望，還是他的權勢，自我審查自我約束，還是認為已經全無疑點，就此打住，只有傳媒主管心裏明白。

傳媒翻出一九九六年的舊帳，指曾蔭權曾用財政司的信箋去信醫務委員會，為其在英國讀醫的兒子說項，要求修例准許在英聯邦國家畢業的香港醫科生回港後毋須考試便可執業，此事引起醫學界立法局議員梁智鴻不滿，並向港督彭定康投訴。曾先生不避嫌的做法已經不是第一次，但都能毫不沾鍋地全身而回，民望也絲毫無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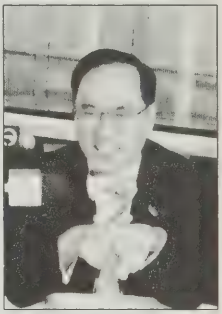


香港人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一個公關技巧了得、果斷本事的好皇帝。既然民意一致支持，皇帝君臨天下，臣民恭迎聖駕。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三日《明報》

對不起　香港人　你們不配有民主

曾蔭權以獅子撲兔之勢，拿到六百七十四個選委提名、四十張支持同意書、正戲還沒有上演就宣告落幕。二〇〇二年董建華自動當選的歷史一幕一幕在七百萬市民眼前重演：選委只能提名，從未投票；阿爺為保順利當選，背後強力運作；官商巨賈交口稱譽、傳媒一片歌功頌德；新的特首眉飛色舞，市民倍感無奈無力。人大代表薛鳳旋提名李永達、表達對曾蔭權和制度的抗議、是唯一可供再三咀嚼的小插曲。



整場選舉，可以用四個窩囊作總結。

第一窩囊是傳媒。

傳媒只能圍着曾競選辦團團轉、上「烽煙」、接受專訪、唱獨腳戲、不接受競爭者同台辯論，只能按曾的遊戲規則辦、徹底放棄了傳媒的自主和尊嚴。定期召集老總吹風、為負面新聞消毒、傳媒又全盤接受。選戰變成

了餵錦鯉、上教堂、夫妻恩愛、婆婆讚曾蔭權靚仔的低智花絮。傳媒沒有認真分析政綱是否港人過去七年的「惶恐與激昂」的對症藥方。透過吹風表露行政會議改組意向、問責局長的權責、政務助理的新招，雖然錯漏百出，前後矛盾，但傳媒沒有深究，怯於新特首的民望和權勢，只能輕輕帶過。

第二窩囊是選委。

七百九十六名選委，有七百一十四名支持曾蔭權。傳統左派的噪動，在阿爺一聲令下自動埋位，不敢亂說亂動。工商界爭相獻媚，支持度竟達百分之一百。最窩囊可說是口口聲聲講理念的社福界，竟集體支持「歧視新移民」的曾蔭權，「不提名曾先生，就冇啖好食」的坊間傳聞，成了社福界頭頭的魔咒，飯碗擺在面前，理念算個甚麼？

第三窩囊是政黨。

自由黨揣摩阿爺的眉頭眼額後，甘願自我約束，可說是窩囊之最。民建聯等新的特首封侯拜相，口水也流出來了，雖然對港英舊臣滿肚子氣，也只能隱忍不發。部份泛民主派一味揶揄李永達不夠班，夠班的又躲在後面不出來。鄭經翰提名曾蔭權沒有令人意外，民主派老

將劉千石、陳偉業竟然棄李挺曾，以派系仇恨取代民主理念，民主派不成氣候，只能嘆句：活該。

最窩囊可算是香港人了。

超過五成港人希望特首選舉有競爭，但面對曾蔭權不讓對手有一分提名機會的霸道作風，完全迴避與對手同台辯論的龜縮行為，大部份港人卻甘之如飴，沒有強烈反感，甚至認為理所當然。曾蔭權一路霸氣造勢，民望反而一路提升。強勢主角出場，八百選委只能跑龍套，七百萬港人連看熱鬧的份兒都沒有，但「選出來」的卻是影響我們生活、子女前途的特首。

港人可能認為，董去曾來，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晴空萬里的日子唾手可得。港人要的是一個好皇帝，管他皇帝是怎樣產生的。港人對民主要求如此之低，對不起，窩囊的香港人，你們不配有民主。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七日《明報》

福利為民開　特首年年選

我認為，特首選舉，每年應該至少搞一次。年年搞，公益金就不會喊窮，志願機構就不會因為削資財政緊絀，炒掉資深社工，催迫年青資淺的童子軍社工上前線，處理錯綜複雜的家庭暴力個案。

可不是嗎，一次特首選舉，公益金立即一次過進帳一千多萬，十三個志願機構，也馬上各得一百萬經費。真不容易呀，你說要賣多少次旗，才可得到相關款項。一次特首選舉，就可以一次過滿足十三個機構的願望，試問，如此高效率的籌款方式，哪裏找呀？

本來，為避免一個人捐獻選舉經費的數額過大而授人以柄，曾特首身邊的人可說費盡心思，嚴格規定每人的捐獻不得超過十萬。但是，地產富豪家族實在太熱情了，紛紛動員家族成員，妻妾成群，兒孫滿堂，高層要員，跟班師爺，全部以個人名義捐出十萬。一個家族共捐出一百萬，既沒有違反規定，又以給人看得見的力度支持特首，為善不甘後人，一舉數得，助人助己，何樂

不為？

有人問，選舉經費上限是九百五十萬，為甚麼曾蔭權先生不叫停，讓捐獻衝到二千七百萬，是董先生的三倍以上，是他故意把董先生比下去的嗎？這就是曾先生比董先生高明的地方了。富豪們的熱情，擋也擋不住，今天李家拿了一百萬上來，累積捐獻已到上限，明天郭家又給一百萬，難道對人家說，夠了，謝謝美意，拿回去吧。這樣，不是把財主們都得罪了嗎？曾先生多多益善，一方面接受了富豪們的熱情，滿足了他們的願望，完成了他們靠攏權力的用心，誰也不會得罪。反正用不完，捐出來替他們行善，可謂用心良苦。董先生為何突然中途腳痛下台，至今仍是歷史懸案，鑑古知今，說不定當年叫停選舉捐獻，得罪了人家也不知，成為了隱藏的歷史遠因。

特首選舉給志願機構多一筆意外經費，既可締造社會和諧，也真正做到福利為民開，也可體現強政勵治的本色。特首選舉年年搞，功德無量。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明報》

看見紅燈繞道走

早年，內地盛行一句順口溜：「看見綠燈快步走，看見黃燈趕緊走，看見紅燈繞道走。」順口溜說明了官方僵化，人民靈活，也反映法治觀念薄弱，視律例規章如無物。

香港人以精靈乖巧見稱，靈活變通根本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港人對法規卻極為重視，公然犯法的事他們不會做，但懂得鑽法律空子，成功闖關，又不會給人逮個正着，會被視為「叻仔」典型，成為港人崇拜的對象。

蔭權新政，強政勵治，身體力行，以「叻仔」典型為港人做出良好示範。隨手拈來就有兩宗近期的例子。

用千多萬裝修即將成為特首官邸的禮賓府，本來沒有甚麼大不了，用三十萬蓋一個中國人的魚池，也不算太貴。問題出在計得太準，一千四百五十萬，剛好避過了要立法會批准的數目。有裝修經驗的人都會明白，增刪某個小項目，加減百分之五到十是等閒事，左計右

計，就是要不超過上限，就是要令立法會議員只能瞪眼怒罵但不能拒絕撥款阻撓我的裝修大計。

看見紅燈繞道走，政務官的精確計算雖然令人歎為觀止，但這樣只能做個「叻仔」，卻缺乏大家風範。即使裝修費超過一千五百萬，拿出來在社會討論，開誠布公，證明裝修是必要的，費用是必須的，讓立法會議員心服口服，不是更好嗎？

執法部門秘密截聽蒐證，接二連三在法院遇到挫折，明明看見紅燈，卻捨立法正途，不等綠燈亮着才通過。政務官們想出了認為天衣無縫的點子，以行政命令暫代立法，但行政命令繞得過立法會，甚至忙亂有錯連橡皮圖章也不如的行政會議也繞過了，卻繞不過《基本法》，繞不過司法覆核法院推翻的危機，繞不過輿論的攸攸之口。

裝修事件與秘密監察行政命令，兩宗都是「看見紅燈繞道走」的「叻仔」產物，但問題是，港人需要的是一位機關算盡精靈乖巧的「叻仔」特首？還是一位有大格局、有大家風範的「政治家」特首？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九日《明報》

民主派不敵中央軟攻

二〇〇五年九月底，六十位立法會議員集體到珠三角參觀訪問，為香港的政治悶局激出了一點漣漪。香港觀眾關注的，不是議員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時，可以談些甚麼，而是長毛梁國雄會不會「搞事」，會不會因為事先張揚而被拒入境，或中途遣返。人們期待武打動作鏡頭的出現，對文藝說理的悶戲，似乎不屑一顧。

不少傳媒和民主派，都將破冰之旅成功開展，歸功於曾蔭權神通廣大，本事了得，曾特首本人和他的煲吹，都得到中央的充分信任，才能得到今天的成果。民主派得以破冰，曾蔭權無疑扮演一定角色，但如果不是胡錦濤對台灣對香港政策展現新思維，即使曾蔭權有通天本領，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會得到今天的結果。

甚麼新思維呢？江澤民年代的對台政策，以硬為主，文攻武嚇，拳來腳往，但效果適得其反，總統選舉時導彈演習，軍事動員，反而成為了李登輝陳水扁的最

大助選團。對岸武力威脅，惡言相向，令台灣民心愈走愈遠。胡錦濤上場，一改江澤民裏裏外外的強硬態度，而是軟硬兼施。

國、親、新三黨主席輪流訪京，繼之而來的熊貓攻勢、水果攻勢、直航攻勢、抗日戰爭肯定國民黨作用攻勢、邀請抗日反共國民黨將領訪京出席紀念活動等等攻勢，一波接着又一波，從未間斷。這些攻勢，對台灣的人心向背，已經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以鄉情、以民生、以民族情懷等作為統戰的軟政策，效果比試射飛彈、惡形惡狀的硬政策收效得多。

香港政策何嘗不是一樣嗎？〇三年底〇四年初的愛國論爭，殺氣騰騰，先指摘民主黨人勾結外國勢力，甚至拿李柱銘的父親來羞辱一番。這種文化大革命運動式的政治鬥爭，引起本地左派極左遺傳基因的舊病復發，興奮莫名，部份幫閒傳媒齊聲起哄之外，並無任何建設作用。民主派被打壓，被隔絕，有鄉歸不得，有話不能對，反而惹起市民同情，連番批判恐嚇的效果，就是二〇〇三年底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二〇〇四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仍穩奪六成選票。

台灣和香港的經驗證明，軟手段比硬政策有效。既

然全體立法會議員北上神州是立法會也是港人的願望，曾特首提出此議，何不來個順水推舟。答應曾蔭權的要求，既可助他建立直上層峰，有打通關節之能的形象，直接得分，又可令港人覺得中央政府泱泱大度，不設任何條件，不提任何禁忌。知道你們有人堅持〇七、〇八雙普選，也有人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連幾代恩仇宿怨的國民黨反共將領也被接見，區區幾個香港立法會議員，怕你們甚麼？

軟攻勢令香港民主派更難招架，提甚麼不提甚麼已引起內部分歧。政改方案重頭戲接續上演，社會氣氛緩和了，連民主派都可以北上溝通，市民或會要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民主派對政改方案的訴求，還能堅持得住嗎？

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蘋果日報》

和諧潮流　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

自從胡錦濤主席提出「建設和諧社會」這個政治口號以來，「和諧」便成為了解決所有政治問題的萬應靈丹。曾特首以「締造和諧」作為競選政綱，雖是拾人牙慧，卻深得胡心。曾副主席駕臨香江，也到處呼籲港人「包容共濟」、「以和諧促穩定」。「和諧」已成為一個威力無比、所向披靡的「政治論述」。

「和諧」的真正內涵究竟是甚麼？「包容」的具體內容又應如何理解？例如曾副主席大駕光臨，廣邀所有立法會議員出席晚宴，這就是和諧。又例如主人家刻意安排了包括過氣當家、今天掌權人、港英舊部、當世權臣、無論舊朝新朝一樣受重視的商賈巨富，同坐一席，這就是包容。又例如，邀請包括長毛等泛民主派在內的全體議員到珠三角兩日一夜遊，近距離觀察祖國欣欣向榮的發展和建設，這簡直是和諧包容最典型的例子了。

然後呢？然後民主派議員給曾副主席的陳情信，提

出全面普選釋放程翔平反六四等訴願，雖是泥牛入海，在和諧的氣氛下，你們就不必深究了。然後在宴會中與曾副主席只有眼神接觸卻無對談機會，凡事都有個過程，一步一步來，在和諧的要求下，你們還是要多點耐性吧。

然後呢？然後政改方案出籠了，拍板定案了，選舉委員會人數不是由八百加到一千二百了嗎？直選和功能議席也都增加了，民主雖然沒有大躍進，總算是循序漸進吧。飯要一口一口的吃，請你們以大局為重，社會氣氛好轉了，市民要求你們和諧包容，你們就不要有太激烈的動作吧。了解你們還要對支持者有所交代，意思意思好了。要把握機遇，你們不會讓上京溝通的機會白白失掉吧。

民主派根本沒有這個能耐，掌握「政治論述」的主動權，只能被動地等待土崩瓦解。和諧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敢破壞和諧抗拒包容，誰就是千古罪人，民主派能擔當得起這個罪名嗎？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三日《明報》

皇帝都不介意　太監鼓甚麼掌

帶領全體立法會議員珠三角之行的團長曾特首蔭權，喜上眉梢，用「歷史性」、「破天荒」等極盡誇張的形容詞，總結此上之行。中國人有返回自己故鄉的權利，本來天經地義。幾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做了一些當權者不中聽不想看的事，回鄉權利被剝奪，被放逐了六千多天；如今換了新的掌權人，回心轉意，在經過縝密計算安全系數極高的前提下，放你們回來。應得的權利，變成恩賜的獎賞。帶頭者也急着領功，把應有之義說成是「歷史性」、「破天荒」，變成了連任成績單的滿分科目，如此這般荒謬滑稽的劇情，只有在中國人社會才會發生。

珠三角之行提不提平反六四，談不談釋放程翔，在泛民主派議員中間曾起過爭論，最後變成各自表述，香港傳

媒報道了早已不是秘密。議員問到平反六四釋放程翔等事，亦早在政治局委員張德江的意料之中。張書記所謂面色鐵青，所謂當眾發火，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全寫在幕僚沙盤推演的劇本之內。民主派議員提出敏感議題，好向支持者交代。張德江嚴詞回應，把他們的「反動氣燄壓下去」，也是好向胡主席黨中央交代。雙方都交足戲各取所需，本來就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最可笑的是看戲的了。老闆講話，當聲線提高八度，就是提醒台下觀眾適時鼓掌，內地官員都習慣了，張德江講話他們鼓掌沒有甚麼稀奇。香港官員鼓甚麼掌呢？他們不是政治中立的嗎？他們贊成六四屠殺、監禁程翔嗎？你們鼓掌，是給曾蔭權看，還是張德江看？真是無聊透頂。

我充分了解保皇議員要鼓掌的艱難處境，傳媒的焦點都集中在長毛、民主派身上，保皇議員都成了布景板，一位左派議員對記者說：「記者一天到晚纏住梁國雄，他有甚麼料子？怎麼如此『巴閉』？我們都忍無可忍。」充分反映他們酸溜溜的心情。鼓掌就鼓掌吧，既可發泄又可表態，一舉兩得，不鼓掌會有傳媒報道嗎？

民主派議員提平反六四，政治局委員嚴詞回應，保

皇黨議員鼓掌和應，本來各得其所，但保皇議員卻以為張德江發火，是千載難逢乘機表態的機會，於是田北俊指摘民主派把氣氛鬧僵，劉江華說這是一大敗筆。皇帝不急太監急，聽聽中央駐港大員怎麼說吧。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說：「有不同意見是自然的，你可以說某種意見，你也應該聽別人不同的意見。」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說：「邁出了堅實和穩定的第一步，還會有第二步、第三步。」聽到了吧，連「皇帝」的臣子都不介意，「太監」卻急了起來，不是枉作小人嗎？

異見者可以回國回鄉，異見者可以提出異見，將這種訪問考察正常化，今後，就不需要甚麼歷史性破天荒的破冰之旅了。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強政勵治　強人勵治

說到底，香港仍是一個民主經驗匱乏、帝王思想很重的傳統中國人社會。香港人渴望的是一位明君，而不是經過民主授權的政治領袖。或許董建華的基數太低，遇着口齒比較伶俐、節奏稍為明快的曾蔭權，大家都驚為天人。感謝中央決斷英明，總算為香港找對了人。

縱觀曾蔭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除了強化特首辦、改組行政會議明確有力之外，其他一切民生經濟要務，諸如創造就業、扶助弱勢、遏止家暴、經濟轉型、教育改革等，統統都有提及，但卻如蜻蜓點水，沒有具體落實時間和措施，口惠而實不至。但不能不令人羨慕的是，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所得分數高達六十六點四分，勝過董建華任內任何一份。

香港人畢竟沒有認真選過自己的領袖。施政報告得分創新高，港人並沒有思量過「牛肉」在哪裏，而是對曾蔭權個人的認同。曾蔭權的一個身段、隨便一句逗人的說話，都可以博得上千年輕人如雷掌聲，從年輕人的民

主素養，可以預見香港未來的民主前途。

重組特首辦、政治任命辦公室主任、增設常任秘書長、恢復新聞統籌專員，旨在加強特首辦的指揮能力。十一位局長摒諸行政會議之外，強化由兩司長主持的政策委員會，是將行會的決策主動權收歸特首所有。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重新委任重大法定諮詢組織的主席和成員，是用諮詢架構吸納反對聲音，營造人人有份參與的假象。

這些都是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伎倆，末代港督彭定康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樣的政治決策過程，只是將權力集於特首一身，將曾蔭權打造成政治強人。

威權的中央政府喜歡強人。經過七年惶恐，不知民主為何物的港人也許盼望強人出現。於是一拍即合，皆大歡喜。強政勵治其實只是強人勵治。

歷史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制度強而有力的監察與制衡，強人政治與獨裁政治，其實是兩位一體，香港往何處去，要看港人如何選擇。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八日《明報》

政・改・風・雲・變

能啃下殭屍復活的政改方案嗎？

政改報告、政府寸步不讓、堅持沒有普選時間表、堅持委任區議員可以選特首互選立會議員、堅持不公布選舉細節、堅持不諮詢民意、要麼照單全收、要麼一無所有。政府四個堅持，惹來泛民主派極大反彈，二十四位泛民議員第一時間聯手公開反對，已鑄在歷史紀錄中，眾目睽睽之下，要撬鬆泛民六票，難度相當高。

委任區議員是殖民時代產物，回歸前早已揚棄。董建華把委任制從墳墓裏掘出來，殭屍復活。曾蔭權時代，發揚光大，權力更大。政府堅持沒有種票，一味計多的許仕仁想出一個技術解套說法：〇七年三月選特首、〇七年十一月選區議會，然後才由特首委任區議員。〇七年，曾蔭權已是最後一屆、不可能再連任，因此沒有種票問題。

許老爺偷換概念，似是而非。建立制度，不是權宜之計、不是為曾蔭權個人而設。況且，〇八年九月立會選舉、區議員可互選六個立會議席，是最大的功能組

別，舉足輕重。曾蔭權親自委任五分一區議員，對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情產生決定性影響，廣義來說，這不是種票是甚麼？

四百多位區議員由三百萬選民選出，沒錯，區議員具有廣泛民意基礎。但以「均衡參與」之名，由特首一人委任一百多名區議員，以長官個人意志，改寫三百萬選民的選舉結果，稍有民主意識的文明人都難以接受。這些只有官意毫無民意基礎的委任區議員，管管地區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就罷了，但要他們更上層樓，在選特首、選立會議員有更大影響力，許老爺把赤裸裸的民主倒退說成民主進步，這不是睜着眼說瞎話又是甚麼？

方案剛拿出來，市民還未消化，政府說透過民意調查證明市民已經接受，這種強暴民意的作為，連董建華都不敢幹。沒有普選時間表，連方向都欠奉，超過百分之六十支持雙普選的選民能把這個民主倒退的方案硬啃下去嗎？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明報》

除了上街　還可做甚麼？

政改方案五號報告書的第三十八頁7.07段是這樣寫的：

「倘若社會各界人士就建議方案和修正案(草案)議案草擬本有任何回應，可以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以前，透過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向專責小組表達……」

在所有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中，循例都可以看到類似表述，但今次讀到這段假惺惺的文字，不禁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高官說，方案甚麼都不能改，要麼接受，要麼拉倒，還可以表達甚麼呢？高官又說，方案得來不易，機不可失，時不可再，好像背後有個患了多疑症的巨人站着，手中拿着大棒子，看着你是否聽話，如果你還是不識趣的哭哭鬧鬧，大棒揮過來，本來給你的波板糖也會奪回去，還會給你打個稀巴爛，如果真的是生存在這樣的威脅下，表達來幹甚麼呢？

〇四年人大釋法，粗暴地剝削了港人〇七、〇八雙

普選的權利，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百分之六十的選民還是把票投給了以雙普選作為聯合政綱的泛民主派，明知希望必然落空，以現實精明稱著於世的港人還是選擇了用靜默無聲的方式，堅定地向阿爺表達了他們的共同願望。

〇七、〇八雙普選不會發生，連泛民主派裏的死硬分子都不怕被指轉軚而悄悄轉變口風。但二〇一二會有嗎？二〇一七呢？沒有準確日子，總應有個方向吧？但連影子都看不到。官員說、接受吧、跨過這一步，明天就會更好了。彷彿又看到葉劉淑儀在廿三條的音容：放長雙眼，就知葉局長是不會害你的！

委任區議員根本就是養懶人的「政治綜援」，路人皆見，政府還用甚麼均衡參與等各種老掉牙的理由，對他們百般呵護。林瑞麟局長又突然提出「剝奪委任區議員投票權會引起司法覆核」的理論來唬嚇人，一聽就知道是臨時想出來的，完全沒有說服力。

時間表、路線圖、取消委任議席、檢討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港人都喊得聲嘶力竭了，但像狗吠火車，一丁點回應都得不到，除了上街，還可以做甚麼？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明報》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曾特首訪美之行勝利結束，自我感覺良好，說「此行有助消除外國對香港政改的誤解」。訪美之行擺明是要pre-empt民主派，搶先佔領對美國政商界有關香港政改的解讀權。在權謀計策方面，民主派得多多向這位「香港仔」特首學習。

〇四年初李柱銘等人到美訪問，惹起「愛國愛黨」人士狂轟猛炸，香港黨報《十問李柱銘》，「勾結外國勢力」、「漢奸走狗賣國賊」炮聲隆隆，連李柱銘早已去世的父親也拿出來修理。當時，新華社發了通稿，《人民日報》刊載不在話下，連偏遠小報都轉載聲討，情勢之緊張，使人以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臨。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同樣敵華的布殊右派政權，同樣強硬的賴斯由國家安全顧問升任國務卿，帝國主義的性質沒變、亡我之心變本加厲。李柱銘見她就是勾結外力，毒罵之聲鋪天蓋地，曾蔭權見她就是消除誤解，頌讚之言響徹雲霄。宣傳機器用其他器官代替了大腦，批

判和歌頌，就像開電燈和關水龍頭一樣簡單。

江青同志曾這樣說過：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就咬誰。這不是他們的最佳寫照嗎？

曾蔭權向帝國主義解釋政改方案過於情急，有時難免出點洋相。例如說「美國婦女在立國一百年後才獲得投票權」、比喻香港普選也要「循序漸進」。這種廉價說詞，出自內地黨官之口，哄哄無知的中國老百姓還勉強可以，在老美面前講這邏輯不通的話，只能說因為詞窮所以理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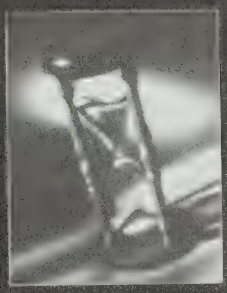
臨走前，曾蔭權還在亞洲協會發表了重要講話，表明心跡：「個人來說，我支持香港盡早推行普選……但是，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不是我一個人便作得主。」有點像趙紫陽說「重大事情還得由小平同志拍板」的無奈。

曾特首是不是向美帝表態表過了頭？合不合中國天威難測的官場規則？有沒有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特首的一言一行，有人會詳盡細緻的記下來備用，小心！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一日《明報》

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一位從1984年等到2005年，現年78歲的香港人



為下一代　走出來　問心無愧

(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位七十八歲老翁，花了幾十萬，在幾家報紙登了全版廣告：「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香港傳媒除了在當天作了如豆腐乾般大的跟進報道外，第二天，這宗「花邊新聞」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彷彿看見這位老伯，站在中環交易廣場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行人天橋上，手拿着斗大的標語，道盡他等普選等足二十年無奈焦慮的心境，欲語無言地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但他們都是匆匆而過，視而不見，用一臉鄙夷的神色埋怨老伯阻礙他們的生意約會。標語上寫的甚麼，與我何干？老伯的幾十萬算是白花了？

十一月三日，一位中年父親又在報上登了全版廣告，向他的兩位寶貝兒子說：「到時記得——喺爭取民主自由的漫長路上，你老豆我，出過錢出過力㗎！」大家還記得嗎，在〇三、〇四年反對廿三條立法爭取普選的運動中，不少人，包括我都有過同樣的心聲，五十萬

駿仔、希仔：

老豆老嘞！

或者有機會睇到香港普選。

你哋仲後生，

或者有機會睇到。

到時記得——「喺爭取民主自由的漫長路上，你老豆我，出過錢出過力㗎！」

爸爸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日

人用腳表態，事前無法預知會有甚麼結果，當我拖着女兒的手，踏上遊行的征途，心中只有一個信念，無論怎樣，總算為她們出過力出過汗，總算對她們有所交代，我問心無愧。

就是這種問心無愧的堅持，廿三條立法擱置了，董建華下台了，人民力量創造了奇跡。今天，換了個民望高企的曾蔭權，經濟復蘇了，怨氣消失了，善於審時度勢的特區政府推出了一個鳥籠政改方案，如果我們接納這個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的方案，不止七十八歲老翁無法知曉有沒有機會看到普選的一天，四十八歲的父親也看不到前景，十八歲的女兒也沒有把握，甚至連八歲的小學生也沒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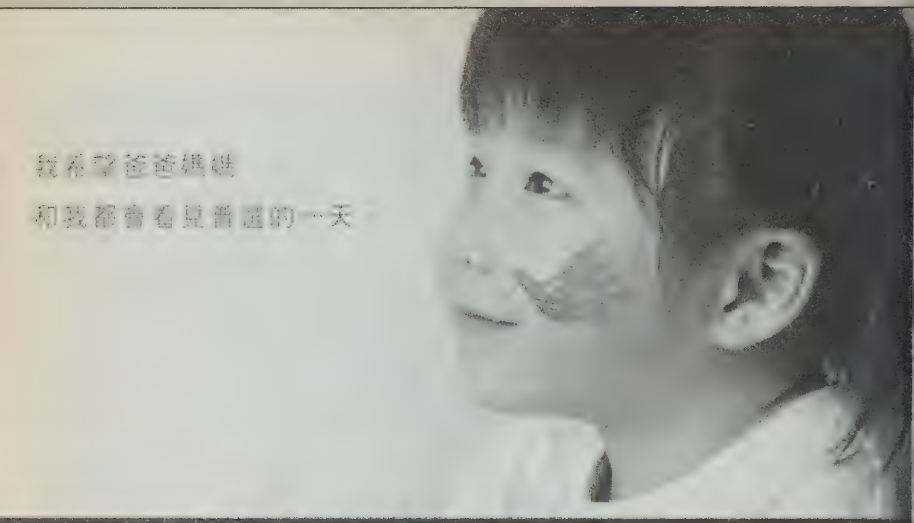
爭取民主的道路是崎嶇漫長的，我們這代人未必可以完成，如果我們因此而氣餒退縮，我們下一代的希望會更渺茫。

七十八歲老翁幾十萬沒有白花，他散播了良心的種子。中年父親的呼聲有人和應，他說出了我們這代人的心聲。為下一代，走出來，讓你活得更問心無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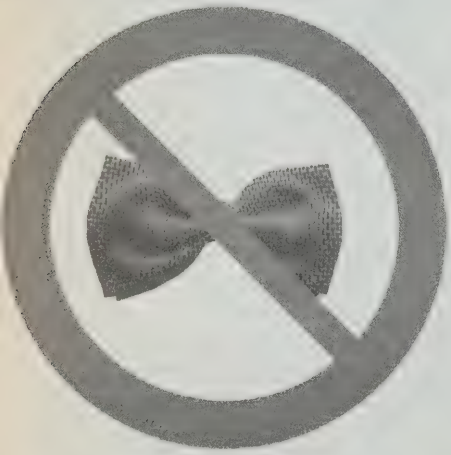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四日《明報》

孩子們，你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一位從 1984 年等到 2005 年，為下一代爭取的香港人



12月4日　維園見



曾蔭權：

唔該你唔好再亂搞『冇文化西九』，
唔好再亂搞『蝕本老鼠』。
唔該你唔好再硬銷倒退嘅政改方案，
唔好再屈辱市民搞對抗！
當奴曾，你令我想起掃帚頭！

睇唔過眼的中產小市民Laurart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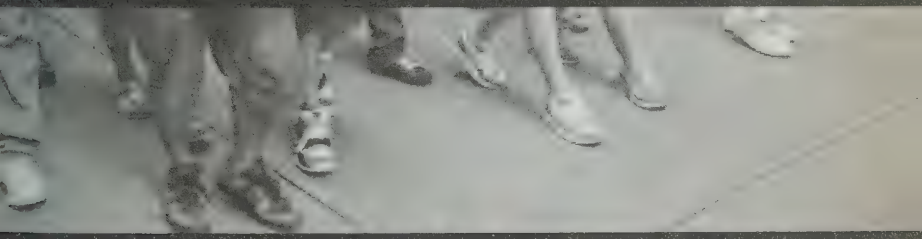
冇普選有傀儡有奸商　　十二月四日維園見

我懇請大家

不要讓兩年的心血與汗水，付諸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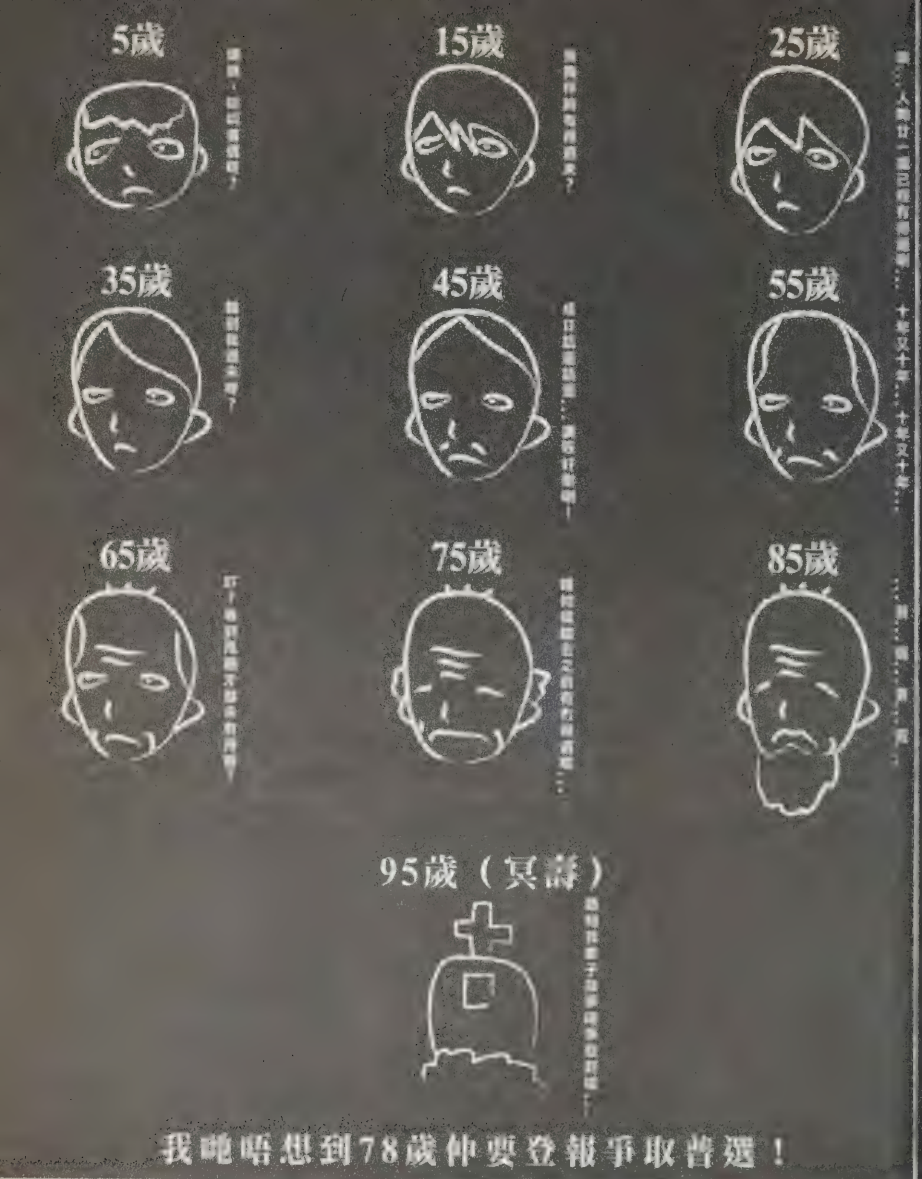
爭取要普及而平等 12.4 為未來 再上路

One small step for the marchers;



ne giant leap for all Hongkongers.

See you on 12.4 at Victoria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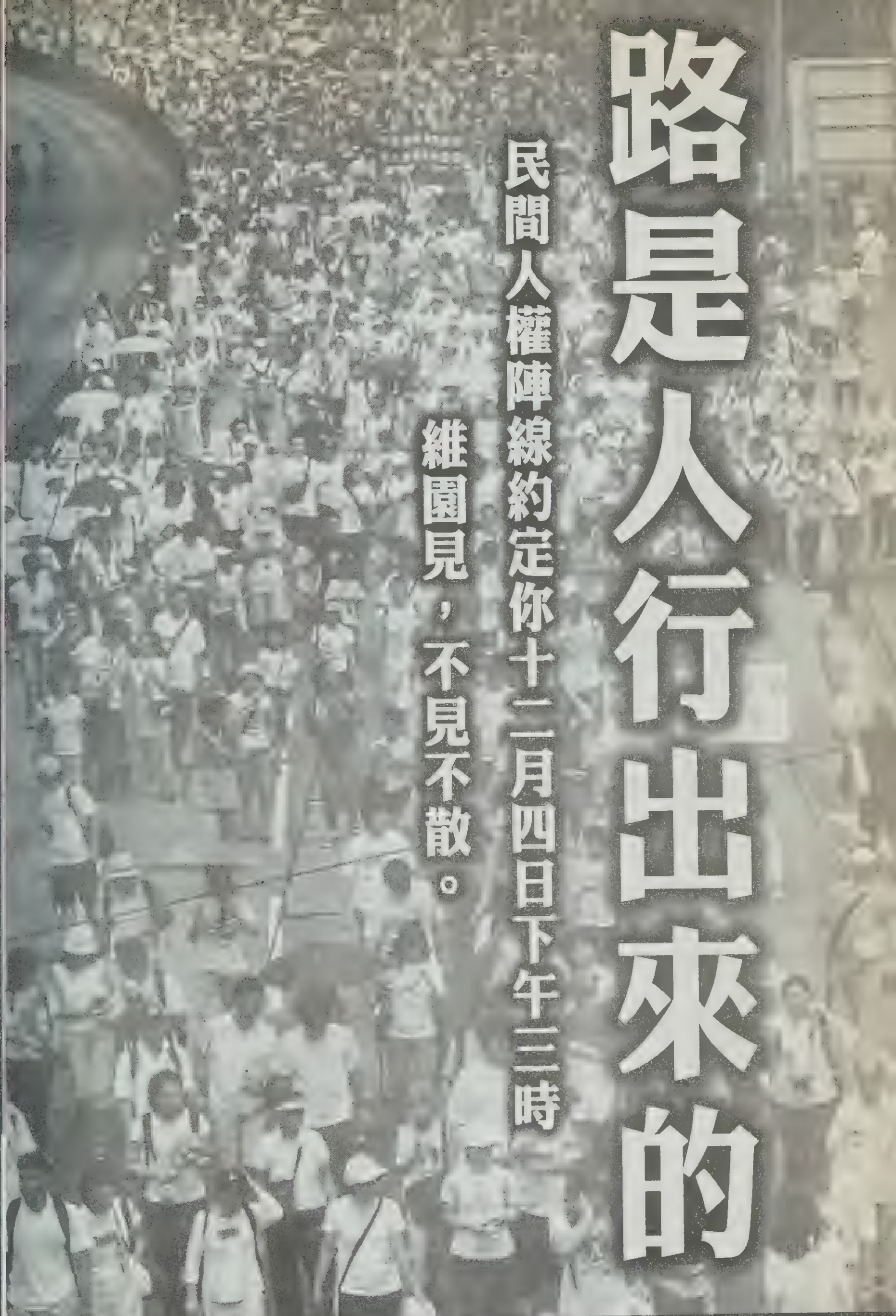


我哋要出聲！我哋要普選

12·4

下午三時・維多利亞公園見

一群熱愛香港的高登吉



[illegible]批，中國人權香港辦公室，中國工黨香港分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香港分部，中國民主黨香港分部，中國社會民主黨香港分部，[illegible]
[illegible]勞工通訊，牛棚書院，四五行動，民主前進力量，民主動力，民主黨，民權黨，先驅社，各地聲援王炳章大聯盟，[illegible]議員辦事處，[illegible]議員辦事處，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姊妹同志，性權會，非正規教育研究中心，前線，[illegible]議員辦事處，香港人民[illegible]，香港人權監察，香港人權聯委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民主之聲，香港民主[illegible]，
香港性學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政策透視，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illegible]人員協會，香港職業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華夏文化中心，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illegible]議員辦事處，彩虹行動，[illegible]
[illegible]議員辦事處，[illegible]，街坊工友服務處，新婦女協進會，新[illegible]，[illegible]

全力支持
政制方案

香港全民需要民主，更需要民生安定、經濟繁榮，我們都知道「沒有國，哪有家？」，「
民，哪有國家？」，國家已經實現改革開放，逐漸富強，尊重民主、重視民生，大家有目共睹
港進一步貫徹政商分離，不再「商人治港」，亦不是「公務員治港」，而是「以法治港」。「
治，哪有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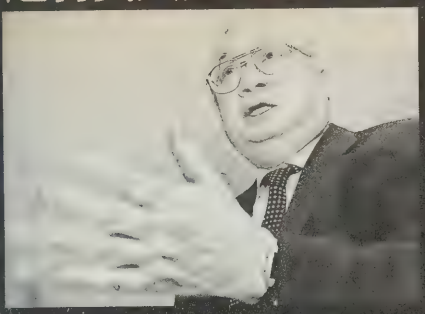
新任律政司司長對女模彭楚盈命案為香港市民公眾利益，親自介入，排除萬難，要求重新
因聆訊，為全港市民帶來青天重現之清新氣息。黃司長重視法治，敢於承擔認真的辦事態度，
費及感動，是謂公平、公正、公開的「以法治港」之良好典範開始。令全港有良知的市民士氣
只有以法治港，則能步向民主，始可讓公務員明白其職守及公僕身份服務人民而非公務員治港
中央選拔曾特首，及曾特首對黃仁龍授命為律政司司長之政制改革成功。反觀普選之需要「
進」，皆因各路人物勢力只會不斷伸手向政府要錢，要權，不顧社會和諧，不顧自我增值表
為與私利，陰謀瓜分權力，又未知何時何日始能真正培養出有氣質之政治家，或有實力的政黨
正民眾之代表。可惜只盡見是庸才暴露醜聞連連，令人痛心，又終日上街吵鬧的活劇角色全無
前，除此，亦有客觀條件存在，又如何能確實地定下事關重要的普選日期？

香港市民清楚明白，不相信會有民主派議員被政府牽住鼻子而軟化立場，反而更明白匆匆
選上某些自稱民主派議員只顧空談民主，爭名奪利而不自我檢討，實非市民之福。任何市民均
自由討論支持或反對政改方案或普選日期，但絕不同意以不民主手法及不顧法紀地威逼民主派內
一般市民所謂之不得轉軚去支持政制方案。只有盡力支持政制方案，方能確立公平、公正、公
「以法治港」，方能建立和諧繁榮今日之自由民主的香港，方能培養出高質素的政治領導，方能
港市民體驗出個別政黨政客真正對香港，對市民作出之貢獻及成熟表現的真面目，到時普選才可
讓有良知的他們高高在上統治(實為服務)我們香港市民，自然會有美好的明天。急於變天是否真
主？真正為民主？

懇請所有有良知的市民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爭取普選，支持法治，支持民主。

堂堂正正，有名有姓有良知的老伯
顧明均怒吼
十一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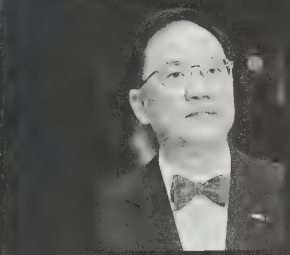
達官貴人如是說



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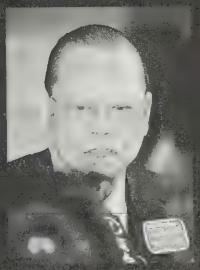
如果你去遊行就爭取到（普選），呢啲叫暴民政治。

2005-11-22



特首曾蔭權：美國女人都要等100年才有選舉權。

2005-10-27



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遊行就能達到目的？我不覺得。希望大家不要吵吵鬧鬧，不要再鑽牛角尖了。」

2005-11-24

政協常委何鴻燊：「香港（普選）2030、40年差唔多，使乜咁快！」

2005-11-12

政務司司長

許仕仁：實行普選，中產會逃離香港。

2005-11-15

政制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政局的發展不是由你或我去決定，而是由神（決定）。

2005-11-27

時事評論員

史文鴻：12月4日的遊行「去不止一百個」。

2005-11-24

專欄作家

梁立人：香港目前不適宜普選，也不需要普選。

2005-11-27

我們不是暴民，

我們只有一個卑微要求：一個普選時間表

12.4維園見

民情正在起變化

特首曾蔭權出盡渾身解數，連番到英美游說，越洋放話，指政改方案如被否決就原地踏步，港人上街是意氣用事。親密戰友許仕仁留守大本營，身段柔軟，嘻皮笑臉、盡說一些模稜兩可、任人解讀的中聽話。林瑞麟仍在審時度勢，說話就像錄音機一樣翻來覆去，因重播次數太多，錄音帶的磁粉已掉了不少，聽起來荒腔走板，滑稽得令人發笑。梁愛詩辭職後留下發揮餘溫，但已失去風采，說起話來像一個與民情脫節的過氣人物。

政改推銷的夢幻組合，一開始時還信心滿滿，他們以為手執兩大王牌，民意支持，中央拍板，但兩大王牌已逐漸退色，政改推銷顯得後繼無力。

曾蔭權訪英探美，不斷吹噓政改方案已獲港人支持，但中策組的民調，是政改方案推出前做的，民眾不知就裏，無從消化。方案經過討論後，民情正在起變化，中大亞太所的調查，顯示港人無奈接受方案的同時，仍有百分之六十五市民要求普選時間表，百分之七

十市民堅持〇七、〇八或二〇一二普選。如果英美政客明白內情，甚麼「滿意回歸後香港民主進程」的門面話肯定收回。

香港市民對政改是現實的，是寬容的，但也是執着的。即使中央已經否決，〇七、〇八普選無望，二〇一二可以考慮吧，何時才能實現普選，總得有個民主進程的時間表，讓我們有個指望，免得每年一小吵，四年一大吵，內耗不絕。這只是個極卑微的要求，但政改推銷員一開始就擺出強硬嘴臉：中央已經拍板，而且得來不易，無法修改、要麼接受、要麼拉倒，不得討價還價。這種橫蠻的方法是香港的辦事方式嗎？這種粗暴的嘴臉可以構建和諧社會嗎？

宗教領袖開腔了，教協動員會員上街，社工也計劃加入行列，如果不是有真正的民意基礎，現實的香港市民是不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廿三條的教訓還歷歷在目，董建華的愚蠢固執決定了他倉皇辭廟的命運，聰明醒目的曾蔭權難道還未嗅到燒焦的味道嗎？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八日《明報》

行政長官《香港家書》(附錄)

(2005年11月12日)

各位泛民主派議員：

我知道你們不接受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部份更寧願原地踏步也不接受政府的方案。雖然你們已經多次向公眾表明你們的立場，但由於現時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要時刻，我還是不禁要再問一次：各位，你們究竟反對甚麼？

除非大家完全漠視人大常委會去年就〇七/〇八選舉安排的決定，除非大家不顧《基本法》有關修改兩個選舉辦法的「三方共識」安排，否則不難看出政府現時的建議已是費盡心思，盡量將地區選舉的元素加入〇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及〇八年的立法會選舉。有人話，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及立法會的議席，不一定等於向普選邁進，甚至是民主倒退，民主歪路。但是如果我們看清楚增加的選委會成員是甚麼人，增加的議席是甚麼議席，就會明白這是一個向普選邁進一大步的方案。我

們今次建議把選委會人數增加一倍，令選委會人數由八百人增加至一千六百人。新增加的成員一半是從地區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個建議意味着普羅大眾對行政長官選舉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建議的〇八年立法會選舉安排亦有同樣道理。建議新增加的十個議席中，一半是由地區直選產生，另外一半是由所有區議員互選產生，擁有三百萬名選民的民意基礎。可見地區選舉元素不單存在於新增的地區直選議席之中，亦存在於五個新增的功能議席之中。試問這樣的建議怎會是民主倒退，怎會是民主歪路？

我知道大家十分堅持要有普選路線圖，普選時間表。政府其實一樣認為是需要有路線圖及時間表。但這些事項關乎整個社會前途，不能憑空想像出來，而是需要社會先作深入的討論。我們首先要商量一下究竟當我們實施普選時，立法會的組成應該是怎樣。有些人認為立法會應該是單議院制的，全體議員由一人一票選出來，非常簡單，無須多討論。但事情真是這樣簡單嗎？難道先進民主國家廣泛採納的兩院制，連一點討論的價值都沒有嗎？當我們連一些簡單的法律修訂，又或者政府部門開設一兩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都會在立法會反覆

討論，為甚麼對全港市民及香港整體有着深遠影響的政治體制，我們忽然又覺得可以粗枝大葉地處理呢？事實上，有關立法會將來組成的問題，我們早在第四號報告書已經提出了，但可能當時大家焦點都放在〇七/〇八的兩個選舉安排，所以沒有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但沒有討論，不等於問題不存在，問題還是要解決的。

我過去幾個星期在想，議員反對政府的建議，可能是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擔心政府沒有誠意推進民主。如果議員真是有這想法的話，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靜理性點看問題，如果政府只是想敷衍了事，我們大可隨隨便便建議加入幾個傳統性質的功能組別入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然後由得立法會辯論，「得就得，唔得就算」。但我們沒有這樣做。如果我們就路線圖、時間表等問題是存心採取拖字訣，我們大可一直含糊其詞，而不是指定由我親自主持的策發會轄下的委員會去跟進。大家亦不要忘記，一些對邁向普選有幫助的措施，特別是培養政治人才及增加社會人士參與政策制訂的措施，我在《施政報告》中已承諾會開展。如果我們沒有誠意推動民主發展的話，我們又為甚麼要這樣做？

有一種說法認為你們採取強硬立場和對抗行動，是

因為你們希望迫使中央推翻人大常委會去年的決定，或者立刻訂出普選時間表。我希望這說法不是真的，首先中央的立場與普選並不對立。普選已是憲法中的承諾，不會動搖，其次，即使從實際方面來說，強硬對抗是不可取的。根據我以往與中央討論事情的經驗，最有效的溝通方法是理性及講道理的方式；用強硬威迫的手段，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各位泛民主派議員，我衷心希望大家放下成見，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及《基本法》的安排，作出對民主發展最有利的決定。對於香港的民主進程來說，我相信沒有甚麼比原地踏步更加可惜。我希望各位議員作出決定前，可以細心思考這個決定，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究竟是幫了忙，還是幫倒忙？

曾蔭權

2005年11月12日

上街不是強硬對抗

曾特首日前發表《香港家書》，「強硬對抗是不可取的。用強硬威迫的手段，往往只會適得其反。」溫柔敦厚，也苦口婆心，但殺氣騰騰。把爭取民主說成是強硬，和平集會說成是對抗，骨子裏與番禺太石村黨委書記有甚麼分別？回歸八年，香港已喪失了昔日的風采，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城市，曾蔭權的《香港家書》，把這個噩夢用白紙黑字寫出了漸行漸近的政治醜陋。

二〇〇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和平理性，秩序井然，垃圾桶一個也沒翻倒，玻璃一塊也沒打爛。不少人看到了這樣的感人鏡頭：一位年輕人越過警方的封鎖線，留守的警員緊張地盯着，他一股勁兒向前走，把汽水罐放進垃圾桶，然後施施然走回原位，並向警員禮貌地示意，說聲：「對不起，麻煩晒。」

五十萬人上街，甚麼亂子都沒有發生，甚麼狀況也沒有出現。上街的第二天，人人舒了一口怨氣，個個懷着愉快心情，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一切回復正

常，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有香港人這樣的水平？如果把這樣的理性和平，說成是強硬對抗，甚麼叫做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曾先生的《香港家書》，作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示範。

曾蔭權又說：「政府其實一樣認為是需要有路線圖及時間表。但這些事項關乎整個社會前途，不能憑空想像出來，而是需要社會先作深入的討論。」曾先生，如果你不是故意失憶，不是老人癡呆的話，香港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二十年前已開始討論了。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開始草擬《基本法》，不同派別拿出了自己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其中最保守的兩局共識方案，也把立法會全面普選，定在二〇〇三年，即是五十萬人上街的那一年。

曾先生說時間表和路線圖要深入討論，回歸八年，政府有作過規劃，有提出過討論嗎？甚麼都沒有。主理政制事務的林瑞麟局長，整天忙於埋首研究將愛國變成一生的承擔。現在民意轉勢，政改方案面臨否決，突然又提出所謂的「深入討論」，擺明是拖字訣，是緩兵之計。等了二十年，七十八歲的老人家說：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這種慨歎和焦慮，這種憤怒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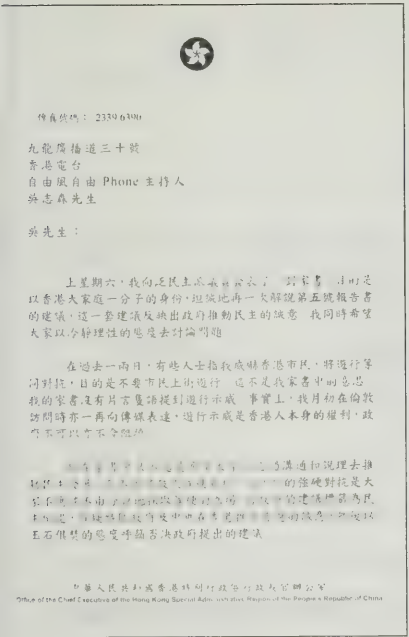
奈，以政府的前科，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七十八歲長者擔心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普選，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那一年出生、二十一歲的大學生柯程欣也有同樣的憂慮。柯同學在電台接受我的訪問，他說，人大常委突然否決〇七、〇八普選，說不定又會用不同的藉口，否決二〇一二的普選，然後是一六、一七年、一直否決下去。他也擔心看不見普選的一天，也是有很強的事實根據的。

上街不是強硬，請願不是對抗。不在這個時候說出自己的心聲，或許從八歲到八十歲的香港人，都不會看到普選的一天。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蘋果日報》

閱讀後・我的意見



傳真號碼：2339 6390

九龍廣播道三十號
香港電台
自由風自由 Phone 主持人
吳志森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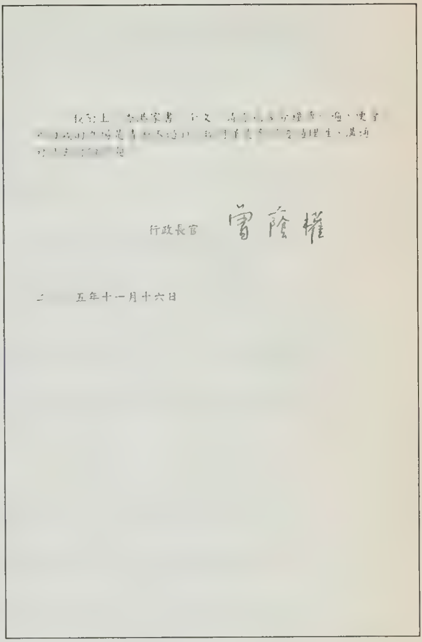
吳先生：

上星期六，我向全民主示 [illegible] 家書 [illegible] 是以香港大家庭一分子的身份，坦誠地再一次解說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這一套建議反映出政府推動民主的誠意。我同時希望大家以冷靜理性的態度去討論問題。

在過去一兩日，有些人士指我威嚇香港市民，將遊行等同對抗，目的是不要市民上街遊行。這不是我家書中的意思。我的家書沒有片言隻語提到遊行示威。事實上，我月初在倫敦訪問時亦一再向傳媒表達，遊行示威是香港人本身的權利，政府不可以亦不會阻撓。

[illegible] 溝通和說理去推 [illegible] 的強硬對抗是大 [illegible] 的建議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以玉石俱焚的態度呼籲否決政府提出的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llegible]

行政長官 曾蔭權

二 [illegible] 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電台節目、報紙專欄，不少人評了曾特首的《香港家書》，指市民上街爭普選，不是強硬對抗。後來接到曾特首的來信，澄清他的家書原意。

曾蔭權的「主動公關」，確實較董建華的「不願做騷」強得多。可是，曾蔭權強政勵治，連澄清的字眼也愈來愈烈，由「強硬對抗」，變成「玉石俱焚」。「主動公關」做得過頭，反而愈描愈黑。

策發會是政治酬庸打哈哈聯誼會

如果策發會是個焗爐，曾蔭權這個麵包師傅的手藝實在太差勁了，材料比例失衡，酵母份量太多，麵包體積無限膨脹，超乎焗爐可以容納的限度。出爐的麵包，怪形怪狀，看一眼也覺飽飽滯滯，食不下嚥。

按原定計劃，策發會人數大約一百。但由於商會和愛國團體反應踴躍，熱情舉薦精英加入，曾特首不想辜負盟友的濃情美意，幾乎來者不拒。如此這般，策發會比原定規劃脹大了百分之五十。於是，策發會由曾特首最重要的諮詢組織，變成了政治酬庸打哈哈的聯誼會，人多口雜，大而無當，重大政策在策發會醞釀發酵，變成一句想當然的空話。

策發會裏，有一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用曾特首的說法，這個組織架構，會自自然然產生政改路線圖，自自然然形成普選時間表。縱觀近四十個成員名單，泛民主派不到五分一。會內絕大部份都是保皇派，個別立場更是極端保守，要他們與泛民主派坐下來打麻

將，打多大打甚麼牌都不可能協調，遑論要他們就政改路線圖時間表達成共識。

把幾十個立場南轅北轍的人放在一起，除了吵架，還可以做甚麼？最後，曾蔭權出來宣布，由於策發會無法達成共識，反映港人對普選仍然眾說紛紜，唯有按下不表，容後再說。於是，甚麼路線圖時間表的爭論，由此而引發的張力，在吵吵鬧鬧的醬缸中消弭化解，不費吹灰之力。策發會有這樣的設計，就必然預計到有這樣的結果。

整天研究「愛國是一生承擔」的林瑞麟局長，把政改比喻成魚與熊掌，先通過五號政改方案，先吃了魚，然後在策發會討論路線圖時間表，再得熊掌。這個比喻聽起來令人渾身不自在，使人聯想起金魚佬拿着一袋金魚逗小女孩的花言巧語。路線圖時間表給人追得緊了，就拿策發會出來做緩兵之計，但策發會的設計組成實在太差勁，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用策發會來滅熄上街怒火，看來是打錯算盤。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明報》

制度性官商勾結

巴士「可加可減」機制出籠，市民對綑綁式預繳措施反彈強烈，輿論大嘩，主事官員廖秀冬局長說：始料不及。我不敢挑戰廖局長的能力和識見，但她對民間疾苦認識之貧乏，真的令我始料不及。

有電台聽眾說為抗議這個倒行逆施的「可加可減」機制，呼籲市民十二月四日上街。民間智慧的確比官僚智慧強得多，官員連這種明顯搵笨的預繳措施也會接受，是天秤向大商家大財團一面倒傾斜的必然結果。

由殖民時代的愉景灣、回歸後的藍灣紅灣、到今天嘉亨灣，問題如出一轍。地契沒寫清楚地積比率，公共設施是否計算在內也含混不清，地產商借合約漏洞得寸進尺、予取予攜。主事官員酌情權之大，全無制衡，即使其他部門反對亦照准無誤。這情況長期存在，業內人士早已熟悉箇中奧秘。官員也明白問題所在，但卻聽之任之，袖手旁觀，全無改善之意。

狀況接二連三，港人的血汗錢如黃河之水流向大

海、傾倒在大財團貪得無厭的口袋中。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沒有涉及營私舞弊、也沒有違反規條，那麼問題出在哪裏？問題出在政治制度上。香港有沒有官商勾結？有，是合法的，我稱之為「制度性官商勾結」。

行政長官無論由八百人或一千六百人產生，「選民」絕大多數是富商巨賈，和與他們有着千絲萬縷關係、靠地產財團「搵食」的專業人士。基本上，大財團控制了選委會，行政長官靠他們的一票才可鞏固權位，實行沒有商人的商人治港，財團得罪得起嗎？

如果把地契的漏洞堵塞了，把納稅人的錢看守得嚴嚴密密，地產財團還會支持政府嗎？如果跟巴士公司的談判企硬、不隨意放水，他們在選委會的票還會投給這個行政長官嗎？

沒有普選，「制度性的官商勾結」是必然的。為了阻止藍灣紅灣嘉亨灣繼續出現，要求巴士取消綑綁式預繳車費，要從制度上制止官商勾結，看來，十二月四日上街，還是必須的。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明報》

尋找葉劉

最近，坊間流行一個「尋找葉劉」的遊戲，據聞，是由一位資深傳媒人提出，大意是泛民主派要發動群眾上街，力度還是不夠，要四出找一個像葉劉這樣的人物，把群眾「辣着」，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葉劉是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icon。戴着墨鏡，穿上皮褲，嘴角含蔑的形象，使不少人在噩夢中驚醒。罔顧民情，霸氣衝天，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內的傲態，仍在群眾中纏繞不去。

經過廿三條一役，官場政界對「葉劉」避之惟恐不及。推銷政改方案，官員們強擠笑臉，留聲機一樣重複着他們自己也不明白不相信的廢話，絲毫不敢講挑釁性的話。曾蔭權《香港家書》一句「強硬威迫」，市民反彈，馬上寫信給專欄作家澄清。本能上，官場政界都與「葉劉」劃清界線。

「葉劉」真的很難找嗎？又不盡然。顧明均先生全力支持政改方案的全版廣告，繼之而來的一連串申訴、報警、索償，已開始在群眾中發酵，漸見「葉劉」效應。胡

應湘爵士的「暴民政治」論，引起強烈反應，他登報澄清，愈描愈黑，因為根本無人說過「政改由上街人數多寡來決定」，遊行只是文明社會意見表達的一種常見形式。胡爵士的「葉劉」效果，比顧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十年了。由二十年前反對立法機關引入第一個直選議員開始，極端保守的商人提出的理由根本絲毫沒有變過，他們身家一天一天在暴漲，但花崗岩頭腦也漸漸變成化石。甚麼「港人不成熟」、甚麼「普選會產生福利主義」、甚麼「一夜民主會亂，會變成印度非洲」。聽了二十年，耳朵也起繭了，這些老掉牙的所謂理由，聽來說去，只是要維護他們那種予取予攜的遊戲規則，保住他們盤滿缽滿的既得利益。他們的don't rock the boat，其實只是don't rock my boat，只要我們仍然能穩賺不賠，管他的制度不良人民死活。

「尋找葉劉」一點不難，氣候一到，他們會自動獻身。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明報》

鄭重聲明

本人星期二在外國記者協會的演說，指出《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份，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體制度。"

《基本法》亦規定政制改革方案須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本人認為政制發展應要循序漸進，同時呼籲港人按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方案，爭取立法會議員多數通過，爭取特首支持向人大常委會備案，為政改踏出第一步。

在演詞中，本人已強調香港居民絕對有集會、結社的權利，但認為如果政制改革是以上街遊行和人數多寡去「決定」，而不是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違憲法治，那與「暴民政治」何異，這論點大部分報章均有詳細報道。然而，有個別人士將本人的言論，歪曲為「上街遊行」等同「暴民政治」，藉此號召更多人上街遊行，本人深感遺憾。

本人肯定香港居民有上街遊行表達意見的權利，
但上街遊行「決定」政改方案則有違法治精神。

各界如能團結一致，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正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將會是更有效、更快能爭取到《基本法》規定「**最終達到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胡應湘
第三代香港居民
2005年11月23日

香港人，請自決未來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設大閘蟹家宴，邀請城中官紳巨賈、地產大亨出席。本來，有錢人請客，喜慶聯誼，賓主盡歡，外人不容置喙。但家宴的客人，卻包括特首曾蔭權、房屋規劃局局長孫明揚，更有嘉亨灣的地產發展商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

孫明揚才剛剛宣布成立三人獨立小組調查嘉亨灣事件，轉頭又與特首一起，跟主角地產商老闆同枱夜宴。眾目睽睽，當然不會也不敢公開談論嘉亨灣，但難道他們真的不明白，這種堂而皇之、毫不避嫌的姿態，會影響調查小組的公信力嗎？

行政長官由八百人選出來，即使將來增加到一千六百人，在田北俊家宴中同枱吃飯的地產大亨，和跟他們「搵食」的各路人馬，已經對誰做特首有決定性的影響。特首固然要攏絡他們，局長也要以行政長官馬首是瞻。政策向地產商傾斜，在今天的權力結構來說，顯得理所當然。一天沒有普選，這種「制度性的官商勾結」就一天

不會消失，這種明目張膽的宴會，只會一天比一天頻繁。

明乎此，將會討論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的策發會，為民主政治設下「五不限制」，就一點都不會令人意外和奇怪了。策發會行政委員會的文件說，民主政治要「不影響、不破壞其他範疇發展；不影響經濟的繁榮；不做成不安不穩；不破壞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不傷害香港和中央以及內地同胞的信任和情誼」。把民主說得像禽流感一樣，要在方圓五公里範圍內全面撲殺，並大面積灑上消毒藥粉以防民主像H5N1般傳播。

既得利益的大地產財團，早在二十年前開始宣傳他們這套反民主理論，聽得耳朵也起繭了。今天策發會把它寫進白紙黑字的文件中，沒有任何新意，只是政府把財團反民主的理由照單全收，特區政府赤裸裸的反對民主，連一層薄薄的包裝紙都不需要了。

好幾位地產大亨都公開聲明他們反對普選，並把上街爭取民主的港人說成是暴民。財團反對普選，理由很簡單，如果特首由全民選出，所有立法會議員由一人一票產生，遊戲規則將會改變，他們還可以在甚麼大閘蟹宴，甚麼紅酒宴中盡情游說，還可以在杯觥交錯，賓主

何鴻燊的生日願望

全港市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政改成功

香港人最愛說民主，但要知道，香港人能夠開始享受民主，是由《基本法》所賦予。在英國管治香港百多年的歷史中，香港一向只有自由，民主卻欠奉。

因此，香港市民對國家賦予香港人民主的誠意上，實在毋須有所懷疑。事實上，民主發展在任何國家、地區的政治歷史中，都以循序漸進的效果最好，而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若只斤斤計較於日期的確立，只會流於意氣之爭，正如你說零七、零八，他說壹壹、壹貳，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見，重要的是方向是否正確，能否為未來的「雙普選」創造有利的條件，至於所邁出的一步是否夠大，只是一個程度性問題。當然，大家可就這個程度作理性討論，但若動輒訴諸於對抗性行動，對於香港整體社會而言，只會是弊多於利。事實上，號稱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美國，其總統也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的。

雖然政改方案未有列明普選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但以曾蔭權特首為領導的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明白市民希望盡快落實普選的意願，在這點上，政府與廣大市民的意見是一致的，更希望在政改方案落實後，讓大家一同監督政府的運作，有充足的討論時間，可以更恰當地定出普選時間表。這是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態度，為何卻要一再加以懷疑，甚至武斷地判定政府毫無落實普選的誠意？

[illegible]，中央政府奉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回歸前後，保持不變，市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illegible]顯示，多數市民接受政府的政改方案。既然這是一個多數市民接受的方案，為何仍有人聲稱必須尊重民意的同時，卻又要求[illegible]遊行，反對接受政改方案，與政府對抗呢？

過去，香港社會經歷了攤耗性的經濟動盪，現時香港經濟復甦，際此時刻，是否還要在政治爭拗上加深「內耗」呢？口說為民，卻連讓市民可以[illegible]機會也要剝奪，聲稱為香港前途著想，卻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 (WTO) 的重要時刻，在面臨外來勢力有可能的衝擊下，還要鼓動市民上街，令政府分神於內耗，未能集中全力於這個對香港前途有重要影響的盛會上，有損香港主人翁的身份，於香港最需要展示團結的時候，卻忙於為政府添煩添亂，這樣講一套而做一套，不怕讓人覺得自相矛盾嗎？況且上街遊行，雖然市民有權自由選擇表達意見的方式，但是萬一為人所乘，遊行演變成為騷亂，將會嚴重打擊香港在國際間的聲譽，外來投資也必定受到影響，這些都並非作為香港市民所樂見。

政制改革是中央與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任何政改方案必須經過一定程序，以達成共識，同時也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否則都是不切實際的。現時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已向「雙普選」這個目標邁進，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理應獲得接受和支持，否則[illegible]方面說為民主，但另一方面卻不支持政改方案，寧願原地踏步，結果只會阻礙民主進程。如果說，堅持鼓動市民上街遊行，堅持反對政改方案是[illegible]理想的表現，倒不如說這是罔顧大多數市民的意向，堅持為謀個人政治資本而與政府對抗的自私行徑，應該負上阻礙民主發展進程的責任。

市民需要安定，社會需要和諧，大家何不各安本份，做好本業，做律師的應專心為市民解決法律疑難，而做主教的應保持中立，專心牧民工作，與教民多講耶穌，本人一向都非常支持宗教自由，支持宗教活動，亦有幸獲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授予羅馬宗座爵士勳章。本人今天八十四歲生辰，目睹香港在過去與現在，都是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一直以來，宗教與政治互不干預，和諧共處，世上少有。我衷心希望此現狀能一直保持下去，大家齊心協力，共建和諧、安定、繁盛的香港！

2005年11月25日

盡歡中予取予求嗎？民意的授權、監察、制衡，至少令他們有所顧忌，官員們也會明白真正的老闆是誰，不敢一面倒向大財團傾斜。

地產大亨何鴻燊說，如果十二月四日上街只有五萬人以下，就很理想，五萬人以上，政府就要想辦法應付。何博士以五萬劃線，說明人數是決定性的，甚至是關鍵。香港人齊心協力表達對爭取民主的決心，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會出現；相反，如果上街的人數寥寥無幾，官僚和財閥大可振振有詞，說香港人根本對民主無甚興趣，更保守的政改步伐就會如期推出，更明目張膽的官商勾結將會公開進行。

香港人，你要一個怎樣的將來，作出自己的選擇吧！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行政長官曾蔭權電視講話（附錄）

原地踏步，普選更遠

（2005年11月30日）

各位親愛的市民：

在我的記憶中，過去無論是總督或者行政長官，都絕少透過電視就政制問題直接向大家講話。我今次選擇這樣做，是因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快將踏入關鍵性的十二月，我們的政制發展能否向前邁進一大步，還是被迫原地踏步，立法會在三個星期後就要作出決定。在此重要時刻，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向大家講出我的想法。

我們的政改方案是一個民主的方案，可以令香港朝向普選的目標，邁出重大的一步。這個方案將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大幅民主化，原來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到一千六百人。四百個直選區議員全部加入選舉委員會，他們由全體三百多萬登記選民選舉產生。立法會方面，亦增加十個新議席，五席由地區直選產生，另外五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同樣擁有三百萬選民的民意基礎。

我在過去幾個星期，不斷捫心自問，有沒有一個更好和可行的方案。大家都知道，香港社會對發展普選的步伐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有人覺得現時的政改方案發展得不夠快，想盡快實現雙普選；亦有人覺得太快，恐怕會削弱了原有制度的優點，影響不同界別的平衡參與。我們提出的方案雖然並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但已經諮詢過公眾一段很長的時間，盡量照顧到社會各界的訴求，可以說方案是得來不易。我懇請大家不要讓兩年的心血與汗水，付諸東流。事實上，我也想不出有更適合香港現況而可得到各方支持的方案。

我們現在面臨民主發展停滯不前的危機，一些人士堅持政府應立即提出普選時間表，否則將不支持政改方案。他們的立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支持政府方案與爭取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有甚麼衝突呢？為何否決政改方案反而會幫助我們訂下路線圖和時間表？究竟這樣做對香港民主發展有甚麼好處？究竟這樣做是否符合香港市民的利益和意願？

根據不同民意調查，多數市民是支持政改方案的。更重要的是，大多數的市民贊成將〇七、〇八年的選舉安排和訂定普選時間表這兩件事分開處理。由此可見，香港市民相當務實，不贊成將政改方案和時間表綑綁在一起，認為應先通過政改方案，讓政制可在〇七、〇八年朝普選方向發展。

我們要邁向普選，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是第一步，有關下一步如何發展民主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我承諾會盡快在策發會及其他途徑充份討論。我們不能急就章，但亦絕不會嘆慢板。

各位市民，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已經走到十字路口。若果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香港的政制就可以朝向普選行前一大步，有了成功實踐的經驗，就如何邁向

全面普選達成共識的機會便會更大。若果立法會不幸否決政改方案、〇七、〇八年的政制將停滯不前。若是這樣，我們怎能期望二〇一二年的政改方案可以更易取得社會共識、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呢？究竟香港達至普選會快了，還是慢了呢？

我們距離成功推進民主政制，只差一步之遙。我們會盡最大努力，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政改方案。我全力支持按《基本法》發展普選，議員也有共識要向普選邁進，實質上我們並無分歧。現在的分歧只是要不要把普選時間表和〇七、〇八年的政改方案分開處理。希望各位議員本着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和意願，反映民意，投下理性的一票。

各位市民，發展政制民主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也是中央政府的一貫方針。讓我們一起努力，用務實的態度，推進香港政制發展，千萬不要錯失眼前的機會。如果今次選擇了原地踏步，普選的一天，只會更遠，不會更近。

(視像：http://webcast2.info.gov.hk/2005/ce/ce3011a.wvx)

爛橙賣不出責不在顧客

特首曾蔭權事先張揚發表政改電視講話，等了大半天，期望着對膠着的政局有突破性的讓步，但希望愈大，失望愈大，電視講話不但未能降溫，反而喚醒市民，民主政制，的確已經走到十字路口。

從電台烽煙節目的反應來看，曾特首的講話，將會激起更多市民十二月四日走上街頭。向特首獻計上電視的智囊，究竟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曾蔭權透過電視講話向市民動之以情，但新意欠奉。分析其內容，不外乎方案得來不易，已向民主邁進一大步，先通過方案，後談時間表，若遭否決，民主原地踏步，普選將會更遠。我們聽了幾個星期，都是這種理據不通的混亂邏輯，聽得令人厭煩。

小販賣橙，自讚自誇，天下無雙。顧客逐個挑，發現這個乾巴，那個爛掉，一個也挑不上。小販早已沉不住氣，鐵青着臉，惡形惡狀，要麼全買，要麼拉倒，還揚言今次不買，顧客就受到懲罰，以後都沒有橙吃。這

樣的邏輯說得通嗎？

無論曾特首許司長如何盛讚政改案香甜多汁，大件抵食，但市民都是認為毛病太多，一些認真的顧客甚至認為方案太爛，不肯收貨。稱職盡責的推銷員斷不能發難，把做不成生意的責任全推到顧客身上，並出言恐嚇，以後都不賣給你。推銷員應該回去跟公司檢討，貨品出了問題，顧客不滿，應如何改進，再推出市場。推銷員出身的曾特首，應該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吧！

曾蔭權上場，強政勵治，效率神速，一改前任拖拖拉拉、議而不決的做法。敢於利用現代媒體與市民溝通，更見其掌握摩登的政治技巧。但這些公關手段，都只是一張張的包裝紙，拆開包裝，仍是一個個的乾橙爛橙。香港傳媒發達，教育程度高，民智已開，矯情訴說的效用愈來愈低，港人喜愛亮麗叮人的包裝，但更着重有實質民主進步的內涵。

曾特首，乾橙爛橙是賣不出去的，要顧客滿意，換過一批真正香甜多汁的好橙吧！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明報》

行政長官曾蔭權就12.4遊行會見傳媒談話內容（附錄）

（2005年12月4日）

各位，我們今天見到數以萬計的市民參與遊行，他們是爭取普選、他們是爭取民主，特別是普選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我在這裏向大家說，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熱誠、他們的追求，我是完全感覺得到的；而中央亦是完全理解的。在我眼中看來，今次參與遊行的人士，不是一堆數字，他們是一個個有熱誠、有理想、愛香港的市民，他們不希望香港的民主發展會原地踏步，他們與廣大市民一樣，都是熱愛香港，希望香港的政治制度能夠與我們其他的成就相匹配。

大家都見到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現時正在積極地，

而且有秩序地帶領我們的社會面向、邁進普選。我們對普選這個承擔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再者，在政制發展的五號報告書裏所提出的方案，特別是向民主發展提供一個躍進點，如果這個方案得到通過的話，我們的民主步伐只會更快、不會慢；只會前進，不會停滯不前。

大家都知道，市民對於民主的訴求及五號報告書的內容是沒有矛盾的。事實上，落實五號報告書的建議，特別是對於〇七／〇八的選舉方法，以及制定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是沒有衝突而可以共存外，更是相輔相成的。

我年紀已經過了六十歲，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見到香港普選的誕生，我的願望與香港廣大市民都是一樣的，與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長者一樣，是沒有分別的。

最後，我很高興見到今天整個遊行過程是很和平、很順利地進行，雖然交通方面有少許阻塞，電車大約停駛了三個小時，但我相信香港市民是可以諒解的。香港市民無論立場如何，都會為這次香港人再次展示我們理性的一面，是值得驕傲的。

（視像：http://webcast2.info.gov.hk/2005/ce/ce0412.wvx）

如果曾特首活到一百歲

遊行開始後整整幾個小時，相信特首曾蔭權的眼睛一刻都不敢離開電視熒光幕。當他的老上司陳方安生真的出現，證實了報紙的傳聞，更令曾先生坐立不安。陳太回應會否參政，說見一步行一步。曾特首心中盤算，到底我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遊行結束不到一小時，特首曾蔭權在禮賓府對傳媒發表講話，沙啞的聲音，繃緊的面容，虛怯的身體語言，都說明了遊行的人數和聲勢，都大大出了他自己和身邊師爺的意料之外。曾特首表現得愈來愈不從容了，做夢也想不到，他挾持高民望被胡總欽點，以為政改方案也會恃着民望過關，但七十八歲老伯的良心悲鳴，觸動老中青三代的急迫焦慮，再加上陳太在最不適當的時候突然插上一腳，與早前用口哨吹國歌的輕鬆相比，曾先生已剩下沒多少從容的空間了。

曾先生說了六次「不要將遊行人士當成一堆數字」，說得令人感動。如果數字不重要，警方又怎會將遊行人數刻意矮化為可笑的六萬三千。董去曾來，經濟反彈，

負資產減磅，怨氣消了一大半，官員民望高企，但仍有最少十萬，可能多達廿五萬的市民，純粹為了雙普選的訴求上街，說明了港人是成熟的，人格是高尚的，意志是堅定的，不會因為有飽飯吃而放棄他們應得的權利。

他們雖然未必有特權投特首一票，但這些教育程度高、見普選而不會逃亡的中產，正正是香港的中流砥柱。稍為有智慧的政治家，會愚蠢得把活生生的一個個人，當成是冷冰冰的一堆堆數字嗎？

曾先生又主動說，自己已經年過六十，有生之年，「一定見到香港普選誕生」。

香港男人平均年齡七十八歲，保養得好，百歲人瑞仍活得非常健康。如果曾特首真的活到一百歲，四十年後才有普選，也沒有違反今天在禮賓府的莊嚴承諾呀！那麼七十八歲的老伯，你要堅持住，你要活到一百二十歲，才會見到普選的一天，但你等得了嗎？

曾特首，不要再販賣那廉價得以為可以感動人心的空話了，讓你自己、你的兒子和他們的下一代可以看見普選的一天，拿出政治家的勇氣，排除障礙，向中央痛陳利害，極力爭取，制訂出一個合理的普選時間表，香港人會永記你的功績。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六日《明報》

老身魅力猶在　誰能與我爭鋒

十二•四遊行，陳方安生事先張揚，高調現身，一石激起千重浪，陰謀解讀，鋪天蓋地。有趣的是，陳太重出江湖，無論保皇黨和民主派，都如坐針氈，惶惶不安。

陳太被迫下野，偶而對朝政指指點點，但沒甚麼殺傷力。今天突然萬人簇擁，勸進選特首之聲不絕於耳。左派老人跳將起來，說甚麼「狐狸尾巴」、「狼子野心」、「棋局已經下了二十多年」，彷彿有龐大陰謀勢力在幕後操控。這種怨毒最適合他們的脾胃，中國搞了幾十年政治鬥爭，任何陰謀論都會變成自我實現的惡性預言。

同是港英餘孽，左派對曾蔭權也沒甚好感，區議會方案明益民主派的耳語不絕，礙於阿爺仍信曾特首，左派唯有忍氣吞聲。陳太則不然，阿爺早已對她判以政治

極刑，處處防她政治翻身，善於察言觀色的左派便敢於用任何惡毒的語言對陳方安生肆意攻擊，可見唯權唯上的左派早已放棄了自己的頭顱，用阿爺的腦袋代替了自己的腦袋。

但要命的是，阿爺的轉數比你們快，起用曾蔭權已令不少左派轉不過來，說不定有一天阿爺認為陳太更有駕馭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提拔重用，左派屆時又要自我檢查重頭調整。在政治高速公路上，切勿跟車太貼，否則隨時車毀人亡。

陳太出遊，「見一步行一步」，泛民主派的醋意，遠至中南海也可聞到陣陣酸味。陳太是專制代表，沒民主往績，今天借勢殺出來割禾青，泛民當然不會順氣。但民主派有沒有自我檢討，民主運動搞了幾十年，為何沒出一個魅力領袖？為何來自殖民地官僚系統的曾蔭權和陳方安生，民望一直高企，沒有一個泛民領袖可以望其項背？如果陳太果真出來掠奪民主果實，泛民應該從頭到尾檢查自己真正出了甚麼問題。

陳方安生在群眾中現身兩小時，已將各路人物搞得人仰馬翻，即使僅此而已，真的沒有任何政治後着，已夠陳太滿足了。老身魅力猶在，誰能與我爭鋒！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九日《明報》

誰是曾特首的蠶蟲師爺？

自政改方案發表以來，很久未見過曾特首意氣風發了。那天，他出席完中學校慶典禮，拿着資料，興高采烈地走到記者面前，大談中大亞太研究所剛發表的民調數據。

曾特首說：「我看到這個方案支持的數字，單是在正式發表過意見的人中，有63%是支持這個方案，而不支持這個方案通過的，則只有37%，而(接受方案的)數字比上月是更加高的。」

不明所以的市民，單看曾特首獨家演繹的民調內容，以為民意突然轉勢了，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後，支持政府方案的市民不減反增了。但只要聽聽民調主持人王家英先生的說法，市民又不免心生疑惑。王家英說：「有49.9%的受訪者表示整體上接受此一方案，較上次調查顯著下降了8.9%，表示不接受的有28.9%，較上次調查上升了5.3%。」

大遊行後，究竟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多了？還是反對

的人多了，為何特首與王家英的說法有如此重大出入？多番追問，特首辦終於在晚上澄清了。原來，政府先剔除民調中「部份接受部份唔接受」、「無意見」、「唔知道/唔識」的數據，只計算「接受」與「唔接受」兩項，然後得出超過六成市民支持方案的結論。至於方案支持度，為何曾特首說升了，王家英卻說下跌近百分之十？原來曾先生用了上月另一項調查做比較，而不是亞太所管治研究組的同一項調查。

任何稍稍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在民調中說「沒意見」、「不知道」，都是意見表達的一種，絕不能將之剔除，如果連最基本都搞錯了，教授是無法讓你及格的。至於不同調查方法的民調是不能直接比較的，正如蘋果和橙不能相比，這只是常識，根本不用解釋的了。

曾先生身邊猛將如雲，教授學者多得很，應該不會引導他犯如此離譜的錯誤吧。但曾特首周圍的蠶蟲師爺也不少，危急之下，藥石亂投，鬧了如此一個大笑話，能向徒子徒孫江東父老交代嗎？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報》

傳統左派為自己而戰

一場轟轟烈烈挺政改的人海戰已經展開。以工聯會為首的十多個「愛國愛港」團體，在全港七百個地點發起簽名行動。左派報章頭版報道，第一炮已收集到三十萬個簽名，工作天、照常營業，屋邨阿嬸阿伯繼續接力。目前熱火朝天的趨勢，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政改方案表決，埋單計數，簽名人數起碼翻兩番，弄不好會過百萬，大大超越二十五萬人上街的人數紀錄。

不少聽眾打電話到電台投訴，說上辦單位誤導群眾。熱心的伯伯嬸嬸拿着簽名表格，大叫「支持普選！支持曾蔭權！簽個名！」群眾熱烈響應、看真才發覺被「搵笨」。又有街坊大娘大叔籌辦南丫島一天遊，連來回交通包豐富海鮮餐只收五十大元，超值享受。飯飽酒足，組長拿出表格，要團友簽名支持政改，支持曾蔭權，繼續支持抵食夾大件的龍蝦青斑海鮮餐。

簽名如何得來？有沒有代表性？都不重要，以上一切，只是偉大事業的小小瑕疵，有氣魄的人是不會婆婆

媽媽、斤斤計較的。

自政改五號報告書發表以來，保皇黨一直半心半意、表面支持，實質抵制，傳媒追問，頭面人物才敷衍兩句。他們不滿區議會方案對保皇黨傾斜得不夠，不能取得大部份議席。但為何今天突然一百八十度熱心起來？阿爺當然起最大作用。但這不是事實的全部，最重要的是要顯示實力，造成聲勢。

自曾蔭權上台以來，無論是重組行政會、調整諮詢架構、都令傳統左派滿不是味兒。曾蔭權的私人智囊策發會、保皇陣容鼎盛，但傳統左派沒有太多位置，頂多是個安慰獎。與董建華比起來，曾蔭權對左派的傾斜減少了、表面客客氣氣、實質保持距離。傳統左派，再不是蔭權新政的依靠對象。

世事難料，曾蔭權以為十拿九穩的政改方案，竟遭泛民主派議員強烈反對，二十五萬群眾上街，聲勢浩大，也令泛民議員轉軚變得幾乎全無可能。政改方案的支持度不斷下滑，曾蔭權許仕仁這對難兄難弟，登時顯得孤立無援。

該出手時就出手。工聯會是基礎最雄厚的群眾組織，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基層力量驚人，曾蔭權不依

靠我，還可依靠誰？現在就是「show quali」演肌肉的最佳時機，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出手襄助，兩星期內為特區政府拿到少則幾十萬多則一百萬挺政府挺政改的簽名，打一場漂亮的民意戰。如果泛民議員仍冥頑不靈，死不悔改，聯手否決政改方案，那麼「民主派逆民意而行」的髒水就名正言順地潑在泛民身上。

傳統左派在要緊關頭顯示力量立了大功，曾蔭權這個港英餘孽還可以忽視他們，當他們不存在嗎？還會隨隨便便的安排他們在一些不三不四的位置嗎？傳統左派的人海戰術，不是為特區政府而戰，更不是為曾蔭權而戰，而是為自己而戰。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蘋果日報》

我的觀後感：

民主學者的一廂情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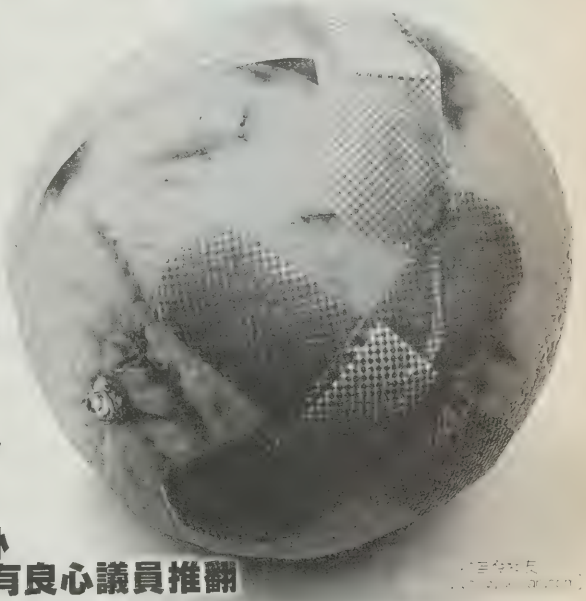
世貿雖然曲終人未散，市民懸着的心總算放得下來，人們的焦點又回歸政改方案。一群傾向民主的學者，在報紙刊登聯署廣告，呼籲「以誠意和智慧解開目前的政治死結」。要求政府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行政長官公開承諾〇七年任滿前解決普選時間表問題，然後立法會全體議員通過〇七、〇八年政改方案。

我欣賞學者們的誠意和熱心，希望盡最後努力扭轉乾坤，解開死結，問題是他們過份一廂情願，察覺不到目前政改問題的死穴。

本地左派早已認為目前的政改方案太過「先進」了，自由黨亦聲言如果取消委任區議員，他們將會投反對票。在這樣的形勢下，學者們要政府取消委任區議員，不是太天真了嗎？取消委任區議員不是不可以，但要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慢慢來，飯要一口一口吃，如蝸牛慢步，〇八年才減少三分一，一一年才再減一半，或全部取消。學者們，你說泛民議員可以收貨嗎？

證補了還是爛　唔好方案改了也是諗

124的普選訴求
特首以小修小改來敷衍了事
所謂完善了的五號方案
仍然沒有普選時間表
民主依舊遙不可及
我們堅決反對 !!!



12月21日
我們準備與敢於爭取民主的
立法會議員心連心
到立法會門外支持他們
請你也加入當晚的燭光晚會

七7時，立法會門外
迎見證倒退方案被有良心議員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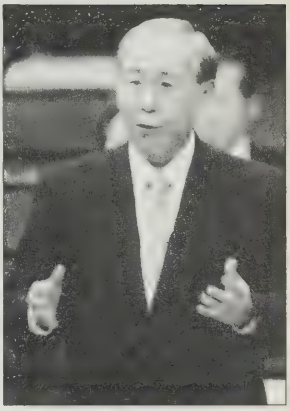
承諾〇七年特首任滿前解決普選時間表？曾先生會誠意十足的跟你說，我不是早已承諾過在我的策發會裏討論普選路線圖的路線圖、時間表的時間表嗎？我不是早已表明了支持普選的決心和承擔嗎？你們還憂慮甚麼？曾特首這樣子的承諾，學者們，你說泛民議員應該收貨嗎？

十二•四超過十萬群眾上街，近三星期過去了，曾特首非但沒有回應民意，反而下定決心與泛民主派打一場血肉長城的民意戰。先由工聯會開路，再由歌星行會成員粉墨登場。曾特首率領一眾司局長和行會成員替民建聯街頭簽名「嗌咪」的那一刻，特區政府和本地保守勢力牢牢綑綁在一起。如果工聯會民建聯拿到幾十萬簽名，就可將倒逆民意的髒水，名正言順潑在泛民主派身上。

即使否決政改方案，透過本地立法，把小圈子選舉的功能議席全面民主化，政制也不會原地踏步。解開政治死結的主動權在曾蔭權身上，學者們，何不強烈呼籲曾特首真正拿出政治的道德勇氣？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明報》

許仕仁把港人當白癡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宣布政改調整方案時，煞有介事的說：「我在過去兩個月出席十八區區議會會議，聽取許多直選區議員的意見，差不多一致承認委任區議員表現出色，甚至比一些民選區議員更為投入及努力……」

如果委任區議員的確表現出色、比民選區議員更投入及努力，便乾脆取消民選議員，全部改為委任好了。為何今天的調整方案卻反其道而行，分十年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那豈非浪費了委任議員的出色表現，糟蹋了委任議員的投入和努力？如果許仕仁的說法是對的，也可以應用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身上，索性修改《基本法》，把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邁向一人一票普選的目標，改為「邁向委任和欽點」，有關政制爭拗，不是可

以馬上息疑止爭嗎？

如果許仕仁真的是甚麼「橋王」，他一定當全港七百萬市民都是白癡。

委任區議員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連殖民地主子都覺得不好意思，末代港督彭定康把他們全部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九七回歸，董建華以「均衡參與」為名，畫了一道符咒，打開棺材，貼在腐屍的額頭，殭屍從棺材裏跳出來，復活了。

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董建華透過委任全數一百零二個區議員，用粗暴的手段改寫了區議會的選舉結果。選舉後把自己人委任進入議會，強制改變議會生態的做法，只會發生在第三世界或軍事強人統治的國家，居然在我們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出現了。

這種毫無民意授權的委任議員，合法性一開始就成疑，但政府非但不知悔改，曾蔭權上場，更變本加厲，增加了他們選舉行政長官、互選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在輿論嘩然、群情洶湧下，迫得緊了，才稍作調整，分十年逐步取消委任議席。特區政府更將取消委任議席與通過政改方案綑綁起來，若政改方案遭到否決，取消區議

會委任議席將遙遙無期。

十二月四日二十五萬人上街提出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訴求，二十五萬人的怒吼，一丁點兒都沒有獲得回應。曾蔭權和許仕仁都推搪說會放在策發會討論，但策發會是保守派和極端保守派當道，討論的只是路線圖的路線圖、時間表的時間表，港人能有甚麼期望嗎？

七十八歲的老伯，你曾經問：「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今天，連取消委任區議員都遙遙無期，老伯的悲鳴，或會改為：「告訴我，我會看見全數取消委任區議員的一天嗎？」曾特首，你曾經說過：「我年紀已經過了六十歲，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見到香港普選的誕生。」你今天對政改方案作出了令人感到如此荒謬的調整，我懷疑，你真誠希望見到香港普選的誕生嗎？

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如果你們還有良心的話，請用你們的良心投票。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會見傳媒談話內容（附錄）

（2005年12月22日凌晨）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今晚已經是過了凌晨，當然立法會的辯論時間也不是我們所能操控的。在一會兒，我會有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大概都有五分鐘，我讀完聲明就會答問題，但在我讀這個聲明之前，我或者說一說，今天，因為現時是凌晨；今天我們政制專責小組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所得的結果我們當然是覺得很遺憾和很失望。但是對於社會上給予我們的支持，我們都很鼓舞。首先在這裏，我要多謝梁愛詩女士，過去一段的時間給我們的幫助和支持，使小組的工作得以暢順。我亦要多謝我的同事林瑞麟局長，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雖然我返回政府只有半年，但我知道當然在半年以前，他已做了很多的工作。而在這

半年以來，他對於我們的小組真是任勞任怨，經常給我提供很寶貴的意見，我在這裏要公開向他致謝。現在我開始讀我的聲明：

今日，立法會否決了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方案，否決了一個經過十八個月公眾諮詢，深得市民接受的方案，否決了一個絕對是民主路上行前一步的方案，立法會六十位議員中的二十四張反對票，違背了市民的意願，違背了追求民主發展人士的意願，漠視了基本法有關循序漸進發展政制的原則。立法會這二十四張票，就決定了我們二〇〇七/〇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現在必須原地踏步，我們的政制發展現在停滯不前。反對派的議員發揮他們「否決」政府方案的能力，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李柱銘議員及陳日君主教曾經公開倡議要「原地踏步」的目的亦達到了。我希望他們都能夠勇於接受及承擔今次否決方案之後一切的後果。

傳媒最近都經常拋出一條問題，就是否決了方案，令香港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是誰人的責任。

其實答案很簡單，這個方案在立法會得到過半數的支持，有三十四票贊成，一票棄權，二十四票反對。其實支持這個方案的，當然不只這三十四位立法會議員，所有的民調，包括各大學、傳媒、團體所做的民調，都顯示接受這方案的市民數目絕對超過不接受的市民。大

家在報章上亦都看到無數團體及各界人士包括數百位區議員，刊登廣告表示支持這個方案。在推進政制發展的工作上，政府的責任就是做足研究諮詢工作，然後制定最大機會可獲得立法會議員通過的建議，依程序向立法會提案。而根據我們目前的制度，當然決定權就落在六十位議員手上。其實，政府今次提出的建議方案的一個重點，是希望可以加多十個立法會議席，令到議會增加民主成份，更能夠代表同反映市民的意願。二十四位議員否決了這方案，將議會的民主成份進一步擴大的機會落空了。

反對派中，有議員對我說，本來他們是同意方案是有民主進步的成份，亦都非常希望方案得到通過。他們都清楚知道這個方案可以擴大民主，特別可以令更多有心從政人士，特別是政黨的二、三線人士，已經在政壇的周邊努力了二、三十年的人士可以有更多機會廁身立法會。但是，因為反對派強行將一個根本並非是〇七／〇八選舉方案的課題，即是普選時間表這個課題，強行將其與五號方案綑綁在一起，令到五號方案流產。

當然大家會問，既然反對派已經把握着二十五票，為何政府不把修訂方案根據他們的意思去做，以取得二十五票支持，那不就「一天都光晒」呢？大家不要忘記，現實不是這樣，要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是必

須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票，才能通過。換言之，我們必須取得四十票，而非二十五票，不要以為我們拿到二十五票便能得到四十或以上的票數。政治現實就是，任何改變遊戲規則的建議，所有參與遊戲的人士，都可能會各有得失，所以，尋求一個最有機會獲得大多數票數支持的方案，真是毫不容易，但我們已做到。

回頭看看過去二十個月的諮詢及推廣，我深深體會到，我們香港廣大的市民，在政治問題上是成熟的。雖然他們普遍希望有普選時間表，但他們能夠分辨，普選時間表根本並非〇七/〇八年選舉辦法的一部份。所以主流民意是認為立法會應該分開處理兩個課題，同時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改方案。所以，我覺得市民在這方面的成熟程度，我們應該引以為傲，我們廣大市民的智慧是應該得到立法會尊敬的。於十月十九日，張超雄議員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隨着我亦在區議會內被問及同一問題，就是香港人是不是成熟，水平夠不夠，為何不可以有普選。我的答案是香港人當然是夠水平，但是反對派的議員夠不夠成熟，反對派的議員水平若何，他們的政治智慧若何，我真的不知道。也有傳媒問我，現在方案被否決了，那麼今後我們的政制發展如何是好？是否真的停滯不前？有議員特別是湯家驊議員說可以在本地立法進行改革便可以將問題解決。

剛才在辯論之時，林瑞麟局長已經就此作答，我亦不再詳細去重複。這些言論根本是誤導。很快於二〇〇六年，我們便會處理本地立法的工作，屆時是龍是蟲，自有分曉，毋須多等待。但是，有關我們的政制發展將來的前景，最終達致普選目的的有關工作如何處理，現在我們仍然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首先，是有關大眾關注的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問題。行政長官已承諾在策發會中探討這問題，並計劃在二〇〇七年初總結有關普選的制度的討論，然後以此為基礎，開展時間表的探討，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繼續而不會放棄。

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明年初開展的區議會檢討。區議會是我們政制中最接近群眾的一層。雖然今次擴大區議員參與選舉的方案被立法會反對派否決，政府仍然認為應該要提升區議會的地位，擴大區議會的功能，令將來的政制發展有更強、更鞏固的群眾基礎。

今次這個政制方案雖然被立法會否決，但廣大市民的支持是無可置疑，我亦深信香港廣大市民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曾蔭權，支持特區政府，繼續強政勵治，福為民開，完成我們餘下的工作，為香港市民服務。

多謝大家。

（視像：http://webcast2.info.gov.hk/pc2005/221205f.wvx）

政改死因研究

政改拉倒、指摘遊戲馬上開始。許仕仁怨氣衝天，點名指摘李柱銘、湯家驊、張超雄和陳日君主教。〇七、〇八政改的本地立法，很快就會展開，許仕仁氣上心頭，聲言「到時是龍是蛇，自有分曉」。言下之意，你們希望透過本地立法，功能議席由一會一票改為一人一票，簡直癡心妄想。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會受嚴厲報復，你們想得到的，我偏不給你。許仕仁指反對派不成熟，沒有政治智慧，司長這種反應，又算成熟嗎？又算有政治智慧嗎？

特區政府為何不撫心自問，政改拉倒的真正死因究竟是甚麼？一開始政府的推銷手法已經出錯，「要麼接受，要麼拉倒」，不能討價還價，想人家買你的東西，這算甚麼態度？

及至反對人氣漸成，官員更變本加厲，恐嚇否決方案，政改將原地踏步。普選時間表、路線圖成為社會共識，曾蔭權急就章的將討論重任交給由保守派和極端保

守派主導的策發會，討論的只是時間表的路線圖，路線圖的時間表，毫無誠意，也毫無承諾。

超過十萬市民上街，毫不含糊表達爭取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訴求，政府根本無心回應。本地左派發起街頭簽名，曾蔭權以為「執到寶」伸開雙臂熱情擁抱。曾特首率領司局長為工聯會民建聯站台「嗌咪」，特區政府早已把心一橫，以簽名壓倒上街，以一種民意壓倒另一種民意。

市民認為委任區議員不能接受，但政府的所謂讓步，只是分十年逐步取消委任議席，理據牽強得連三歲小孩也說服不了。本來，一次過取消委任會成為部份泛民議員轉軚支持的最理想下台階。但官員們的瞻前顧後，婆婆媽媽，成為壓死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連最有機會爭取得到的劉千石，也無法接受這樣的所謂讓步，可見官員們的策略何其失敗。

一些民主學者文化人指摘民主派不懂妥協，拉倒政改。但政府一硬到底，寸步不讓的態度，難道又算有誠意和智慧？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報》

曾特首有查找不足嗎？

政改拉倒，曾蔭權上京述職，他如何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解釋政改死因？曾先生有沒有閉門思過，反省推銷政改方案的缺失？還是諉過於人，把責任全推到泛民主派身上？述職內容如何，外界無從稽考，但從曾蔭權、許仕仁的表現，已猜得十之八九。

政改被立法會投票否決，曾許二人怨氣衝天，把泛民議員正式定性為「反對派」。這種說法不是他們的發明創造，早已在幾份本地左報流行，但曾許採而納之，想必會在述職報告廣泛應用。

「反對派」究竟做了甚麼好事，令政改方案突然流產？用曾特首的說法，本來一度取得反對派六票，後來突然有一票變卦，反正不能通過，為了保護這些朋友，於是「着他們跟泛民主派大隊投票」。

究竟有沒有這六票？天知地知，沒有人會出來證實，但出口術的效果，一是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可做的已經做了，非戰之罪，完全是反對派兩面三刀，突然

變卦，與我無關。二是我們已經在反對派內部種了我們的人，他們會互相猜疑，繼續捉鬼，亦會在關鍵時刻隨時起義，反戈一擊。

那麼陳方安生和陳日君，他們又做了甚麼好事？許司長不是說過，陳日君和李柱銘，要為政改原地踏步負最大責任？

最難搞的那個陳方安生，真摸不透她安的是甚麼心？我已吩咐了許仕仁，政改「每一步都通知了陳太」，但她知得愈多，我們每一步都給她吃定了。

十二月四日，她上街為反對派吶喊助威。政改調整方案出爐前幾小時，她又搞突然襲擊，開記者會向我逼宮，要求抽起政改方案，又公開叫陣，要我向中央爭取二〇一二年全面普選。

陳方安生已與反對派勾結在一起，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也有極大機會在二〇〇七年出來與我競選特首，這是香港政局面臨的最大危機，中央不可不防。

聽到這裏，主席可能會問，當初我把你提拔上去，是認為你比董建華優勝，你熟悉政府運作，公務員都聽你的話，你有雄師十萬，不再孤家寡人，我認為你有駕馭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才會重用你。你曾拍了胸脯

向我保證，這個方案反對派一定會接受。港人反對政改方案再次上街，在南韓釜山你拍着我的手，叫我從容面對。

到後期，為加強你的聲勢，我命在香港的自己人為你在街頭擺攤簽名，簽了七十八萬。我們可以做的也做盡了，難道要出動解放軍嗎？你又說你有絕對信心把反對派的六票撬過來，結果只能撬得半票。無論是陳日君還是陳方安生，他們無兵無權，出來亮亮相說說話就能把反對派的票箍得緊緊的，你動員整個政府的力量，還不及一個陳日君、一個陳方安生？

你把所有過失推給別人，難道你一點責任也不用承擔嗎？

主席英明，政改死因研究當然不能關，惟有回來閉門思過，繼續查找不足。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蘋果日報》

深層矛盾源自政治體制

香港有甚麼「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為免引起思想混亂，特首曾蔭權趕忙澄清，溫總所指的是經濟問題，與政治無關，是經濟轉型未達完善，工資高、租金高、地價高「三高政策」未能解決，影響我們的競爭力。

如果溫家寶總理真的認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只是香港的經濟問題，未免讀不透香港這部大書。香港現存的主要矛盾，不只是經濟問題，更大的是體制問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出了問題，是上層建築適應不了經濟基礎的發展，疏導不了的矛盾，終有爆發的一天。

香港的政治體制絕大部份仍保留殖民地時代的精髓，宗主國不再直接委派總督管治，而是透過一個滴水不漏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特首。選委會由宗主國控制，由大財團主導。大財團成為了特首的主要選民，成為了特區政府的真正權力來源，政策的天秤毫無保留地全面傾

向大財團一邊。

立法會議席一半由所謂功能團體產生，由一會一票產生的議席仍佔絕大多數。一位大財團的老闆，影響着特首選舉委員會上百計的選票，也同時控制着不少功能團體的議席。一個立法會功能議席，吃幾頓飯就自動當選。行政立法一把抓，官員們要看大財團的臉色行事，見他們反彈，就怕得發抖。這是過往接二連三的地產醜聞的原因，也是制度性官商勾結、結構性利益輸送的根本問題所在。

香港轉向知識型社會，中產階級成為支柱。他們要求公平但政策愈見不公，要求參與但制度窒礙參與，要求透過選舉，掌握應有的發言權，但因為殘缺不全的政治制度，有如狗吠火車，得不到任何回響。

縱使香港經濟能成功轉型，「三高政策」能得到糾正，這些深層次的政治矛盾和問題一天得不到根本解決，香港的政治紛爭便一天不能理順，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的發展。熟讀政治經濟學的共產黨人，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吧！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明報》

中港政治正式接軌

經常反映中央政策的香港《文匯報》，以跨版篇幅，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用極詳盡的「歷史事實」，論述了「香港『民主派』實為反對派」，與曾特首將「泛民主派」定性為反對派互相呼應。按照我國傳統，「本報特約評論員」肯定來頭不小，是極權威人士的代稱。文章引起重視、識貨者奔走相告，爭相傳閱，實乃正常不過。

與〇四年初掀起鋪天蓋地的「愛國論」相比較，鴻文用辭相對溫和，文革式的極左謾罵少了，還可讓人看得下去。無論如何，這是一篇用以聲討敵人、宣示罪狀的檄文。曾特首三番四次說「否決政改，不可當無事發生」應驗了，可以預見的是，聲討批判，陸續有來。

名不正則言不順，展開批判，第一步是定性，是牛鬼蛇神就要橫掃，是地富反壞右就要坐牛棚。要批判泛民，定性是必要的手續。

反對派這名號，雖然出自曾特首之口，但不是他的發明創造，早在左報與準左報的批判文章中廣泛應用。

但問題是，反對派這個詞，放在受了西方百多年影響荼毒的香港，把反對派就說成是壞人，就顯得非常牽強。生活在香港的老外，一定會摸不着頭腦，簡直是不知所云。

在西方較為正常的民主社會，有執政黨就有反對黨，政黨輪替，就如日出日落一樣。反對派是中性名詞，甚至是正面用語，絲毫看不見任何貶意。《文匯報》這篇鴻文，寫到最後，也無以為繼，不得不提出「以平常心看待反對派」，顯得虎頭蛇尾，底氣不足。

但要注意的是，這篇鴻文不是給老外看而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習慣了「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被標籤的「反對派」、犯了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凡我炎黃子孫，看透了反對派其心可誅，莫不頓足捶胸，齊聲討伐。中國容不下反對派，香港也容不下反對派，香港政治與中國政治正式接軌，香港才算得上真正回歸。

二〇〇六年一月三日《明報》

做做反對派又如何？

愛國愛港的《文匯報》，刊登了一篇萬言重要文章，以跨版的篇幅、詳細論述了「香港『民主派』實為反對派」的觀點。曾特首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對傳媒高層吹風，第一次提出「反對派」的概念，這篇鴻文，為曾特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政府各級官員，今後將會避用民主派這個稱號，統一口徑，齊稱之為反對派。有了這篇文章，官員貶抑指罵反對派反中亂港，其心可誅，顯得更為理直氣壯。

在稍為正常的民主社會，反對派非但不是貶詞，反而有其正面意義。因為政黨輪替，做不好就下台，有如四季變化、春夏秋冬，理所當然。執政黨在朝，掌握權力和資源，反對黨在野，負責監察制衡政府，嚴防掌權者濫權失職。

反對派是防病維他命，是抗病毒疫苗，是治病抗生素。沒有反對派，掌權者就會任意妄為，腐敗深入肌理骨髓，最終被病毒細菌吞噬。

民主社會，選民不滿意，換人做做看天經地義。今天執政黨在朝掌權，明朝下台成為反對派，身份轉換，扮演着監察制衡的角色。

在獨裁專權的社會，掌權者當然厭惡製造麻煩的反對派，輕則要他們失去自由，坐牢流放，重則將他們除之而後快，趕盡殺絕。在嚴苛肅殺的氣氛下，反對派仍堅持異議，仍敢挑戰暴君權威，尤其值得人敬佩。

因此，無論在民主社會還是極權國家，反對派都不是貶詞，被冠以反對派之名，反倒像戴上一頂桂冠，令人產生由衷的敬意。將香港泛民主派定性為反對派，究竟是褒是貶，是讚頌還是打壓，沒受過幾千年中國醬缸文化污染的外國人，肯定是丈八金剛，無法了解箇中深意。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幾千年帝王將相，君臣父子，從來不存在反對派這個概念。中國傳統政治，反對就是異心，反對就是叛逆，反對就是作亂謀反，反對就是欺君犯上，不止滿門抄斬，更會誅連九族。標籤你為反對派，猶如在臉上施以刺青之刑，「打在地上，再踏一腳，永世不得翻身」。

《文匯報》鴻文力數反對派的歷史根源，遠期的有奴

化教育，中期的有港英栽培，近期的有英美介入。看了這些論據，使人不禁捏一把冷汗。

以上種種，明是衝着泛民主派而來，但實際上會隨時燒錯隔籬，殃及池魚。因為曾特首的出身背景，也能對號入座。如果反革命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現在發起攻勢批判現行反對派，說不定有一天秋後算帳，把有原罪歷史的反對派也揪出來批判。

無論如何，反對派這名號，不是壞事，反而會多了一個光環。被叫作反對派，不妨放開懷抱，以平常心照單全收。正常的民主社會，都存在反對派。香港政治制度談不上正常，但做做正式的反對派，又有何不可？

二〇〇六年一月四日《蘋果日報》

我的閱讀筆記：

豈止政學共同體　實是國師情意結

《明報》副刊馬家輝兄寫《政學共同體》，發人深省。

中國的讀書人有「報國情意結」。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讀書人鬱結難解，常有報國無門之嘆。書多讀了一點，就要尋找報國門路，而報國之門，也只能依靠當權者。

有說掌權者高手與低手的最大分別，在於公關本領。低手者與跟他意見不同的人見面，話不投機，成為拒絕來往戶。高手功力深厚，三招兩式，即使政見大相逕庭，也能把你爭取過來。

有一天，讀書人被當權者單獨召見，促膝夜談，向你虛心請教治港之道。他輕輕拍着你的手背，親暱地叫着你的名字：「你的文章我全都拜讀，很有見地，對我有很大啟發。」

過了個把星期，你赫然發現當權者的公開講話，包括你文章片言隻語，噢！不止，而是採納了那天跟他夜談最核心最關鍵的內容。快樂激素分泌使你開心得有如

酒醉。被當權者拍過的手背，至今仍有餘溫。「國師」兩個斗大的字懸在眼前，疑幻疑真。報國終於有門了，讀書人終於找到他的付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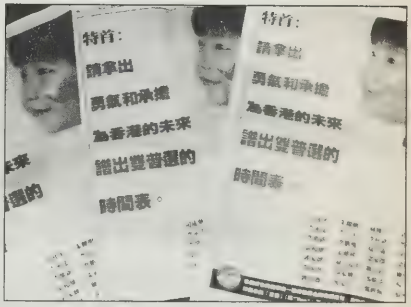
從此，讀書人揮筆疾書，便會想起當權者的謙虛和誠懇，體諒他的困難和局限，敬佩他的投入和承擔。自覺或不自覺地，讀書人的文章，會狠批反對派不知妥協，不顧大局。或會用歷史政治知識，痛心疾首力證盲目反對只會帶來不可挽回的悲劇。雖然讀書人亦知道，當權者的表現或許有未盡善之處，但他畢竟處於夾縫之中，不是他一人可以說了算，要諒解他的苦心。

為了輿論需要，當權者近來見了不少這類讀書人，這是強政勵治的一部份，人和才會政通嘛，要批評者都站到我這邊來，不一定要百萬年薪聘他做甚麼專員的，不費一分一毫，拍拍他的手背就可以了，效果不是很好嗎？

那個馬甚麼輝說甚麼「政學共同體」，與這批臭老九是共同體？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吧了。讀書人有國師情意結，我當然明白，就讓他們繼續做那甜蜜的國師夢好了。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六日《明報》

不要讓謊言變成真理



三十多位民主派人士，包括泛民議員和宗教界，聯名刊登廣告，「特首：請拿出勇氣和承擔為香港的未來譜出雙普選的時間表。」有人說笑，廣告只稱「特首」，而沒有指明是哪位「特首」，處理得非常巧妙，即使到了二〇四七，換了陳李張黃何做特首，普選未臨，連時間表都未譜出，廣告仍然有效，不用再費時設計。幽默是黑色的，笑中帶着眼淚。

聯署者最令人矚目的，是被內地護法指罵「不甘寂寞，紅杏出牆」的陳方安生。據聞，中央對陳太再度出場，大感緊張和困惑，擔心有人掀起政改爭議，打亂曾蔭權天天都是選舉天的連任部署。陳太何許人也？一介平民，離權力核心遠遠，為何她每一個動作，都令有關方面寢食難安？問題出在陳太嗎？這種離奇現象，反映

了當權者的脆弱和怯懦。

民主派繼續聯署爭取普選的廣告，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可以延續普選話題，保持討論溫度，不讓議題無聲無息地死去。政改拉倒，曾特首三番四次的強調爭論已告一段落，會把精力放到民生事務上，但其實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把民主普選的議題壓下去，用極其保守的政制議題取而代之。

曾特首說，政改雖然拉倒，但普選時間表的時間表、路線圖的路線圖會在策發會繼續發酵。策發會屬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最近的兩次會議，都在嘮嘮叨叨的討論着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甚麼是普選？「普及選舉權」對不同的人可以有「合理規限」，「平等選舉權」沒有要求每一票必須對選舉結果具有同等效力……等等等等，黑變成白，白轉成黑，搞得昏頭轉向。這可令在策發會中的關信基教授夠忙了，每一個題目，起碼教一個學期才勉強弄得明白，教完了，二〇〇七特首選舉、二〇〇八立法會選舉又可以無驚無險，安然度過。

策發會又突然殺出個兩院制，提出即使將來立法會全面普選，也可保留功能團體作為第二院，以維持「均衡參與」的角色。文件又列舉了不同國家兩個議會的組

成方式和機制，說明兩院制在其他國家也運作暢順，絕無違反民主原則。

特區官員要保留紳商巨賈的政治特權，可謂挖空心思，令人歎為觀止。一些國家實行兩院制，有其歷史原因，也有特別的傳統和慣例，非經普選產生的上議院，明白其認受性的局限而知所行止，節制權力，與香港特區無中生有，保留特權，擴張權力的兩院制有天地之別。

細讀策發會的文件，使我想起佐治•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公豬拿破崙把「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修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加平等」。也使我想起他的《一九八四》，「真理部」所宣傳黨的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回歸八年，特區政府已把香港當成是一九八四的動物農莊來管了。

爭取雙普選的聲音，絕對不能斷絕，否則謊言會變成真理，黑暗會取代光明。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蘋果日報》

權力•權謀•權術

高官調動三局長四常秘，輿論焦點集中在高官人才荒，追本溯源，行了問責制，理應由政黨輸送人才，但政黨被打壓，黨人苦無出路，人才乾涸。政府黨一黨獨大，政務官並無足夠訓練和才能擔任排山倒海的政治職務。趕鴨子上架式的問責制，不鬧人才荒才怪。

今次官場音樂椅，完全因為特首曾蔭權要把曾俊華調任特首辦主任而掀動的。曾特首的老友兼親信曾俊華擔任大內總管，年輕冒起的政務官張琼瑤任特首辦常任秘書長，面面俱到的公關高手何安達任新聞統籌專員，由政黨跨進傳媒的劉細良任中策組全職顧問，再加上民建聯力薦的陳克勤擔任特首辦特別助理，一個為競選連任的班子，鳴鑼登台。從今天起，一切施政，都是為連任鋪路。

選特首的只有八百人可以投票，但當中絕大部份都是聽阿爺發司號令，八百人當會自動自覺，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阿爺對你另眼相看，還要看能力。董建華任中腳痛下台，原因是怨聲載道，民望低迷，未能駕馭複雜的政治局面。前車可鑑，要順利連任，考卷試題就是看你能否收服人心、掌握民意，會不會再激起五十萬人上街，為中央添煩添亂。因此，如何保持民望常年高企，是曾蔭權競選班子的首要任務。

競選班子的組合，對傳媒運作滾瓜爛熟，對外國政客如何利用媒體扭轉劣勢甚有心得，強項是包裝解話，是權謀計算。可見將來，報紙電視會用曾特首哪句soundbite作新聞頭條也能精密估算，對民意的喜惡升跌握於股掌之中，對反對派的應對策略、派系的合縱連橫也能了然於胸。

掌權者掌握權力，以權力運用權謀，在現實政治中，理所當然，無可厚非。但有不少人，認為權謀就是權術，甚至等而下之，將權術與詐術劃上等號，以為權術詐術就是政治的全部，就是贏得民意的不二法門。一些讀書人對權術詐術趨之若鶩，不但在旁敲鑼打鼓，甚至參與而樂在其中，那就更不堪了。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明報》

如果議員是六十尾可愛錦鯉

自從政改拉倒以來，曾蔭權先生一直活在意難平的負面情緒中。站在曾先生的角度思考，這是可以理解的。

曾先生上任後，費盡心力，促成泛民議員兩日一夜珠江三角遊，這一別十六年的回鄉權利，在中國陰深冰冷的宮廷政治中，打通阿爺和他身邊的謀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曾先生完成了董建華不能做也不敢做的歷史創舉，泛民議員重回故土的權利雖然只得一次，但如果他們「識做」，難保沒有第二次第三次，一個不留神，「下一站，北京」也說不定。可惜呀，你們不明白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這個顯淺道理，聯手否決了政改方案，阿爺身邊的人已在說三道四了，這氣我能平嗎？

我和我的老友「橋王」許仕仁炮製了這個「向民主跨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讓全數區議員參與選舉特首，民意基礎猛增至三百萬，這也是個破天荒的創舉呀。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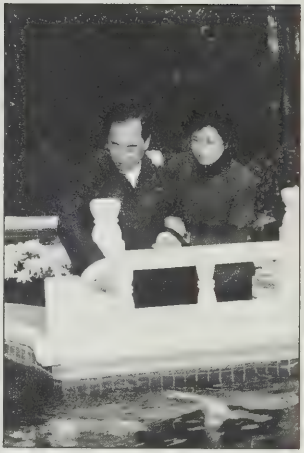
零二個委任區議員，只是個小問題，不是答應過分十年逐步取消嗎，你們為甚麼老是在這問題上吹毛求疵的糾纏呢？你們要知道，中國只在農村有直選，而且還是一黨專政，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能隨便超越我們偉大的祖國嗎？拿出這個有三百萬民意基礎的方案，已是很破格的了，要說服阿爺接受，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得來不易，就是這個意思，你們明白我的苦心嗎？

政改拉倒固然令我沮喪，但令我傷心的卻是我的泛民老友。我待你們不薄呀，帶你們到廣州與政治局委員座談，委任重要諮詢委員會成員，又特別照顧了你們的人。老友答應過我，拍心口拉夠六票，結果沒有兑現。我投了桃，你們卻掉石頭，忘恩負義，我能不傷心沮喪嗎？

我的錦鯉比你們強多了，沒有脾氣，不會駁嘴，我餵魚糧，牠們擺着尾搖頭爭相游過來，在我傷心沮喪的時候，牠們至少懂得逗我高興。如果立法會變成一座魚池，坐在那裏的不是你們，而是六十尾可愛的錦鯉，世界會變得多麼美好！

二〇〇六年二月七日《明報》

特首，港人不是錦鯉



或許，對不少人來說，政治就是一種赤裸裸的交易，要計算現金周轉，成本效益，要看準時機，平買貴賣，蝕頭賺尾。或許更多人用人情世故去理解政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表面和諧，互相賞臉。無論用買賣去理解政治，或用人情世故去解讀，都不難明白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是曾蔭權特首至今餘恨未消、耿耿於懷的原因。

曾特首上任以來，為解開泛民十六年來無法重回故鄉的死結，夙夜匪懈，最後成功破冰。在人事任命上，他一改其前任用人唯左唯親的作風，起用了一些有民主意識的精英進入建制，參與決策。但是，泛民不但沒有感恩圖報，竟然以怨報德，聯手否決政改方案。

如果政治就只有交易買賣，就只有人情世故；那麼、你會明白曾特首為何會借不同場合，三番四次咬牙切齒地表白真情：泛民否決政改、不能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他們與中央的關係將會不尋常……。政治家想表白的是，我付出了很多，但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我做了蝕本生意，這筆帳我永遠不會忘記。

特首今次接受電台訪問、講得更清楚了。他說：上任時「是有夢想，是有遐想」，想在政制和民生方面和立法會合作，「為這兩個目標、這幾個月我已出了一番汗水」，「最後覺得自己可能天真了一點、以為那麼短時間可以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政改拉倒是他「最不開心的事」，「對我來說是蠻大的沮喪」。

曾特首一點都不天真、更是每一步都經過縝密的權謀計算。曾經「夢想、遐想」過拉得民主派的六票，更曾經一度到手，但臨門一腳射歪了，最後全盤皆輸，這口氣當然一時難以咽得下。

但畢竟事情已經過了個多月了，咽不下的氣也會消了一大半，作為泱泱大度的政治家，有必要三番四次、五次、六次地表達同一種負面情緒嗎？

要說的都已說透了，而且已經很多次了。說起來，

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不停地向人訴說兒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悲慘遭遇。聽第一次，人家會為你難過，寄予同情，認為你真的被民主派耍了，聽到第五次、第六次了，還有新鮮感嗎？人家會懷疑，這位精明過人的香港仔，真的這麼容易被泛民擺了一道嗎？

曾先生，政改拉倒對你來說可能是一種打擊，那裏跌倒從那裏爬起來，繼續往前走吧。未來的十八個月，你能一直在這種意難平的情緒下施政嗎？你不能一時意氣，說只理民生，不談政治。更不能一時興起，自恃民望高企，不顧法理，胡亂指控立法會「監察政府過了界」，「變成政治掛帥」，要指控，要拿出具體證據，何時、何事、違反了哪條規則？

政治除了交易買賣，除了權術計算，還有理念和原則。曾特首、立法會不是你的魚池，香港市民更不是你魚池裏的錦鯉，他們會認是非黑白，講價值堅持。他們會反駁，有脾氣，魚糧更不是他們所追求的全部。

二〇〇六年二月八日《蘋果日報》

吵甚麼！你們統統都是曾派

特首心戰室組成，盡收天下兵器，曾特首從外面找來三位戰將，何安達做政治化妝師，劉細良為重大政策出謀獻計，民建聯明日之星陳克勤擔任特別助理。據聞，民建聯中人對如此安排甚為不滿，因為何、劉屬民主派，左派只有一個陳克勤，處二對一弱勢，何、劉擔任要害工作，陳克勤職務未明，可能只做「跑腿、影印」，分別大細眼，打算向中央告狀。

民建聯中人醋意滿瀉，擺明將今次任命視為赤裸裸的政治酬庸。民建聯是特區政府的執政聯盟，更在政改爭拗關鍵時刻，發動百萬簽名，造成盛大聲勢。民主派逆民意否決政改，這次簽名運動的成果提供了具體而堅實的根據。我為大哥出生入死，所謂「無功都有勞」，理當論功行賞。但這次政治任命，敵方竟然有兩人入局，我方只得一人，職務的重要性亦遠遠不及對方。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這氣，我們的兄弟能咽得下嗎？

何安達、劉細良、陳克勤，都由特首親自提拔，屬曾蔭權的幕僚班子，按照西方政治的邏輯，本應理念相同，合作無間。但如果為了照顧這個黨的情緒、那個派的需要，勉強湊合成雜牌軍，一開始就傷了元氣，這個心戰室還能運作嗎？

陳克勤是忠心耿耿的親建制左派，相信無人異議，但說何安達、劉細良是所謂的「民主派」，或許有一點美麗的誤會。何、劉都是香港番書仔，受民主理念薰陶，思維方式比較接近西方，從廣義來說，他們都是民主派。但何安達從事公關多年，重人脈而不講派系。劉細良雖是民主黨黨工出身，但看其文章直指民上派的要害批判民主黨的力度，無人能及，沒參與過不熟悉民主黨運作的人，是無法做得到的。

我看民建聯毋須再在甚麼黨甚麼派的問題上爭風吃醋，英雄莫問出身，屁股決定腦袋，曾特首看得起你，加入了幕僚班子，就要把舊的腦袋放下，換上了曾的腦袋。吵甚麼！你們統統都是曾派。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明報》

明罵劉細良　實打曾蔭權

甚麼叫反共？在意識形態變得愈來愈模糊的年代，很難有毫無爭議的定義。例如資本家可以加入共產黨，算不算反共？又例如社會主義可以放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算不算反共？要說反共，內地十二億同胞可能都是反共的，因為他們都對毛式的大鍋飯共產主義深惡痛絕，棄之如敝屣。

當我聽到民建聯批評劉細良反共仇共，不應加入特區政府時，着實無法理解，他們口中的反共，究竟是指甚麼？再細看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的文章，才恍然大悟。曾說：「劉細良不但是『民主派』，而且過去還是『民主派』的打手，在報紙發表文章和在電台主持節目，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

明白了，傳統左派反對劉細良加入特區政府，主要原因不是反共，最大的罪名，是因為劉細良反對我們這些「傳統左派」。能不能加入特區政府，甚麼時候開始用

是否反對「傳統左派」來劃線了？他日高官的品格審查，民建聯應派幾個思想檢查官加入、以保證公務員的思想純潔。

誰力排眾議起用劉細良這些「民主派打手」？是曾蔭權。本地左派對曾蔭權不滿，早有私下議論，但基於紀律，鮮有浮出水面。今回真的忍無可忍了，明罵劉細良，實打曾蔭權，你連劉細良這種反共分子都敢起用，究竟是何居心？港英餘孽就是港英餘孽，我們一開始就對你有懷疑，一點都沒有錯。

反共不是意識形態問題，是赤裸裸利益問題。派官，我們只得個芝麻綠豆。你對我們表面熱熱呼呼，實質若即若離，支持你，有勞無功，有辱無榮，幹嗎永遠要我們扮演這種受氣的妹仔角色。

劉細良不愧是政壇醒目仔，早已火速進入角色。面對左派炮聲隆隆，氣定神閒回應：說我反共，是瞎子摸象。看看我的碩士論文，就知我很愛國了。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難道愛國就不可以反共的嗎？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四日《明報》

中國國情有別白宮群英

特區心戰室的童子軍還未上任，就惹來了一場反共風波。愛國要人再三指摘中央政策組顧問劉細良反共，不應加入特區政府。愛國要人還花盡心思，搜羅了一大堆罪證，力指劉細良寫專欄點名攻擊不少「愛國愛港」人士，鐵證如山，豈容抵賴！

罵劉細良只是藉口，打狗看主人。誰招攬劉細良出任要職？你曾蔭權明明知道劉細良整天在報紙電台尖酸刻薄地揶揄諷刺「愛國愛港」人士，還要重用他，你究竟安的甚麼心？你港英餘孽的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聰明透頂的愛國要人罵得興起，突然話鋒一轉，呼籲被劉細良罵過的「愛國愛港」人士疑中留情，以最大的善意支持劉細良做好輔助政府施政的工作。還說曾特首延攬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為表和諧、一派既往不咎的模樣。

打狗看主人的金科玉律又一次發揮了作用。劉細良的主人是曾特首，而曾特首的主人是胡主席。胡主席信

任曾特首，讓他放手大幹。你罵劉細良，就是罵曾特首，罵曾特首，就等於罵胡主席，而胡主席也是你的主人呀，你有天大的膽子敢罵他嗎？想到這裏，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一場反共風波罵劉鬧劇，戛然而止。

據聞，讀番書長大的心戰室童子軍，都是美國劇集《白宮群英》的「粉絲」(fans)。由尼克遜年代「輿論操控人」的回憶錄，讀到克林頓時代的斯特凡諾普洛斯。對他們操控傳媒、扭轉民意的招數，滾瓜爛熟，對他們在甚麼時候因何觸動地雷黯然離開，也大都了然於胸。

但翻遍白宮童子軍們的回憶錄，也找不到一個實例可以比照今次突然發難的反共風波。它從天而降，又突然消失，本來惡形惡狀，瞬間又笑臉迎人。眉頭眼角帶着那無法令人理解的陰森，悶聲不響，無跡可尋，突然又爆出軒然大波。難解呀，《白宮群英》也無法寫出這樣曲折離奇的情節。

童子軍們，請你們注意，中外有別，國情不同，別把禮賓府當做白宮。美國總統四年一任，施政都以民意選舉為依歸。總統雖然仍受很多制度法律的約束，但總算是真正的掌舵人，縱使出現政爭，也還是講道理依程序。

我們的特首只是地方長官，在北京有總理國家主席，在香港有一個不便現身但威力無窮的黨在支配。還有一大堆黨的外圍組織，公公婆婆，姨媽姑姐，個個後台不容忽視，人人得罪不起，七嘴八舌，說三道四，單是這個醬缸陣容，已叫人無法吃得消。再加上宦官擅權，諸侯割據，不了解國情的童子軍們，能拿捏得準嗎？

吳思的《潛規則》說透了中國官場的陋規。董建華腳痛下野後，一口氣看完近六十集央視的《漢武大帝》，對為何遭劫，深有體會。禮賓府的童子軍們，要深入了解中國國情，別再看那些甚麼《白宮群英》和勞什子白宮童子軍回憶錄了。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五日《蘋果日報》

靠粉底　不如打好個底

董建華對政治公關極度抗拒，人所共知，「我唔鍾意做騷」、街知巷聞。身邊的人對他這種老舊管治心態，頭痛不已，屢勸無效，逼他勉力為之，效果也是一塌糊塗，索性放棄。

走了董建華，換來了一個喜歡做騷戲份交足的曾蔭權，今天突然巡區吃雙皮奶，明天打破慣例，提早到年宵花市。賀年文告，亦一改四平八穩的木訥傳統，有走位，有小故事，總之令人耳目一新。

人們不禁要問，曾特首本身就擅長操控輿論，再加上老謀深算的許仕仁，已經是一對天作之合的最佳拍檔，為何還要找化妝師何安達、善於權謀的劉細良入府？這兩位童子軍，能替在香港官場打滾數十年而不倒的曾許，做出甚麼貢獻？

於是有陰謀論稱，何劉只是替罪羊，曾特首做出成績，民望飆升，功在特首。如果民望下沉，罪在化妝師，替特首擔受過失。

陰謀論未必足信，曾先生招攬何劉，社會突然泛起政治化妝熱潮。何安達的公關經驗，劉細良的權謀文章，又常把政治是一種專業掛在嘴邊，是否權謀計算要更專業，卻沒有清楚說明。彷彿權謀化妝就是一切，能夠扭轉乾坤，化黑為白。

化妝，是塗在臉上的油彩，正如一則廣告所說：「靠粉底，不如打好個底！」意謂如果面色蒼白，健康欠佳，化妝可以遮掩於一時，但卻永遠不能為她恢復健康。政治化妝，只是一張包裝紙，任你包裝得如何堂皇華麗，如果裏面只是一堆狗糞，顧客把包裝拆開，仍會惹來一片罵娘聲。

香港的深層矛盾，不在化妝包裝，而在制度。特首沒有充分的民意授權，但一半立法會議員卻由直選產生，行政立法矛盾無法調和。行政機關在立法會一票也沒有，卻靠一個疑虛似幻的執政聯盟撐着，政治酬庸沒完沒了。特首要靠化妝與政黨爭奪民意，靠權術來贏取支持，但民意如流水，變幻無定，權術是糖衣毒藥，用多了，會傷及根基。

靠粉底施政，不如打好制度根底。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七日《明報》

天天都是選舉天

政務官都是「快速學習者」，三朝兩日，就可駕馭新環境；二招兩式，就可應付複雜局面。掌握這門道的表表者，可說是打滾官場幾十年的曾蔭權。由政務司長到行政長官，由公務員到政治家，演哪個角色就像哪個角色，在極短時間內進入狀態，比他的前任董建華做了八年特首還在門外摸索，搞政治的能力何止強千百倍。

曾蔭權深切了解香港政治制度的弱點，就是自己最大的死穴。特首並非普選產生，沒有民意授權的合法程序。誰做特首，拍板的是阿爺，但官意與民意常有極大差距，董建華的八年浩劫已是明證。曾蔭權亦深明，沒有選票授權但要有民意支持的重要，在香港受歡迎，也容易得到阿爺歡心，位置也可穩坐下去。惹毛了香港人，為中央添煩添亂，只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於是，曾蔭權的方針政策，變成了「天天都是選舉天」，選舉要取得高民望才會贏，任何會影響民望稍有爭議的政策，會按下不表，或拖慢來做，務求人人歡

欣，個個接受。

禽流感早在周邊蔓延已經殺入香港，中央屠宰還最少要等三年，因為無論養的賣的劏的甚至全港美食家都一致反對。民意不可侮，不論專家學者如何力竭聲嘶，都任由雞與市民混雜，使香港處於與一個密集現代城市絕不相稱的高風險狀態中。

二手煙的危害學術文獻早已鐵證如山，由於酒樓業按摩界麻將館的強烈反彈，民意不可欺，室內全面禁煙又一拖再拖，等了三年再三年，能否真正實現，還有變數。二手煙影響健康付出龐大社會成本，最後還要納稅人承受。

每一天，曾蔭權都當成一場選戰來打，中產叫好基層拍掌，要人人自我感覺良好。何安達、劉細良入府，就是為有曾蔭權特色的管治方式出謀獻策。

問題是，為博一時掌聲，為討好民眾於一時，做出短期行為，對長遠的傷害定會難以彌補。政治家不應只看能否連任，還要為子孫後代的長遠福祉着想。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

一朝天子一朝「民間智庫」

由曾蔭權競選大員陳德霖牽頭的「智經基金」，經傳媒曝光，提早宣布成立。旗下的「智經研究中心」，以「民間智庫」面貌出現，理事兼主席陳德霖毫不諱言，在成立前，曾諮詢曾蔭權、許仕仁和唐英年，全都表示支持。陳德霖更表示「研究中心」在制定研究項目前先諮詢相關政策局，更可在短時間內完成研究，並會主動向政府提交報告，影響施政。

陳德霖對「研究中心」的定位和運作如此坦率，表明這個所謂民間智庫、其實是一個專為政府服務，不，嚴格來說，是專為曾蔭權服務的建制內體制外的組織。這類團體，在董建華時代早已存在，曾蔭權做不到一朝天子一朝臣，惟有變成一朝天子一朝基金，一朝天子一朝「民間智庫」。

葉國華的香港政策研究所，曾為董建華助選，而葉亦擔任董的特別顧問。後來，葉對董的影響力逐漸淡出，「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和「明天更好基金」取而代之。

有一段時期，董建華對這些民間智庫的負責人，已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董落曾上位，香港換了主人，原來受重用的民間智庫，也只能黯然完成歷史任務。

說來可悲，嚴格定義的民間智庫，在香港難以生存。智庫的研究項目，大部份由政府委託，日常經費依靠政府提供，政府一朝另有新寵，智庫便有斷糧危機。

更可悲的是，大部份本地智庫都靠財團支撐，如果大財團不是為了長遠的政治利益，他們不會拿出真金白銀來支持甚麼勞什子只有投資沒有回報的政策研究。本來是權力核心身邊紅人的智庫，一天突然失寵，來自財團政治投資的水源也會立時中斷。政府斷糧，財團斷水，智庫命懸一線。

新的民間智庫，與董建華時代的研究中心，其性質與定位根本沒有兩樣，都是為權力核心服務，是曾蔭權鞏固權力三部曲的組成部份。

第一部曲是改組行政會議，納入同盟，將舊朝的十一位局長摒諸門外，需要時才召他們開會。局長雖仍保持行會成員的尊貴身份，但最後拍板決策的武功，絕大部份已被廢掉。

第二部曲是重新布置特首辦的運作架構，委任特首

辦主任，新設常任秘書長，重設新聞統籌專員，大大增強特首對各政策局的駕馭能力，掌握輿論動向，以主動公關與立法會爭奪民意。

第三部曲是成立自己的民間智庫，以政策研究作為打通鞏固財團和學術界的人脈關係，為連任抬轎。將林煥光和黎慶寧擔任智庫的顧問位置，更是有計謀的一着絕棋，若順利連任，這兩位公務員猛將，肯定班師回府，取代董朝舊臣。

這個建制內體制外的民間智庫，靠的也是財團的水源，嚴格來說是一種全無規範的政治捐獻。智庫抬轎得法，特首連任成功，曾蔭權與作過捐獻的財團便綑綁在一起，關係更形密切。

日後，這筆政治債會用甚麼形式來償還，我們要密切留意。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蘋果日報》

西九的深層次矛盾解決了？

曾幾何時，曾蔭權先生說過：「天篷是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和設計的靈魂。」曾先生也說過：「我有信心，在單一發展的前提下，確保公眾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曾先生更說過：「如果要從頭再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可惜，我亦會很傷心。」

現在，天篷不再存在，三揀一取消了，整個計劃也要推倒重來了，好拍檔許仕仁連番受挫，可以灑脫地「厚顏做完這個任期」，但對一上任就堅決推行強政勵治的曾蔭權來說，是一個多麼致命的打擊呀！

試想想，有甚麼比曾蔭權的連任重要呢？甚麼天篷靈魂，甚麼單一發展，甚至整個推倒重來，又算得甚麼呢？總之一切把爭議都在這一年推入一個模糊狀態，讓人人都以為我從善如流，讓選委自我感覺良好，使政敵沒有借口在阿爺面前打小報告，選舉順順利利進行，待我坐穩了位置，才把冬眠的議題復活，那時我已經是最後一任，而且有充裕的五年時間，還怕甚麼呢？

立法會議員和不少評論都盛讚曾特首退一步海闊天空，卸下西九包袱輕裝前行，雖然這是「天天都是選舉天」的縝密計算結果，但因為有政治計算，才會有讓步呀，總算是一樁好事，不是嗎？

這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持這種意見的人，何不尋根究柢，問問當初憑甚麼對天篷三揀，如此堅持，甚至指摘立法會不仁不義，更一度祭出《基本法》指賣地屬政府的職權範圍立法會無權干預，這種繞過立法會霸王硬上弓的意圖和行動，一開始為甚麼會出現？

這不就是香港政治制度的深層次矛盾嗎？面積兩個尖沙咀價值上千億的土地，天篷、單一招標這些全無邏輯，甚至有官商勾結嫌疑的政策，為甚麼單憑長官意志就可全無制衡地一支竹竿撐到底？而又在一念之間戛然而止？我們不去深入探討這個深層次問題，以為取得勝利雀躍歡呼，只要制度不改，誰可保證曾先生坐穩了，今後不再發生？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明報》

靠歡心施政公信力遲早花光

還有甚麼比以下兩宗民生事例，更能顯露當前「強政勵治」的困局？

沙頭角發現走私禽流雞，當局雷厲風行，閃電修例禁止散養家禽。漁護署人員全副武裝挨家逐戶收雞，村民無奈涕淚俱下。政府強行要求人民交出私有財產，但卻堅拒賠償，理由是擔憂村民以走私雞冒充家養雞作弊。

新界村民萬分不願交出雞隻，但市區的雞主卻堅決抗爭，連日發起請願遊行，激情擁吻「阿雞」、「雞女」，聞者傷心，見者動容。

當局見民情反彈，又突然轉軚，若居民能證明在法例生效前已將家禽當寵物，即可繼續飼養。好了，平息了愛雞如子居民的怒火，又輪到自願交雞的村民不滿。家禽全部交出，一分錢都不獲賠償，法例無情萬般無奈。但今天只要將家養雞稍為妝扮，搖身一變成了寵物雞，雞命好歹得以延續。但村民交出來的雞早已魂歸天

國，力挽無從。

政策法例沒經深思熟慮，朝令夕改。哭鬧的孩子有糖吃，奉公守法的公民卻蒙受損失。當初禁止散養雞，是因為缺乏生物保護措施，鳥雞接觸，容易傳染禽流感，今天寵物雞就消除了這種憂慮了嗎？家養雞變了寵物雞就獲豁免，不但防禽流感擴散的基本理念全線崩潰，還換來了侵犯私有財產的司法覆核，這算是哪個牌子的強政勵治？

不講理念原則，哪裏有壓力就向哪裏傾斜已不是第一遭了。德信建築事件又是另一個典型。工聯會議員帶領工人操上特首府施壓，房署堅拒用保證金墊支欠薪的話音未落，又突然讓步，答應墊支，輿論嘩然，劣評如潮。事後，當局又改口，說由房委會墊支並無法理依據，得另覓其他辦法解決欠薪。政策一天一個樣，公信力的信用額遲早花光。

這正是「天天都是選舉天」的惡果。曾蔭權連任，靠民望一直高企，才令阿爺高興。但民意如流水，變化莫測，你永遠無法取得所有人的歡心。施政不靠理念，而是靠歡心，禽流雞德信，只是冰山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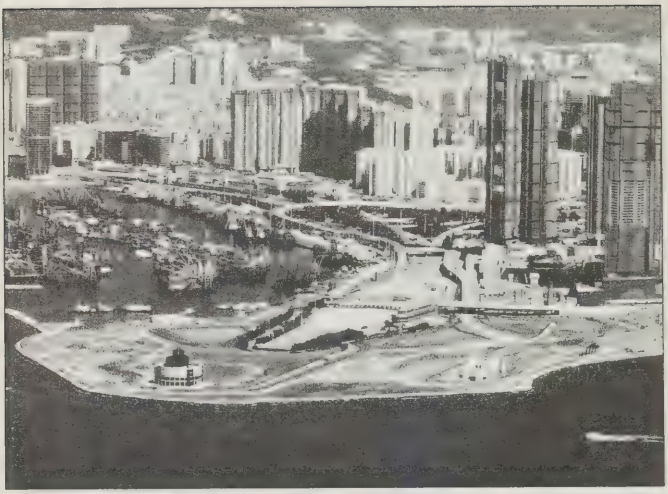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明報》

朝令夕改只為連任

西九推倒重來，特首曾蔭權公開回應：「所有政策都要用市民的意向為依歸來辦事……西九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亦反映了香港人的意願，我相信這些是能夠穩定香港社會，加強社會和諧的一種最好方法，一定會得到市民的支持，得到市民的支持亦一定會得到中央的支持。」

曾蔭權說的當然是大實話，對於一個欠缺認受性的政府來說，統治的合法性，只能靠高企的民望來維持。反映市民意願，得到市民支持，阿爺亦一定高興，阿爺高興，連任就可十拿九穩。

問題是，甚麼才是真正的民意？兩個尖沙咀大的西九寶地，興建「創地標、顯文化」的文娛藝術區，政府說，以民意為依歸。沒有宏大而耀目的天篷，就失去了創地標的功能，沒有地標，就連顯文化的效用也無從發揮。曾幾何時，曾特首說過，天篷是西九的靈魂。因為天篷才可以將文娛藝術連在一起，一定要單一招標。



今天，天篷靈魂「不再存在」，地標沒有了，單一招標不能堅持。曾特首曾經強忍着盈眶的熱淚說過：「西九推倒重來，我會很傷心。」但今回西九真的要推倒重來了，曾特首又說：「所有政策都要用市民的意向為依歸來辦事。」究竟此一時的民意，還是彼一時的民意才是真實的民意呢？民意變幻難測，政策也是要每天變幾個樣嗎？

西九推倒重來，明眼人都明白這是曾特首為了順利連任的政治計算，卸下包袱，輕裝上路，又贏得掌聲，也算從善如流，當然各方叫好。民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博得當權者瞬間轉念，凸顯香港的政治制度存在

甚麼深層次矛盾，不是很值得深思嗎？

因為連任，政策一天幾個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修例禁止散養家禽是典型中的典型。幾番擾攘幾番哭訴，總算順利進行。但當局在壓力下又突然改變主意，同意寵物雞可以豁免，毋須領牌也可繼續飼養。「阿雞」、「雞女」的主人笑逐顏開，但早已交雞或親宰飽食的村民，卻大喊不公，要求賠償。

究竟當初禁止散養家禽的理念是甚麼？有沒有深思熟慮？在幾場示威後又朝令夕改。今天寵物雞可以繼續飼養，明顯與當初的政策衝突，防止H5N1擴散的措施可能因此而崩潰，新政策只講政治不講科學，政府倚重的病毒專家又豈不心灰意冷？

為了連任，為了與政黨爭奪民望，只懂跟着民意的尾巴走，施政只講民意不講理念，只要起哄就可改變政策，只要大隊人馬操上特首府就可迫令就範。民粹主義當道，真的就可得到阿爺的歡心嗎？

二〇〇六年三月一日《蘋果日報》

用嗅覺代替腦袋的香港政治

曾蔭權上京列席人大會議，這是他就任特首以來第一次的榮耀，人生的第一次當然特別深刻。但是，這第一次卻有瑕疵，就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會接見，理由是「沒有特別的事情要商議」。靠嗅覺獵食的政商二界，四出打聽，以精明銳利的眼光，尋找特首失寵的蛛絲馬跡，好為下一回的押寶策略縝密盤算。

一眾地產大亨去信曾特首，炮轟政府自嘉亨灣事件後，關卡重重，綁手綁腳，影響營商環境，阻礙他們搵食。乖乖不得了，地產大亨是何等份量，他們橫向搭通各省市領導人，上天直達中南海，黨政軍都有豐沛的人脈，他們出手聯署炮轟特首，豈是一個絕非尋常的警號。

一貫「愛國愛港」的鄉議局，無論哪個特首上場，都會自動自覺團結在特區政府周圍，縱使時有利益爭議，鄉民起哄要狀告政府，到最後關頭都會緊急煞住。但這個保皇社團，竟然協助一名村婦，入稟司法覆核，為的

只是一樁芝麻小事，不就是幾隻小雞小鴨嘛，劉主席上下不以大局為重，跟特首來真的，用司法程序與政府對着幹。是知道曾特首坐不穩他們才敢這樣做？還是這樣做要令特首更坐不穩？

曾特首剛搬入特首府，牀也未睡暖，真正愛國愛港的工聯會竟然率領工人群眾浩浩蕩蕩操上特首府追討欠薪，在工人階級的怒吼下，嚇得房屋局的小官僚失言失語，允諾墊支，後來又驚覺於法無據，硬着頭皮改口。工聯會是何方神聖，他們也會這樣，形勢不是更清楚嗎？

還有還有，曾先生的大靠山港澳辦主任廖暉退下來的傳聞，更觸動着香港政局的神經線。

街頭暗角，富豪飯局，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倒曾跡象，礙於篇幅，唯有割愛。特首得寵失寵，決定在深宮高牆裏中南海領導人的一念之間，甚麼《基本法》條文，甚麼問責制文官制統統不管用，黑箱裏發生的一切神秘詭異，無跡可尋，人人只能用嗅覺代替腦袋，這不正正是香港政治的悲哀嗎！

二〇〇六年三月三日《明報》

無法止於智者　只能止於王者

一場轟轟烈烈的倒曾運動，在中南海諸位領導相繼與曾特首在兩會握手問好、新華社向全世界發照片後，戛然而止了。這種充滿中國特色的闢謠止爭，說明我們仍擺脫不了幾千年封建傳統。謠言無法止於智者，謠言只能止於王者。皇帝跟盛傳失寵的臣子公開熱呼熱呼，下面的人還敢說三道四嗎？

首席國師劉兆佳教授說，他無法明白為何對特區施政的批評，會渲染成一場倒曾運動？劉教授學富五車，他豈會「不明」？是當局者迷，還是裝聾扮啞。一向親建制的巨賈鄉紳，視為盟友的傳統左派，不約而同的炮轟特區政府，矛頭對準曾蔭權，難道這是偶然的嗎？喝封建奶水生存，看歷史宮闈劇長大的香港子民，豈會麻木得連一點燒焦的氣味都聞不出來？

劉教授，你知道嗎？在畸形的政治生態下，是無法有正常的批評的。泛民主派批評政府，被標籤為「反對派」，戰鼓擂動，棍棒侍候。親建制人士突然這個時候

對曾蔭權的施政齊聲說不，人們能以平常心看待嗎？就因為我們的政治架構不正常，致使港人的政治心態也不正常。傳統左派生下來就應支持特區政府，阿爺支持曾特首，你們膽敢反對嗎？你們敢公開反對，不是說明阿爺不支持嗎？常識顛倒的混亂邏輯，在充滿中國特色深宮政治裏，竟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三番四次批評曾蔭權起用反共的劉細良、指曾特首搞政治而不是政治家的曾鈺成，終於出來表態了，他說：與曾先生無論在公事、私下溝通得非常好，好開心跟他工作。還語帶相關的加了一句：我好敬佩曾先生的處事能力。是處理的能力，不是個人、聽明白了吧。明顯，表態是逼出來的。

傳統左派對曾蔭權的不滿，非自今天始。中聯辦主任高祀仁祭出了鄧公遺訓：治港的人，左派要有，但大多數應是中間人士。一語中的。所謂「倒曾」、禍源仍是政治利益，等了八年還未輪到我，能服氣嗎？

二〇〇六年三月七日《明報》

中央及時投以關愛眼神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一定會有機會見到中央領導人的。我跟主管香港政策的曾慶紅副主席促膝夜談，跟我的大靠山港澳辦廖暉主任也談了一個多鐘頭。你們看到了沒有？為了挺曾闢謠，日理萬機的胡主席溫總理，也在兩會期間專程來跟我親切握手，對香港事務訓導勉勵，新華社也發了照片，讓全世界的人都看見了。中央領導這樣及時的對我投以關愛的眼神，我銘感五內，激動不已。正如賭王何鴻燊言：倒曾？誰有這個本事！

一場「倒曾」鬧劇，在胡溫出面表態後，終於偃旗息鼓。究竟有沒有真的倒曾這回事？如果有，誰在台前幕後？如果沒有，胡溫為何又要煞有介事地出面力挺？沒有當事人現身說法，恐怕只能是歷史懸案。

董去曾來，說明了胡溫對港政策，有別江澤民時代，由意識形態掛帥，轉為技術能力主導。曾蔭權在香港官場打滾幾十年，對官僚運作瞭如指掌，由此而受到新領導人青睞。只要照足規矩辦事，不太出格，又不為

中央添煩添亂，就可以放手大幹。

為了表面的穩定和諧，董朝舊臣一個也不能動，曾蔭權在幹部的任用上有諸多掣肘；雖然如此，對不少人來說，他的用人已算反傳統了。他用了一個參與反釋法遊行的黃仁龍做律政司司長。為了鞏固權力，全面重組特首辦，招攬舊部進駐要害位置。曾蔭權亦深明公務員思維方式的局限，於是向外招手，比較開明民主思想的精英通通成為招納對象，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惹來一場風波，甚至野火燎原。

曾蔭權曾經說過，會適時在各政黨政團引入一批部長助理，待他們熟悉政府運作後，再離開政府參選。如此培養親建制的政治人才，可謂煞費苦心。但曾特首如此承諾，就引起「愛國愛港」政黨的無限憧憬。他們又遞名單又薦人才，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自己人坐上關鍵的位置上。

怎料結果開出來是如此的叫人失望。我們的人只能做一個甚麼特別助理，而別人就拿了兩個極重要的位置。這未算最壞，那個「反共」的劉細良曾尖酸刻薄，點名攻擊「愛國愛港」人士，你曾蔭權還要重用他，分明不把我們放在眼內。

風波一發不可收拾，新仇舊恨，舊賬翻新，又是撰文又是耳語。曾陣營那邊當然不是省油的燈，索性繪聲繪影的四出推銷一個「倒曾大陰謀」，被點名的人百辭莫辯，又是澄清又是否認。最後驚動天庭，胡溫親切握手，「倒曾」大員曾鈺成公開「佩服曾蔭權的辦事能力」，「倒曾」鬧劇，終於畫上句號。

曾蔭權得到胡溫力挺，算是小勝，但與傳統左派的嫌隙日益加深。左派與曾蔭權的分歧，不在意識形態而在人事權力。董建華年代沒有重用我們，但總算在每個細節都給足面子，到了曾蔭權年代，非但沒有改善，更是每況愈下。解放了九年，政權還不在我們手裏，叫我們怎能服氣？

二〇〇六年三日八日《蘋果日報》

因為我們就是王者

李嘉誠先生不愧為全球十大首富，投資眼光了得，獨到準確、生意遍及五大洲七大洋，無遠弗屆。

說到底，政治也跟他的生意一樣，是投資的一部份，只要能早着先機，押下巨注，買得準，必然得到享用不盡的回報。

特首曾蔭權先生的任期，到二〇〇七年六月三十日才屆滿。特首選舉，在二〇〇七年三月才舉行。投票選特首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也要在二〇〇六年底才產生。選出八百人的界別分組選民，也要在五月十六日才截止選民登記。換句話說，連產生八百人選舉委員會的選民還未齊備，但特首選舉已經塵埃落定，由李富豪金口一開，宣布了結果。

李嘉誠先生被問及會否支持曾蔭權連任，記者形容說，他想也不想就回答：「我十分支持。」記者續問：「你認為他怎樣？」他不慌不忙回應：「我答覆支持那就不用說。」

記者再問，李先生誠心回答：「我認為他全心全力，亦做得不錯。他為人公正，全心及有能力去做，他的表現我認為相當好。」

全球十大首富押注，賭王何鴻燊當然要跟，他說，跟李嘉誠的看法一致，更認為曾特首的施政表現值一百分。何賭王還斷言，曾先生只會一人參選，在無對手下連任。

本來，李嘉誠公開挺曾，曾先生能成功連任已經非常保險的了，再加上地產建設商會的何鴻燊會長鐵口直斷，曾先生會自動當選。如此這般，選舉結果已經出來了。

兩位富豪說支持曾蔭權不是白說的，而是有實質行動的。曾先生的選舉機器「智經基金」已經開動，到處籌募選舉經費了。香港的富豪一定當仁不讓，慷慨解囊，忠不忠，不是口說的，而是用真金白銀說的。政治也是一種投資，是一定會有豐厚回報的。

再看看八百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政商二界都有我們的人，每個地產家族可控制的票源已有決定性的影響，再加上跟地產商「搵食」的專業人士佔了不少。近年地產界在大學的投資，早已到了收成的時候，高等教育

界靠我們才能生存，票源肯定不成問題。把曾蔭權先生送上特首的寶座，我們有十足十的把握。

曾蔭權先生當選連任早成定局了，問題是如何實現何賭王斷言的無對手下連任。中央已開腔了，最怕就是泛民主派玩真的，一改常態參加這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選舉，由選民登記開始，一步一步的累積上去，到八百人裏真的有一百人支持民主派，提名了一個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出來，那就乖乖不得了。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輕心，選民登記，不早就在我們的人中發動起來嗎？

真的是說得出做得到，我們支持誰當選，誰就當選，說要他在無對手下自動連任，對手連出場的機會都沒有。有我們就有政府、地產家族與特區政府共榮共存，百年共治的和諧局面，將會長期延續下去。

誰聽誰的不是很清楚了嗎？這不是我們做地產生意的一代人問題，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會受惠。我們當然不是造王者，因為我們就是王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蘋果日報》

首要任務　是要賣得出貨

聞說，要做成功人士，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推銷員。行政總裁要推銷他的財技、學者要推銷他的理念，政客要推銷他的政策、賣藥的當然要取得推銷業績。照此推斷，做過成功推銷員的，必然可以在各行各業得到驕人成就。可不是嗎，眼前就有一個現成而典型的例子。

曾蔭權特首曾經自比「孤獨的推銷員」，但自從他做了一區之長後，推銷手法層出不窮，而且毫不孤獨。(〇六年)三月中，曾先生親自率領六局一司的首長，出席執政聯盟前主席曾鈺成地區辦事處開幕典禮，警察封路，保鑣隨行，星光熠熠，盛況空前，歷史罕見，政界側目。

曾特首勞師動眾，卸駕親征，為了冰釋前嫌，為「倒曾鬧劇」劃上一個句號。民建聯對添馬艦政府總部計劃一早表示不滿，陣容鼎盛出席「畀面派對」，是為了防止政改、西九、總部連食三蛋。以八位高官年薪數百萬計算，民建聯十二票，可謂票票萬金，得來不易。

可是，如此高官陣容卻未收到預期效果，執政聯盟隔空喊話，堅稱仍屬意東南九龍紅色根據地為政府總部之首選、帶旺附近地區云云，實為赤裸裸的票源考慮。執政聯盟開天索價，一票都沒把握的行政長官不得不硬着頭皮應對。

曾特首紆尊降貴，親到中委向民建聯解釋為何非添馬艦不可，無論特首的說辭有沒有說服力，我已敬你三丈，只想換取你敬我一尺，如此低三下四的姿態，民建聯諸君能不感動流涕嗎？推銷員的特質，就是以業績論功勞，為了賣得出貨，身段再軟一點又有何不可？

有了民建聯的支持，特首夠票了，只能做，不能拖，這就是強政勵治。民主黨的媚眼已沒有甚麼作用，民間團體要求甚麼整體規劃、公開論證，只是一種噪音。

今回你們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起碼政府總部為我扳回一城，連任的成績單不至太難看，也好向阿爺交代。我會論功行賞，發展紅色根據地，放心，你們一定會得到豐厚的回報。

二〇〇六年四月七日《明報》

強・政・治・傳・媒

製作節目要聽長官意志？

特首參選人曾蔭權先生不滿香港電台播放賽馬節目和十大金曲，早已是公開秘密。曾參選以來，起碼在兩個閉門場合向傳媒高層提起此事，而且說得淋漓盡致。當傳媒正式向曾競選辦查詢，他也直言不諱：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不宜播放賽馬和舉辦娛樂事業。先後三次的清晰言論，可見曾先生希望公眾知道他對香港電台節目安排具體而細緻的立場，毫不懼怕或擔憂會引起爭論，影響他的選情。

或許有人會說，曾先生現在是一介平民，他的意見，只是七百萬香港市民的其中一種看法；嚴格來說，這只是路人甲的主張，路人甲有言論自由，不值得大驚小怪。這種阿Q式的自我安慰，維持不了多久，幾個星期之後，曾參選人會成為曾特首，路人甲的言論，會變成長官意志，長官意志通過甚麼方式、甚麼程序加以體現，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香港電台應否繼續播放賽馬節目，應否繼續舉辦金

曲頒獎典禮，當然可以討論。透過研討會、聽眾意見調查、學者論證等方式，研究香港電台的定位和節目取向，最後達致結論，我認為是最合理和恰可的方法。香港電台是使用公帑的公營廣播機構，服務對象是廣大聽眾，他們都是納稅者，是真正的老闆，聽眾最有發言權，香港電台的節目安排，應該體現聽眾的意志，而不是由最高長官一個人的意志，一時興起、下一個命令、憑一個人的喜惡說了算。

即使特首有個人喜惡也無可厚非，但也要有可以說服別人的理由，例如公營廣播機構「不宜播放賽馬和舉辦娛樂事業」，有甚麼理據？為甚麼不宜？有人提過商營電台都搞這些，公營電台不應與民爭利，說法看似有理，但香港電台沒有廣告，何利之有？爭甚麼利呢？唯一爭的，是聽眾，所謂爭利，就是爭取聽眾的利益。爭取聽眾的利益，有甚麼錯呢？

電台「烽煙」節目聽眾對曾先生的言論反應強烈，他們幾乎眾口一詞的說，香港電台播賽馬、播金曲，是給聽眾多一個選擇，他們喜歡節目的內容、主持人的風格、某些環節的安排等，都是很主觀的，不能說商營電台有同類節目就可取代。聽眾又說，香港電台沒有涉及

商業利益、獨立性更為可信，這個優點、更是無法取代的。

如果商營電台已有同類節目、公營電台不應「與民爭利」的邏輯成立、那麼、香港電台不少節目都應取消了、例如「烽煙」節目、商營電台不也有嗎？而且不也是搞得有聲有色嗎？不應「與民爭利」、香港電台的「烽煙」節目，不也應該取消嗎？

我不敢猜測曾先生對香港電台節目安排具體而微的意見、背後的潛台詞是甚麼、但知道一些特區高官早就對香港電台有所不滿、他們認為香港電台不應「咬餵他的手」。這種心態更令人不安、我養一條狗、要牠乖乖聽話、不得亂吠、咬主人的手更是該殺。這種思路、明顯與左派不滿香港電台是一致的：政府電台不應批評政府、應作為政府的喉舌。但誰養誰呢？香港電台的真正老闆是高官還是市民呢？香港電台應為政府服務還是為聽眾服務呢？作為政府喉舌的電台、還有人聽嗎？

有人擔心、曾先生對香港電台具體的節目安排提出意見、是干預編輯自主的第一步、我們可以怎麼辦、才可以令這種猜測不會成為事實？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三日《蘋果日報》

整治港台山雨欲來

特首曾蔭權、政務司長許仕仁、工商科技局長曾俊華近日三番四次就香港電台直播賽馬、十大金曲等大眾小眾節目等問題作出指示，山雨欲來。董建華主張對香港電台「慢慢來」，曾蔭權強政勵治，告別慢慢來作風，只能做，不能拖，整治港台，即將成為眼前的現實。

曾俊華說：「一個電台，用公帑的，理論上是不應與商營電台有競爭，如商營機構已經有提供這類節目，公營電台為何要有一個重複提供？」

後來又澄清，除了大眾節目，還要製作更多高質素的小眾節目。新聞及時事節目也與商營電台重複，是否也要停播？曾俊華說：新聞節目是不同的。至於如何不同，就沒有確切回答。

從長官們指示來看，反映特區政府整治港台的思路異常混亂。首先，甚麼是「重複提供」？比較港台與商營電台的節目表，有新聞財經、音樂節目、親子教育、清談專訪、時事烽煙……如果說重複，超過九成重

複，如果要停播，幾乎全部都要停播。如果「新聞節目是不同的」，那麼時事烽煙呢？清談專訪呢？親子教育呢？「同」與「不同」的分野在哪裏？背後的邏輯理念是甚麼？香港是知識型社會、不是第三世界、不應由長官一時興起個人喜好說了算。第二、香港電台不是沒有高質素的小眾節目：有口皆碑的古典音樂台、全港唯一的普通話台、老人家精神食糧的長者台、英語台，還有大量文化教育節目，這都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營電台無法提供的。除了大眾節目，還有高質素的小眾節目，香港電台完全符合長官們的要求。

長官指示背後的潛台詞是甚麼呢？那才是最關鍵的：不能咬餵他的手。整天吹捧大唱肉麻讚歌、服務小眾高官的、重複又重複又有何不可，監察批評的就一個也嫌多。賽馬金曲只是切入點，好戲陸續有來。香港電台前途如何，要看港台上下與論市民聽眾的反應了。

二〇〇五年七月五日《明報》

喪鐘為你我而敲　後悔已太遲

黃毓民突然被商台終止合約，香港社會的迴響，不及〇四年名嘴封咪的百分之一，是事件的性質變了，這純是商業合約人事糾紛，完全與政治言論自由無涉？是香港人麻木了，特區換了人間，樓價飆升，言論自由不自由，一切變得無所謂，不重要了？

黃毓民被炒純是合約人事問題嗎？毓民的票房價值是人所共見的，雖然一星期只主持一次節目，但擁躉依然眾多。多聽眾自然多廣告，廣告的叫價可以更高，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不可能把高票房價值的節目主持人流放到有如荒漠的星期六晚上，一星期一次，最後更是棄而不用，這是甚麼商業道理和邏輯呢？

有位極資深的電子傳媒管理人對我說，聽眾多寡不是電台考慮主持人最重要的因素，而是黃毓民過了火

位，違反了遊戲規則。我問甚麼火位遊戲規則呢？管理人又說不出所以然。

另一位資深的電子傳媒人說，黃毓民被炒的原因是不留情面的批評管理層，這是任何管理層都不能容忍的，因此這只是人事問題，而不是政治風波。

傳媒人們的自我解釋，就如夜行人經過墳場吹口哨壯膽，拚命對自己說：沒事沒事，一切如常，鬼魂沒有出現，我至今可以發聲，證明言論新聞自由仍然完好無缺。這只用來合理化自己穩坐高薪厚祿紋風不動的犬儒邏輯，不值一哂。

批評電台處理特首選舉的節目安排的政治偏向，是批評管理層，還是批評向權貴傾斜西瓜靠大邊的擦鞋現象呢？如果傳媒雙手奉上監察政府的神聖職責，轉向歌功頌德肉麻奉承，傳媒的功能喪失了，變成了一副宣傳機器，作為節目主持人，就只有同意的份兒，連批評異議的空間都被剝奪，究竟傳媒是公器，還是在擁有者和管理人手中把弄的私器呢？

傳媒歸邊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但傳媒工作者也愈來愈麻木不仁，市民也愈來愈無可無不可。但到了喪鐘為你我而敲的時候，後悔已經太遲。

二〇〇五年七月八日《明報》

向港台開刀曾特首顯本領

蔭權新政、強政勵治、對香港電台開刀毫不手軟。經過幾星期拉鋸、港台的頂頭上司工商及科技局長曾俊華終於按捺不住、主動踢爆早在今年(〇五年)五月已與港台達成停播賽馬協議、不容港台用軟着陸的方式宣布、連丁點面子都不給港台的領導層。香港電台與政府的關係、面臨近十多年來最惡劣的處境。

由曾蔭權競選時對港台節目作具體指示開始、到新上任的政務司長許仕仁再重複曾特首的口徑、再由曾俊華強勢落實執行、高官們的種種強硬言行、目的只有一個、要收伏港台、將港台變成徹頭徹尾的政府喉舌、成為宣傳機器、不容存在批評政府的異議聲音。

曾蔭權對港台的思路、在當選後的一次會見市民的答問大會說得清清楚楚:「港台作為一個用公帑的電台、公營電台有自己責任同自己做的工作。港台的工作、就是要協助政府推銷政策、我好相信我自己要借助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營電台、幫政府施政方面、將政

策很有效地說給普羅大眾聽，我希望港台做到這樣。」

這還不夠清楚嗎？以往官員常常掛在口邊的公營廣播機構他不講了，港台與政府簽訂的架構協議，賦予港台編輯自主也絕口不提了。曾蔭權明確說明了：港台只能做政府喉舌和宣傳機器，其他甚麼也不是。

其實，在宣示政府政策方面，港台早已在打乖乖牌了。如果細心統計，高官們上港台宣示政策的時數，比其他電子傳媒何只以倍數計。但還遠遠不夠，喉舌就是喉舌，宣傳就是宣傳，要更赤裸裸，任何其他包裝，統統不算。

曾蔭權要拿港台開刀，除了要將港台變成他的宣傳機器，還有立威的作用。他可以向中央交心，向左派宣示：誰說港台難以收拾？看我的本事。

港台公營廣播機構的形象已深入民心，政府拿到了一副宣傳機器，卻失掉聽眾，失掉民心。曾特首，拿港台開刀，真的可以立威嗎？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明報》

名嘴被炒足證溫水正煮蛙

我對黃毓民被商台終止合約，感到既突然，又認為是必然。

突然，是因為毓民被迫只能一星期開一次咪，影響力大減，但支持者仍然非常多，要求商台讓他重新一星期做五次的呼聲，響徹互聯網絡。如此叫座的節目主持人、有極高的商業價值、商台竟如此糟蹋他，最後竟完全棄用，這是哪門子的商業行為和商業邏輯？

必然，是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政治大氣候和香港小氣候的必然。二〇〇三年七一逾五十萬人上街，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創造了一個奇跡。當權者不但沒有深徹反省管治危機為何突然爆發，反而怪罪傳媒。正如中央政策組前顧問練乙錚所言：當自由和民主不能配套，按當權者的思路，就是要壓低自由以遷就低度民主，於是二〇〇四年七一遊行和立法會選舉前的名嘴封咪，就如此這般地發生了。

接着，中央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向香港輸血，甚至

把絲毫不敢懈怠為中央賣命，但卻成為港人眾矢之的的董建華犧牲掉，以撫平港人的怨氣。二〇〇五年七一遊行人數驟減，證明政策收效。毓民被炒，是〇四年名嘴封咪的下集大結局，商台在七一遊行後第二天才宣布與黃毓民終止合約，連最後一點影響力也使毓民無從發揮，可說是計算得異常準確。

不少身處高位的傳媒管理人，以旁觀者的態度犬儒地看待毓民被炒事件，說甚麼黃毓民過了火位，說甚麼任何管理層都不容許下屬公開批評自己，用這種自我安慰的解釋，只希望說明一切如常，毓民被炒只是人事問題、合約問題，與言論自由一丁點關係都沒有，不需要做些甚麼，也可繼續享受他們的高薪厚祿。

傳媒歸邊，已屬常態。董建華年代民怨太深，除了左報，沒有幾家傳媒肯為他歌功頌德。曾蔭權民望高企，拍馬吹捧視為理所當然。收視最高影響力最大的無線電視，一而再製作了甚麼特首之家特首夫人的特輯，極盡逢迎巴結擦鞋諂媚之能事。此等題材，竟由號稱獨立權威之無線新聞部製作，新聞界竟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可能他們還認為，特首及夫人偏心給了無線一個大獨家，妒忌得口水也流了出來。

新聞工作者理所當然應肩負社會責任和良心，但也如此苟且麻木，何況是一般為餬口，終日低頭營營役役的小市民呢。何況，沒有傳媒的渠道，縱使不滿，他們還可以通過甚麼途徑表達出來呢？

不少市民可能認為：毓民雖被炒，青筋暴現辛辣的批評可能沒有了，但仍有其他主持人發聲，仍有讓市民發表意見的渠道；只是某種言論風格不再存在，言論自由收窄，根本言過其實。

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在不少資深傳媒人中形成主流，他們為甚麼不問，為何在言論的光譜中，辛辣批評的言論突然容不下，要一夜之間消失呢？辛辣言論突然消失了，只剩和稀泥各打五十小罵大幫忙成為主流，這不是言論收窄，難道是擴闊了嗎？辛辣言論缺乏市場嗎？名嘴封咪後，烽煙節目聽眾大量流失，就可說明一切。市民無可選擇，惟有決定關機。

毓民被迫封咪，我感到悲涼。各位傳媒行家，溫水煮蛙是現在進行式，再麻木不仁，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蘋果日報》

港台架構協議一紙空文

一九九五年，政府與港台簽訂架構協議，確定了港台編輯獨立的地位。協議雖無法律效力，但卻是一項憑據，界定了政策局與香港電台各自的工作和權力範圍。根據協議，工商及科技局負責政策指引及支援，而廣播署長是港台的總編輯，負責日常編輯工作。

在停止播馬的風波發生後，港台高層強調，這是專業決定，屬於編輯自主範圍。但工商及科技局的高官卻不只一次說過，停播賽馬是局方政策，與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無關。

究竟停播賽馬是誰的決定？港台說是自己決定的，但局方卻咬着不放，說是政策攸關，由局方拍板。問題來了，如果直播賽馬是編輯範圍，局方說三道四，就是干預編輯自主。如果這是政策範圍，港台自己就作不了主。明眼人都看出局方與港台的各自表述矛盾重重，肯定其中一方沒有說出了事實的全部。

何謂政策？甚麼叫日常編輯工作？架構協議沒有明

確清晰的界定，這是港台陷入經常性困局的真正原因。架構協議，只是一紙空文，只要長官把節目安排界定為政策，港台要播甚麼不播甚麼，都由局方來做決定，根本毋須動甚麼大手術，就可以把港台收服。

例如，一星期五天在早上的黃金時段，要開設節目給高官宣傳政策，主持人只能配合提問，不能質疑。如果港台說這與編輯自主新聞自由相違，但長官壓下來，強調港台有責任宣傳政府政策做官方喉舌，這是政策範圍，港台總編輯能抗拒嗎？

又例如長官認為某節目主持人批評過於激烈，不合政府口胃，要換掉。港台說這屬港台的編輯自主，恕難從命，但長官說主持人不配合強政勵治，又破壞社會和諧，非換不可，這屬大政方針，港台能不從命嗎？

脆弱不堪的架構協議既不是護身符，不是救命草，更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擋箭牌，無風無浪的時候表面還可以和和氣氣。架構協議，只是一層薄紙，若長官們執意要刺破撕掉，能抵擋得住嗎？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九日《明報》

港台將繼續樹欲靜而風不息

廣播處長朱培慶在立法會談到香港電台近年的風波時慨嘆：「樹欲靜而風不息。」說出了港台員工的共同感受。

架構上，港台是一個官家部門，官員期望港台做政府喉舌，只宣傳政府政策，不得作獨立的批評。角色上港台是一公營廣播機構，市民期望港台為民喉舌，監察政府政策，批評失職官員，與一般獨立媒體無異。角色和期望矛盾，港台每刻都在這種互相拉扯中被撕裂。

早前，兩位教育高官公開高調批評《特區八年——教改長路》「失實」，就是港台被撕裂的典型例子。高官們批評節目「基本事實都沒有完全掌握」，但究竟是甚麼事實搞錯了，又沒有說清楚，媒體又沒有追問。《教改長路》通過老師、學生和家長的口，表達對教改不滿，教育官員當然不悅，只是觀點不同卻被指摘事實錯誤，港台又被迫食了一隻死貓。

《特區八年》的記者希望訪問有關政策高官，有高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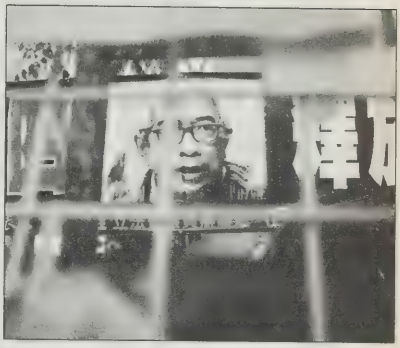
提出條件、訪問可以、但要播出整整十分鐘、不可刪剪。這種荒謬的提議如果發生在西方、本身已經是新聞一部份、繼而發展成為干預新聞自由的醜聞、但在香港只能引起一點點漣漪、反映香港媒體對自身的獨立自主根本沒有足夠重視。

高官們膽敢對港台提出這種無理要求、因為不少高官根本視港台就是他們的宣傳工具。如果這種心態無法改變、那麼喉舌就喉舌到底吧、港台索性拿出一條頻道給政府新聞處、由處長蔡瑩璧負責節目編排兼主持人、每天邀請司局長對話、想說多久就說多久、沒有任何限制、看看效果怎麼樣？徹徹底底的宣傳頻道政府已經掌握了，就放港台其他節目一條生路吧！

但政府是不會採納這個方案的、因為民智已開、赤裸裸的宣傳是沒有人聽的。政府要宣傳、會繼續要求港台給他們做包裝。港台公司化被曾俊華一口拒絕了、今後的港台只能繼續樹欲靜而風不息、只能繼續在重重矛盾中被撕裂。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明報》

當傳媒淪為抹黑機器打手



香港傳媒號稱全世界最自由，但這種自由已被濫用成為傳聲筒，成為抹黑別人的工具。程翔的所謂「情婦」事件，時間、地點、人物、過程，甚至連姓名全部都搞錯，報道一宗如此重要的「新聞」，連最基本的核實工作都沒有做好。結果「情婦」現身，聳動的「新聞」一夜之間成為謊言。

在程翔以間諜罪被正式拘捕以來，「權威人士」頻頻以匿名身份向部份傳媒發放信息，說程翔做間諜證據確鑿，沒有真憑實據不會如此高調。這種不容當事人自辯的一面倒輿論造勢，對身陷囹圄的程翔構成極大傷害和不公，但如果媒體有足夠獨立性，起碼會對這種單方面的指控提出質疑，在新聞處理上會較為平衡。但部份傳媒卻照單全收，幾乎將一字一句全部刊登，徹頭徹尾淪

為「權威人士」的傳聲筒。

內地拘捕異議人士，不會立刻把你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是羅織罪名，給你安排一個甚麼刑事罪，然後拚命抹黑，說你亂搞男女關係，貪財好色，先要把你羞辱一番，在人格上把你判以死罪，最後才進行所謂「審訊」，定個刑期。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用這個辦法來打擊對手，今天號稱以法治國，但對付異議人士，手法與本質並無分別。

內地傳媒由官方控制，官方發了一條稿，傳媒只能按統一口徑「報道」，縱使出現疑點，也只能照辦。官方要你歌頌，就要歌頌，官方要你抹黑，就要抹黑，不得異議。這就是宣傳工具的本質。

但香港沒有這個「官方」，媒體沒有事前審查，也沒有事後追究，媒體獨立自主，享有百分百的新聞自由。但部份媒體為何又甘心淪為宣傳工具？為何又甘心淪為官方的抹黑機器的打手？即使這是傳媒老闆的命令，新聞工作者也有拒絕執行這項任務的自由，最嚴重的後果不是殺頭坐牢，只是丟飯碗而已。

當這些新聞工作者回顧他一生的合訂本時，會感到驕傲自豪，還是羞愧得無地自容？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六日《明報》

檢討港台　是禍躲不過

檢討公營廣播，本來光明正大，理所當然，但由政府不斷放風到兩度押後，期間出現不少異乎尋常的詭異情況，無法令人不推想，所謂檢討，是為了整治香港電台而來。

成立委員會檢討公營廣播，事前完全沒有醞釀，極度保密，香港唯一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高層被蒙在鼓裏，直至政府四出尋人加入委員會，港台才收到風聲。

委員會名單在傳媒曝光，檢討職權亦透過報紙發放。廣播處長朱培慶說：「至今都未有看到一份書面文件，我們也想知政府最後的公布是怎樣的。」報紙消息滿天，當事人竟然最後一個才知道，港台上下都在猜謎中度日。曝光的委員，沒有一個是公營廣播的專家學者，港台也沒有獲邀加入。種種做法絕對不合情理，也對一個有公信力的廣播機構極不尊重。

據了解，按原來計劃，檢討將在半年至九個月內完

成、然後盡速拍板落實、希望在曾蔭權宣布競選連任前、把這個問題解決、使港台不會成為競選議題、以免影響曾特首的連任大業。

但人算不如天算、政改形勢急轉直下、即將引發新一輪的管治危機、聰明的曾蔭權政府不想燃起太多火頭、於是調整策略、待〇六年初政改爭論告一段落才全速推行。

曾蔭權在競選期間、開腔批評港台播賽馬搞金曲引發爭論。其實在此之前、曾先生對港台的不滿溢於言表、早已在政圈和傳媒廣泛流傳。政府直接插手整治港台、市民反彈不能低估、萬一有甚麼閃失、搞出個上街遊行、會有損和諧社會之名。

用檢討委員會之名、在香港電台上面加一層架構、由特首委任、對港台的節目編排、廣播內容進行審批監管、既可避過干預編輯自主之惡名、又可收實質控制的效果。這種把戲、對在殖民地政府一路走來、對政府內部運作熟悉得倒背如流的曾許政府來說、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希望港台的命運不要被我不幸而言中。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明報》

香港電台將被剝皮拆骨

曾俊華局長再三強調，檢討不是針對香港電台，而是整個公共廣播服務，他又呼籲市民不要以陰謀論觀之。這種AO典型漂亮言辭的背後，暗藏殺機。

港台作為香港唯一的公營廣播機構，亦是公共廣播服務最大提供者，今次檢討，不是針對香港電台，還會針對誰？由曾蔭權先生競選時針對港台的言論，到主事長官對具體節目的指示，再到高官們對香港電台的咬牙切齒，一切都事前張揚，有言在先，如果今次檢討不是陰謀，便是陽謀。

甚麼陽謀？只要看看政府向傳媒發放的背景資料就知道。文件將公共廣播定位為「透過分配公共資源作出的一種市場干預」。文件又引述商營傳媒的批評，「公營廣播機構偏離其公營服務範疇……扭曲競爭」。把公共廣播放在私營廣播的對立面作負面界定，彷彿公共廣播的存在是多餘的，對廣播市場是一個負累。

檢討委員會的七位成員，恍如七劍下天山，對山下的情況隔了幾重。他們絕大部份對公營廣播毫無切身體

會，無法親身確認公營廣播的存在價值。他們只能根據自己在私營機構的經驗，跟從官員們的既定思路，從競爭、從市場、從架構、從財政去理解公營廣播。公共廣播的核心價值將被忽視，公共廣播從此會被邊緣化，變得可有可無。

況且，公共廣播也不一定只由「不聽話」香港電台來做，文件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使更多不同廣播機構參與，透過相互競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節目，從而使公共廣播服務更多元化」，將港台剝皮拆骨，然後分而治之，不是更容易控制嗎？

長官們意志早已非常清楚了。有些節目，私營機構在做，而且做得很好，香港電台何必與民爭利？其實這也正正是整個檢討的主旋律。個別節目的存廢，檢討委員會當然不會管得太具體，但甚麼類型節目應該多點少點，根據這些抽象原則，當局就可以手起刀落，堂而皇之將不中聽的節目殺於無形。

九個月後，檢討完畢，落實建議，如果港台還存在的話，規模將大大縮水，而香港電台的上面，會多了一層管理架構，監管着港台的編輯政策。編輯自主，將會問天才可以拿得到。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日《明報》

願天官賜福香港電台

雞年歲末，經過三番四次推遲，特區政府終於選對時機，擇好時辰，宣布成立公共廣播檢討委員會，委任七名成員擔任檢討委員。這七名成員位位經驗豐富，德高望重，用主席黃應士先生常常掛在口邊的說話，就是「經驗加埋超過二百年」。潛台詞是：我們就是權威，不容挑戰。

何謂「公共廣播」？單是定義，已是一門學問。七位委員，資深是夠資深了，私營傳媒經驗豐富，但他們的思維邏輯，都是重市場，強調競爭；對於公營廣播使用大氣頻譜，佔用電視黃金時段，運用公帑製作的做法，在過往的經驗中，都處於一種競爭對立的狀態。「公共廣播」對公民社會產生的作用，如何運作，其核心價值為何，他們都缺乏基本認知，甚至認為是書生之見，曲高和寡。立法會議員鄭經翰問得好，既然政府委任的都是私營傳媒的退休人士，有七十多年歷史的香港電台，熟悉公營廣播的退休人士不知凡幾，為何這個由退休人

上組成的委員會，獨欠公營廣播資深成員？可見政府是有意如此，看到這樣的組合，我們已預見了檢討結果。

只要細閱政府就公共廣播服務檢討發出的背景資料文件，不禁為香港電台捏一把冷汗。文件把公共廣播擺在廣播市場的對立面，作出非常負面的論述。例如「公共廣播服務儘管有其傳統價值，但形式上始終是透過分配公共資源作出的一種市場干預」。又例如「所提供節目類型或所拓展節目的領域，是商營機構優而為之的項目。將公共資源投入這些範疇，會扭曲競爭……。」看到這裏，你會認為公共廣播是多餘的，是廣播市場的負累，從市場角度看，沒有太大存在價值。

這種單從所謂廣播市場的角度看公共廣播，充滿偏見，也顯得非常膚淺，與國際一般認知相距甚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〇五年出版了一本公共廣播資源手冊，把世界各國公營廣播機構的運作模式詳列其中。手冊開宗明義，認為公共廣播提供知識，為人民充權，使他們可以主動參與政府的決策。簡而言之，就是推動民主決策過程。手冊又提到，成立公共廣播基於兩個不信任，第一是不信任市場機制可以提供這些功能，第二是不信任政府可以達到這些目標。因此，公共廣播的存在是必須

的。這種正面評價與特區政府的負面論述，何止有天壤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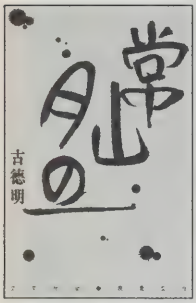
何謂「公共廣播」？有些人無法理解，又或故意曲解，有些國家根本沒有這種概念，語言文字無法準確翻譯，又或基於慣性的政治文化，例如只視傳媒為「工具」、「喉舌」、「不能咬餵它的手」、不能接受「公共廣播」的理念。不先搞清楚公共廣播的核心價值，而是一開始就從如何管制如何整治着手，公共廣播，最後只會落得被五花大綁，或煎皮拆骨的命運。

狗年伊始，我認為最適合香港電台的祝福語，就是「天官賜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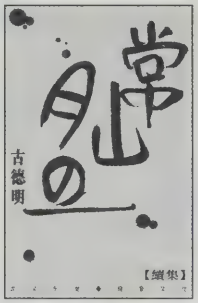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二月一日《蘋果日報》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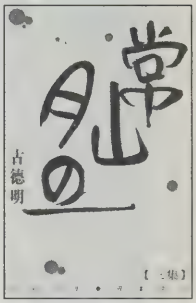
《古德明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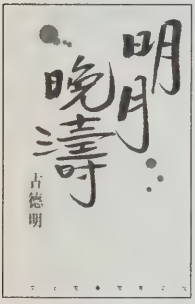
《常山月旦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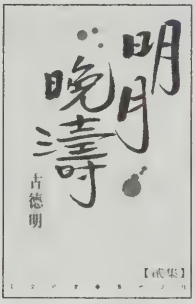
《常山月旦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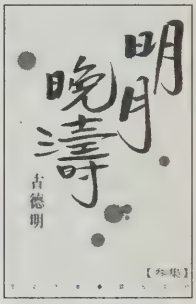
《常山月旦第三集》



《明月晚濤第一集》



《明月晚濤貳集》



《明月晚濤叁集》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常山月旦》第一集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常山月旦》續　集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常山月旦》第三集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明月晚濤》第一集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明月晚濤》貳　集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明月晚濤》叁　集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司徒華◎作品

《捨命陪君子》

《猶吐青絲》

《胸中海嶽》

《去尚纏綿》

《悲欣交集》

《望斷天涯》

《夜聽春雨》

《滄浪之水》

《江山無限》

《化作春泥》

《山鳥山花》

《塵土雲月》

《三言堂》的「一言」結集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捨命陪君子》___ 本 □《猶吐青絲》___ 本 □《胸中海嶽》___ 本
□《去尚纏綿》___ 本 □《悲欣交集》___ 本 □《望斷天涯》___ 本
□《夜聽春雨》___ 本 □《滄浪之水》___ 本 □《江山無限》___ 本
□《化作春泥》___ 本 □《山鳥山花》___ 本 □《塵土雲月》___ 本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 曾蔭權上場，強政勵治，效率神速，敢於利用現代媒體與市民溝通。但這些公關手段，都只是一張張的包裝紙，拆開包裝，仍是一個個的乾橙爛橙。

- 曾蔭權要拿港台開刀，除了要將港台變成他的宣傳機器，還有立威的作用。他可以向中央交心，向左派宣示：誰說港台難以收拾？看我的本事。

- 共產黨的用人標準，是忠誠可靠比能力幹練重要。曾蔭權夠忠誠老實嗎？他已把上頭交下來的任務都完成了，但出身血統是無論如何都洗不掉的「階級烙印」。

董建華終於下台了，但再上台的只是曾建華、唐建華、李建華、梁建華，一切依舊不變，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而是一個聽話的奴才，中央選他出來，也可以隨時廢掉他。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62992129-4
60
9 789629 921293

SCB 425 $60
ISBN : 962-992-129-4
Printed in Hong Kong